



禪觀要典彙編（一）

大乘佛典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禪觀要典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上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等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錄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1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之一	1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24
一切佛語心品之二	2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46
一切佛語心品之三	46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66
一切佛語心品之四	6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89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103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	103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二	113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	126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四	138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五	151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	162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七	174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八	200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九	211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十	225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236
維摩詰所說經	261
維摩詰所說經上卷	261
佛國品第一	261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267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269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275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280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280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285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288
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	294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299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302
香積佛品第十	303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306
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311
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314
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	317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第一之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從彼種種異佛剎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一切諸佛手灌其頂，自心現境界，善解其義。種種眾生、種種心色，無量度門，隨類普現。於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通達。

爾時大慧菩薩與摩帝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剎土，承佛神力，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讚曰：

「世間離生滅，	猶如虛空華，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	遠離於心識，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遠離於斷常，	世間恒如夢，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知人法無我，	煩惱及爾炎，
常清淨無相，	而興大悲心。
一切無涅槃，	無有涅槃佛，
無有佛涅槃，	遠離覺所覺。
若有若無有，	是二悉俱離，
牟尼寂靜觀，	是則遠離生，
是名為不取，	今世後世淨。」

爾時大慧菩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為大慧，	通達於大乘，
今以百八義，	仰諮尊中上。」
世間解之士，	聞彼所說偈，
觀察一切眾，	告諸佛子言：
「汝等諸佛子，	今皆恣所問，
我當為汝說，	自覺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所聽，頂禮佛足，合掌恭敬以偈問曰：

「云何淨其念？	云何念增長？
云何見癡惑？	云何惑增長？
何故剎土化，	相及諸外道？
云何無受欲？	何故名無受？
何故名佛子？	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解脫？	何等禪境界？
云何有三乘？	唯願為解說。
緣起何所生？	云何作所作？
云何俱異說？	云何為增長？
云何無色定，	及以滅正受？
云何為想滅？	何因從定覺？
云何所作生，	進去及持身？
云何現分別？	云何生諸地？
破三有者誰？	何處身云何？
往生何所至？	云何最勝子？
何因得神通，	及自在三昧？
云何三昧心？	最勝為我說。
云何名為藏？	云何意及識？
云何生與滅？	云何見已還？
云何為種姓，	非種及心量？
云何建立相，	及與非我義？

云何無眾生？	云何世俗說？
云何為斷見，	及常見不生？
云何佛外道，	其相不相違？
云何當來世，	種種諸異部？
云何空何因？	云何剎那壞？
云何胎藏生？	云何世不動？
何因如幻夢，	及撻闍婆城，
世間熱時炎，	及與水月光？
何因說覺支，	及與菩提分？
云何國土亂？	云何作有見？
云何不生滅，	世如虛空華？
云何覺世間？	云何說離字？
離妄想者誰？	云何虛空譬？
如實有幾種？	幾波羅蜜心？
何因度諸地？	誰至無所受？
何等二無我？	云何爾炎淨？
諸智有幾種？	幾戒眾生性？
誰生諸寶性，	摩尼真珠等？
誰生諸語言，	眾生種種性？
明處及伎術，	誰之所顯示？
伽陀有幾種，	長頌及短頌？
成為有幾種？	云何名為論？
云何生飲食，	及生諸愛欲？
云何名為王，	轉輪及小王？
云何守護國？	諸天有幾種？
云何名為地，	星宿及日月？
解脫修行者，	是各有幾種？
弟子有幾種？	云何阿闍梨？
佛復有幾種？	復有幾種生？
魔及諸異學，	彼各有幾種？
自性及與心，	彼復各幾種？

云何施設量？	唯願最勝說。
云何空風雲？	云何念聰明？
云何為林樹？	云何為蔓草？
云何象馬鹿？	云何而捕取？
云何為卑陋？	何因而卑陋？
云何六師攝？	云何一闡提？
男女及不男，	斯皆云何生？
云何修行退？	云何修行生？
禪師以何法，	建立何等人？
眾生諸趣，	何相何像類？
云何為財富？	何因致財富？
云何為釋種？	何因有釋種？
云何甘蔗種？	無上尊願說。
云何長苦仙？	彼云何教授？
如來云何於，	一切時剎現，
種種名色類，	最勝子圍遶？
云何不食肉？	云何制斷肉？
食肉諸種類，	何因故食肉？
云何日月形，	須彌及蓮華，
師子勝相剎，	側住覆世界，
如因陀羅網，	或悉諸珍寶，
箜篌細腰鼓，	狀種種諸華，
或離日月光，	如是等無量？
云何為化佛？	云何報生佛？
云何如如佛？	云何智慧佛？
云何於欲界，	不成等正覺？
何故色究竟，	離欲得菩提？
善逝般涅槃，	誰當持正法？
天師住久如，	正法幾時住？
悉檀及與見，	各復有幾種？
毘尼比丘分，	云何何因緣？

彼諸最勝子，	緣覺及聲聞，
何因百變易？	云何百無受？
云何世俗通？	云何出世間？
云何為七地？	唯願為演說。
僧伽有幾種？	云何為壞僧？
云何醫方論，	是復何因緣？
何故大牟尼，	唱說如是言：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是我？』
何故說斷常，	及與我無我？
何不一切時，	演說真實義，
而復為眾生，	分別說心量？
何因男女林，	訶梨阿摩勒，
雞羅及鐵圍，	金剛等諸山，
無量寶莊嚴，	仙闍婆充滿？」
無上世間解，	聞彼所說偈，
大乘諸度門，	諸佛心第一。

(此心如樹木堅實心，非念慮心也)。「善哉善哉問！

大慧善諦聽，	我今當次第，
如汝所問說。	生及與不生，
涅槃空剎那，	趣至無自性，
佛諸波羅蜜。	佛子與聲聞，
緣覺諸外道，	及與無色行，
如是種種事。	須彌巨海山，
洲渚剎土地，	星宿及日月，
外道天修羅，	解脫自在通，
力禪三摩提，	滅及如意足，
覺支及道品，	諸禪定無量。
諸陰身往來，	正受滅盡定。
三昧起心說，	心意及與識，
無我法有五，	自性想所想，
及與現二見，	乘及諸種性，

金銀摩尼等，
荒亂及一佛，
眾生有無有，
云何而捕取？
及與作所作，
心量不現有，
百變百無受。
伎術諸明處，
巨海日月量。
身各幾微塵，
弓弓數有幾，
半由延由延。
羊毛麤麥塵，
阿羅麤麥幾，
勒叉及舉利，
是各有幾數。
名舍梨沙婆。
名為一賴提。
為摩沙陀那。
名為陀那羅。
為迦梨沙那。
為成一波羅。
幾波羅彌樓。
何須問餘事？
佛及最勝子，
何故不問此？
風阿菟復幾，
毛孔眉毛幾？
轉輪聖帝王，
云何為解脫？
如汝之所問。

一闡提大種，
智爾焰得向。
象馬諸禽獸，
譬因成悉檀，
鬱林迷惑通。
諸地不相至，
醫方工巧論，
諸山須彌地，
下中上眾生，
一一刹幾塵，
肘步拘樓舍，
兔毫窓塵蟻，
鉢他幾麤麥，
獨籠那佉梨，
乃至頻婆羅，
為有幾阿菟，
幾舍梨沙婆，
幾賴提摩沙，
幾摩沙陀那，
復幾陀那羅，
幾迦梨沙那，
此等積聚相，
是等所應請，
聲聞辟支佛，
身各有幾數。
火焰幾阿菟，
根根幾阿菟，
護財自在王，
云何王守護？
廣說及句說，
眾生種種欲，

種種諸飲食，	云何男女林，
金剛堅固山？	云何如幻夢，
野鹿渴愛譬？	云何山天仙，
撻闍婆莊嚴，	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解脫？	云何禪境界，
變化及外道？	云何無因作？
云何有因作？	有因無因作，
及非有無因？	云何現已滅？
云何淨諸覺？	云何諸覺轉，
及轉諸所作？	云何斷諸想？
云何三昧起？	破三有者誰？
何處為何身？	云何無眾生，
而說有吾我？	云何世俗說，
唯願廣分別。	所問相云何，
及所問非我？	云何為胎藏，
及種種異身？	云何斷常見？
云何心得定？	言說及諸智，
戒種性佛子，	云何成及論？
云何師弟子，	種種諸眾生，
斯等復云何？	云何為飲食，
聰明廣施設？	云何樹葛藤？
最勝子所問。	云何種種刹，
仙人長苦行？	云何為族姓，
從何師受學？	云何為醜陋？
云何人修行？	欲界何不覺、
阿迦膩吒成？	云何俗神通？
云何為比丘？	云何為化佛？
云何為報佛？	云何為如如，
平等智慧佛？	云何為眾僧？
佛子如是問，	箜篌腰鼓花，
刹土離光明，	心地者有七。

所問皆如實， 此及餘眾多，
佛子所應問， 一一相相應。
遠離諸見過， 悉檀離言說，
我今當顯示， 次第建立句。
佛子善諦聽， 此上百八句，
 如諸佛所說。

「不生句，生句。常句，無常句。相句，無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離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斷句，不斷句。邊句，非邊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凡有三常，此常梵音與上常音異也)。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淨句，非淨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無所有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俱句，非俱句。緣自聖智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土句，非剎土句。阿菟句，非阿菟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實句，非實句。數句，非數句(此物之數也)。數句，非數句(此數，霜縷反)。明句，非明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工巧伎術明處句，非明處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陰句，非陰句。眾生句，非眾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爾焰句，非爾焰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焰句，非焰句。像句，非像句。輪句，非輪句。撻闍婆句，非撻闍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婬欲句，非婬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起句，非滅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支句，非支句。巧明處句，非巧明處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

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實句，非實句。記句，非記句。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覺句，非覺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為句，非有為句。無為句，非無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節句，非節句。鬱樹藤句，非鬱樹藤句。雜句，非雜句。說句，非說句。毘尼句，非毘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處句，非處句。字句，非字句。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

佛告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大慧！不思議薰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薰，是分別事識因。大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大慧！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薰。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識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大慧！外道說

流注生因，非眼識色明集會而生，更有異因。大慧！彼因者說言：『若勝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時、若微塵。』

「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

「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二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此心梵音肝栗大，肝栗大宋言心，謂如樹木心，非念慮心；念慮心梵音云質多也)。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大慧！云何外道論惡見共？所謂：自境界妄想見，不覺識自心所現，分齊不通。大慧！愚癡凡夫，性、無性、自性、第一義，作二見論。

「復次，大慧！妄想三有苦滅，無知愛業緣滅，自心所現幻境隨見。今當說。大慧！若有沙門婆羅門，欲令無種有種因果現，及事時住，緣陰界入生住，或言生已滅。大慧！彼若相續、若事、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破壞斷滅論。所以者何？以此現前不可得，及見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如是，大慧！若陰界入性，已滅今滅、當滅，自心妄想見無因故，彼無次第生。大慧！若復說無種有種識，三緣合生者，龜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有種無種說有如是過，所作事業，悉空無義。大慧！彼諸外道，說有三緣合生者，所作方便因果自相，過去、未來、現在，有種、無種相。從本已來成事相承，覺想地轉，自見過習氣，作如是說。如是，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害，邪曲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大慧！若復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撻闍婆城，無生、幻、焰、水月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妄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觀所觀，受用建立身之藏識。於

識境界，攝受及攝受者不相應。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自心起隨入分別。大慧！彼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無開發方便。大慧！彼一切眾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緣，遠離內外境界，心外無所見。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蜜。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金剛喻三摩提，隨入如來身。隨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轉身，得如來身。大慧！是故欲得如來隨入身者，當遠離陰界入心，因緣所作方便，生住滅妄想虛偽。唯心直進，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因三有思惟無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如隨眾色摩尼，隨入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量度，諸地漸次相續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一切佛語心，為楞伽國摩羅耶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說如來所歎海浪藏識境界法身。」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四因緣故，眼識轉。何等為四？謂：自心現攝受不覺，無始虛偽過色習氣，計著識性自性，欲見種種色相。大慧！是名四種因緣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大慧！如眼識，一切諸根微塵毛孔俱生，隨次境界生，亦復如是。譬如明鏡，現眾色像。大慧！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因所作相異不異，合業生相，深入計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識身轉。大慧！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識因彼身轉。彼不作是念：『我展轉相因，自心現，妄想計著轉。』而彼各各壞相俱轉，分別境界，分段差別，謂彼轉。如修行者入禪三昧，微細習氣轉而不覺知，而作是念：『識滅然後入禪正受。』實不識滅而入正受，以習氣種子不滅，故不滅；以境界轉攝受不具，故滅。大慧！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

諸聲聞、緣覺、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測量決了餘地相智慧、巧便分別、決斷句義。最勝無邊善根成熟，離自心現妄想虛偽，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無量刹土諸佛灌頂，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諸善知識佛子眷屬，彼心意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想，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是故，大慧！諸修行者，應當親近最勝知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巨海浪，	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冥壑，	無有斷絕時。
藏識海常住，	境界風所動，
種種諸識浪，	騰躍而轉生。
青赤種種色，	珂乳及石蜜，
淡味眾華果，	日月與光明，
非異非不異。	海水起波浪，
七識亦如是，	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變，	種種波浪轉；
七識亦如是，	心俱和合生，
謂彼藏識處，	種種諸識轉。
謂以彼意識，	思惟諸相義，
不壞相有八，	無相亦無相。
譬如海波浪，	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	異亦不可得。
心名採集業，	意名廣採集，
諸識識所識，	現等境說五。」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曰：

「青赤諸色像，	眾生發諸識，
如浪種種法，	云何唯願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諸雜色，	波浪悉無有，
採集業說心，	開悟諸凡夫。
彼業悉無有，	自心所攝離，
所攝無所攝，	與彼波浪同。
受用建立身，	是眾生現識，
於彼現諸業，	譬如水波浪。」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大海波浪性，	鼓躍可分別；
藏與業如是，	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無智慧，	藏識如巨海，
業相猶波浪，	依彼譬類通。」

爾時，大慧菩薩復說偈言：

「日出光等照，	下中上眾生。
如來照世間，	為愚說真實，
已分部諸法，	何故不說實？」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若說真實者，	彼心無真實。
譬如海波浪，	鏡中像及夢，
一切俱時現，	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	次第業轉生，
識者識所識，	意者意謂然，
五則以顯現，	無有定次第。
譬如工畫師，	及與畫弟子，
布彩圖眾形，	我說亦如是。
彩色本無文，	非筆亦非素，
為悅眾生故，	綺錯續眾像。
言說別施行，	真實離名字，

分別應初業，	修行示真實。
真實自悟處，	覺想所覺離，
此為佛子說，	愚者廣分別。
種種皆如幻，	雖現無真實，
如是種種說，	隨事別施設，
所說非所應，	於彼為非說。
彼彼諸病人，	良醫隨處方，
如來為眾生，	隨心應量說。
妄想非境界，	聲聞亦非分，
哀愍者所說，	自覺之境界。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當離群聚習俗睡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當離惡見經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妄想之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修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自覺聖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跋驢心慧智相，得最勝子第八之地，則於彼上三相修生。大慧！無所有相者，謂聲聞、緣覺及外道相，彼修習生。大慧！自願處相者，謂諸先佛自願處修生。大慧！自覺聖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無所計著，得如幻三昧身，諸佛地處進趣行生。大慧！是名聖智三相。若成就此聖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境界。是故，大慧！聖智三相，當勤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大菩薩眾心之所念，名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聖智事分別自性經，百八句分別所依。如來、應供、等正覺，依此分別說菩薩摩訶薩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別說妄想自性故，則能善知周遍觀察人法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超越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諸禪定樂，觀察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定捨離五法自性。諸佛如來法身智慧，善自莊嚴，超

幻境界，昇一切佛刹、兜率天宮乃至色究竟天宮，逮得如來常住法身。」

佛告大慧：「有一種外道，作無所有妄想計著。覺知因盡，兔無角想。如兔無角，一切法亦復如是。大慧！復有餘外道見種、求那、極微、陀羅驃形處橫法，各各差別。見已計著無兔角橫法，作牛有角想。大慧！彼墮二見，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長身受用，建立妄想限量。大慧！一切法性亦復如是，離有無，不應作想。大慧！若復離有無而作兔無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觀，故兔無角，不應作想，乃至微塵分別事性，悉不可得。大慧！聖境界離，不應作牛有角想。」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得無妄想者，見不生想已，隨比思量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耶？」

佛告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大慧！若復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大慧！若無故無角，觀有故言兔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不能善知虛空分齊，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持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大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兔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析為微塵，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當離兔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剎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色等及心無，	色等長養心，
身受用安立，	識藏現眾生。
心意及與識，	自性法有五，
無我二種淨，	廣說者所說。
長短有無等，	展轉互相生，
以無故成有，	以有故成無。
微塵分別事，	不起色妄想，
心量安立處，	惡見所不樂。
覺想非境界，	聲聞亦復然，
救世之所說，	自覺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為淨自心現流故，復請如來，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為頓為漸耶？」

佛告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陶家造作諸器，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頓生也；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譬如明鏡，頓現一切無相色像；如來淨除一切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無相、無有所有清淨境界。如日月輪，頓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眾生，亦復如是，頓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譬如藏識，頓分別知自心現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諸依佛，亦復如是，（依者胡本云津膩，謂化佛是真佛氣分也）。頓熟眾生所處境界，以修行者安處於彼色究竟天。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曜。自覺聖趣，亦復如是，彼於法相有性無性惡見妄想，照令除滅。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續妄想自性計著因，種種無實幻，種種計著，不可得。

「復次，大慧！計著緣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幻師，依草木瓦石作種種幻，起一切眾生若干形色，起種種

妄想。彼諸妄想亦無真實。如是，大慧！依緣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種種妄想心，種種想行事妄想相，計著習氣妄想。大慧！是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說法。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道見，無色見。大慧！又法佛者，離攀緣，所緣離，一切所作根量相滅，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我相所著境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覺聖差別相，當勤修學，自心現見，應當除滅。

「復次，大慧！有二種聲聞乘通分別相，謂：得自覺聖差別相，及性妄想自性計著相。云何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謂無常、苦、空、無我境界。真諦離欲寂滅，息陰界入自共相，外不壞相如實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禪定、解脫三昧，道果正受解脫，不離習氣、不思議變易死，得自覺聖樂住聲聞；是名得自覺聖差別相聲聞。大慧！得自覺聖差別樂住菩薩摩訶薩，非滅門樂正受樂，顧愍眾生及本願不作證。大慧！是名聲聞得自覺聖差別相樂。菩薩摩訶薩，於彼得自覺聖差別相樂，不應修學。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計著相聲聞？所謂大種：青黃赤白，堅濕煖動，非作生自相共相。先勝善說，見已，於彼起自性妄想。菩薩摩訶薩，於彼應知應捨，隨入法無我想，滅人無我相見，漸次諸地相續建立；是名諸聲聞性妄想自性計著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說常及不思議，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世尊！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

佛告大慧：「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何因顯現常不思議？」

「復次，大慧！不思議若因自相成者，彼則應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

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第一義智因故，有因離性非性故。譬如無作虛空，涅槃滅盡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議論。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議，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是故常不思議自覺聖智所得應得修學。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無常性。異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

「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思議，於所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緣所作者性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境界，說彼常無因。大慧！若復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相故，離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大慧！若復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覺聖智境界相遠。彼不應說。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未來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

「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謂自心現性非性，離有非有生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愚癡凡夫不實妄想自性妄想故。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覺聖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財建立趣自性相。大慧！藏識攝、所攝相轉，愚夫墮生住滅二見，悵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賢聖也。大慧！於彼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有五無間種性。云何為五？謂：聲聞乘無間種性、緣覺乘無間種性、如來乘無間種性、不定種性、各別

種性。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若聞說得陰、界、入自共相斷知時，舉身毛孔熙怡欣悅及樂修相智，不修緣起發悟之相，是名聲聞乘無間種性。聲聞無間，見第八地，起煩惱斷，習氣煩惱不斷。不度不思議變易死，度分段死。正師子吼：『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知，修習人無我，乃至得般涅槃覺。大慧！各別無間者，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彼諸眾生作如是覺求般涅槃。復有異外道說，悉由作者。見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覺，法無我見非分，彼無解脫。大慧！此諸聲聞乘無間外道種性，不出出覺。為轉彼惡見故，應當修學。大慧！緣覺乘無間種性者，若聞說各別緣無間，舉身毛豎悲泣流淚，不相近緣，所有不著。種種自身，種種神通，若離若合，種種變化。聞說是時，其心隨入。若知彼緣覺乘無間種性已，隨順為說緣覺之乘，是名緣覺乘無間種性相。大慧！彼如來乘無間種性，有四種，謂：自性法無間種性、離自相法無間種性、得自覺聖無間種性、外剎殊勝無間種性。大慧！若聞此四事一一說時，及說自心現身財建立不思議境界時，心不驚怖者；是名如來乘無間種性相。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說彼三種時，隨說而入，隨彼而成。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謂種性建立，為超入無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覺藏者，自煩惱習淨，見法無我，得三昧樂住聲聞，當得如來最勝之身。」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說偈言：

「須陀槃那果，	往來及不還，
逮得阿羅漢，	是等心惑亂。
三乘與一乘，	非乘我所說，
愚夫少智慧，	諸聖遠離寂。
第一義法門，	遠離於二教，
住於無所有，	何建立三乘？
諸禪無量等，	無色三摩提，
受想悉寂滅，	亦無有心量。

「大慧！彼一闡提非一闡提，世間、解脫誰轉？大慧！一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毘尼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二者，菩薩本自願方便故，非不般涅槃一切眾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闡提趣。」

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畢竟不般涅槃？」

佛告大慧：「菩薩一闡提者，知一切法本來般涅槃已，畢竟不般涅槃，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闡提也。大慧！捨一切善根一闡提者，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從相生。」

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從相生？」

佛告大慧：「緣起自性事相相，行顯現事相相，計著有二種妄想自性。如來、應供、等正覺之所建立，謂名相計著相，及事相計著相。名相計著相者，謂內外法計著。事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如是內外自共相計著。是名二種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云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及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心。」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相覺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則成相。」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經，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云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我所、陰、界、入聚。無知業愛生，眼色等攝受計著生識，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

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生死趣有輪，種種身色，幻術神呪，機發像起。善彼相知，是名人無我智。云何法無我智？謂覺陰、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陰、界、入離我所。陰、界、入積聚，因業愛繩縛，展轉相緣，生無動搖。諸法亦爾，離自共相。不實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聖賢也，心意識五法自性離故。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善法無我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有觀。地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超九地相，得法雲地。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大寶蓮華王像、大寶宮殿，幻自性境界修習生，於彼而坐。同一像類諸最勝子眷屬圍繞，從一切佛剎來，佛手灌頂，如轉輪聖王太子灌頂。超佛子地，到自覺聖法趣，當得如來自在法身。見法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汝等諸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建立誹謗相，唯願說之。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建立誹謗二邊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已，離常建立、斷誹謗見，不謗正法。」爾時，世尊受大慧菩薩請已，而說偈言：

「建立及誹謗， 無有彼心量，
身受用建立， 及心不能知，
愚癡無智慧， 建立及誹謗。」

爾時，世尊於此偈義復重顯示，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有建立。云何為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種建立。又誹謗者，謂於彼所立無所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建立誹謗相。」

「復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謂：陰、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計著，此如是，此不異。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無始虛偽過，種種習氣計著生。大慧！非有見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陰、界、入，我人眾生壽命長養士夫見建立，是名非有見建立相。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謂：初識無

因生，後不實、如幻、本不生。眼色眼界念前生，生已實已還壞，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謂：虛空、滅、般涅槃、非作，計著性建立。此離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馬等角，如垂髮現，離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誹謗，愚夫妄想，不善觀察自心現量，非賢聖也。是故離建立誹謗惡見，應當修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趣究竟。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佛刹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經法。所謂一切法如幻、如夢、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億那由他三昧。得三昧已，遊諸佛刹供養諸佛。生諸天宮，宣揚三寶。示現佛身，聲聞、菩薩大眾圍繞，以自心現量，度脫眾生，分別演說外性無性，悉令遠離有無等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世間， 佛子觀察， 種類之身，
 離所作行， 得力神通， 自在成就。」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我等及餘諸菩薩眾，覺悟是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已，離有無妄想，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廣分別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妄想自性計著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大慧！彼略說七種空。謂：相空、性自性空、行空、無行空、一切法離言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謂：一切性自共相空，

觀展轉積聚故；分別無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無性，故相不住，是故說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云何性自性空？謂：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性空。是故說性自性空。云何行空？謂：陰離我我所，因所成，所作業方便生。是名行空。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轉緣起自性無性，是名無行空。云何一切法離言說空？謂：妄想自性無言說，故一切法離言說，是名一切法離言說空。云何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覺聖智，一切見過習氣空，是名一切法第一義聖智大空。云何彼彼空？謂：於彼無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無象馬牛羊等，非無比丘眾，而說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餘處無象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無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彼彼空者，是空最處，汝當遠離。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離自性，即是無生。離自性刹那相續流注及異性現，一切性離自性，是故一切性離自性。云何無二？謂一切法，如冷熱、如長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槃。異相因有性故，是名無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 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 而彼業不壞。
虛空及涅槃， 滅二亦如是，
愚夫作妄想， 諸聖離有無。」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普入諸佛一切修多羅。凡所有經，悉說此義。諸修多羅，悉隨眾生希望心故，為分別說，顯示其義，而非真實在於言說。如鹿渴想，誑惑群鹿。鹿於彼相，計著水性，而彼水無。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一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而陰、界、入垢衣所纏，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一切諸佛之所演說。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言有如來藏耶？世尊！外道亦說有常、作者離於求那，周遍不滅。世尊！彼說有我。」

佛告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如來、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不應作我見計著。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復如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說無我。以是因緣故，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是名說如來藏。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脫門境界，悌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若不如是，則同外道所說之我。是故，大慧！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人相續陰， 緣與微塵， 勝自在作， 心量妄想。」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觀未來眾生，復請世尊：「唯願為說修行無間，如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者大方便。」

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為四？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見、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謂：如是觀三界唯心分齊，離我我所，無動搖、離去來，無始虛偽習氣所熏，三界種種色行繫縛，身財建立，妄想隨入現。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自心現。云何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謂：炎、夢等一切性，無始虛偽妄想習因，觀一切性自性。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善觀外性非性，是名菩薩摩訶薩善觀外性非性。云何菩薩摩訶薩善離生住滅見？謂：如幻、夢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隨入自心分齊故。見外性非性，見識不生及緣不積聚，見妄想緣生，於三界內外一切法不可得。見離自性，生見悉滅，知如幻等諸法自性，得無生法忍。得無生法忍已，離生住滅見，是名菩薩摩訶薩善分別離生住滅見。云何菩薩摩訶薩得自覺聖智善樂？謂：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得意生身。」

「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緣？」

佛告大慧：「意生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因先所見，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障礙，隨所憶念本願境界，為成熟眾生，得自覺聖智善樂。如是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住第八菩薩地，轉捨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當如是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世尊：「唯願為說一切諸法緣因之相，以覺緣因相故，我及諸菩薩離一切性，有無妄見；無妄想見，漸次俱生。」

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種緣相，謂外及內。外緣者，謂泥團柱輪繩水木人工諸方便緣，有瓶生。如泥瓶、縷疊、草席、種芽、酪酥等，方便緣生，亦復如是。是名外緣前後轉生。云何內緣？謂無明、愛、業等法，得緣名，從彼生陰、界、入法，得緣所起名。彼無差別，而愚夫妄想。是名內緣法。大慧！彼因者有六種，謂：當有因、相續因、相因、作因、顯示因、待因。當有因者，作因已，內外法生。相續因者，作攀緣已，內外法生陰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相續生。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轉輪王。顯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現作所作，如燈照色等。待因者，滅時作相續斷，不妄想性生。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漸次生，不俱生。所以者何？若復俱生者，作所作無分別，不得因相故。若漸次生者，不得我相故。漸次生不生，如不生子，無父名。大慧！漸次生相續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緣次第、增上緣等生所生故。大慧！漸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計著相故。漸次俱不生，自心現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漸次俱不生，除自心現，不覺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緣作事方便相，當離漸次俱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都無生，	亦無因緣滅，
於彼生滅中，	而起因緣想。
非遮滅復生，	相續因緣起，
唯為斷凡愚，	癡惑妄想緣。
有無緣起法，	是悉無有生，
習氣所迷轉，	從是三有現。
真實無生緣，	亦復無有滅，
觀一切有為，	猶如虛空華。
攝受及所攝，	捨離惑亂見，
非已生當生，	亦復無因緣。
一切無所有，	斯皆是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言說妄想相心經。(此同上佛語心也)世尊！我及餘菩薩摩訶薩，若善知言說妄想相心經，則能通達言說所說二種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言說所說二種趣，淨一切眾生。」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偽計著過自種習氣生。是名四種言說妄想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以此義勸請世尊：「唯願更說言說妄想所現境界。世尊！何處、何故、云何、何因，眾生妄想言說生？」

佛告大慧：「頭胸喉鼻脣舌斷齒和合出音聲。」

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說妄想為異為不異？」

佛告大慧：「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所以者何？謂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說、妄想異者，妄想不應是因。若不異者，語不顯義，而有顯示。是故非異非不異。」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為言說即是第一義，為所說者是第一義？」

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若展轉因緣起者，彼不顯示第一義。大慧！自他相無性故，言說相不顯示第一義。復次，大慧！隨入自心現量故，種種相外性非性，

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是故，大慧！當離言說、諸妄想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性無自性， 亦復無言說，
甚深空空義， 愚夫不能了。
一切性自性， 言說法如影，
自覺聖智子， 實際我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諸地相續漸次上上增進清淨之相，隨入如來地相，無開發本願。譬如眾色摩尼境界無邊相行，自心現趣部分之相一切諸法。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眾生，一切安樂，具足充滿。」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問我如是之義，多所安樂，多所饒益，哀愍一切諸天世人。」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內外性，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群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無始虛偽妄想所熏，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性，墮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妄見攝受。如乾闥婆城，凡愚無智而起城想，無始習氣計著想現。彼非有城非無城，如是外道無始虛偽習氣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不能了知自心現量。譬如有人，夢見男女為馬車步，城邑園林山河浴池種種莊

嚴，自身入中，覺已憶念。大慧！於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夢憶念不捨，為黠慧不？」

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惡見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夢自心現量，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畫像，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來外道惡見習氣充滿，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自壞壞他。餘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言無。謗因果見，拔善根本，壞清淨因。勝求者，當遠離去，作如是說：『彼墮自他俱見、有無妄想已，墮建立誹謗。以是惡見，當墮地獄。』譬如翳目見有垂髮，謂眾人言：『汝等觀此而是垂髮，畢竟非性非無性，見不見故。』如是外道妄見惛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誹謗正法，自陷陷他。譬如火輪非輪，愚夫輪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惡見惛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一切性生。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無智，作摩尼想，計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惡見妄想習氣所熏，於無所有，說有生；緣有者，言滅。

「復次，大慧！有三種量，五分論，各建立已，得聖智自覺。離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計著。大慧！心、意、意識身心轉變，自心現攝所攝，諸妄想斷。如來地自覺聖智修行者，不應於彼作性非性想。若復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攝取想生者，彼即取長養，及取我人。大慧！若說彼性自性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說，非法佛說。又諸言說，悉由愚夫惛望見生，不為別建立趣自性法，得聖智自覺三昧樂住者，分別顯示。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如是外道見習所熏，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現量。譬如明鏡，隨緣顯現一切色像而無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惡見，自心像現，妄想計著，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

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風水和合出聲，彼非性非非性。如是外道惡見妄想，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譬如大地無草木處，熱炎川流，洪浪雲湧。彼非性非非性，貪無貪故。如是愚夫，無始虛偽習氣所熏，妄想計著，依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緣自住事門，亦復如彼熱炎波浪。譬如有人，呪術機發。以非眾生數，毘舍闍鬼方便合成，動搖云為。凡愚妄想，計著往來。如是外道惡見悵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戲論計著，不實建立。大慧！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幻夢水樹影，	垂髮熱時炎，
如是觀三有，	究竟得解脫。
譬如鹿渴想，	動轉迷亂心，
鹿想謂為水，	而實無水事。
如是識種子，	動轉見境界，
愚夫妄想生，	如為翳所翳。
於無始生死，	計著攝受性，
如逆捫出捫，	捨離貪攝受，
如幻呪機發，	浮雲夢電光。
觀是得解脫，	永斷三相續，
於彼無有作，	猶如炎虛空。
如是知諸法，	則為無所知，
言教唯假名，	彼亦無有相。
於彼起妄想，	陰行如垂髮，
如畫垂髮幻，	夢乾闥婆城。
火輪熱時炎，	無而現眾生，
常無常一異，	俱不俱亦然。
無始過相續，	愚夫癡妄想，
明鏡水淨眼，	摩尼妙寶珠，
於中現眾色，	而實無所有。

一切性顯現， 如畫熱時炎，
種種眾色現， 如夢無所有。

「復次，大慧！如來說法，離如是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離於有無建立誹謗分別。結集真諦、緣起、道滅、解脫。如來說法，以是為首。非性、非自在、非無因、非微塵、非時、非自性相續而為說法。復次，大慧！為淨煩惱爾炎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善分別諸乘及諸地相。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鎖，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前後轉進，想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行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凡夫所行禪， 觀察相義禪，
攀緣如實禪， 如來清淨禪。
譬如日月形， 鉢頭摩深嶮，
如虛空火燼， 修行者觀察。
如是種種相， 外道道通禪，
亦復墮聲聞， 及緣覺境界，
捨離彼一切， 則是無所有。
一切剎諸佛， 以不思議手，
一時摩其頂， 隨順入如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說何等法，謂為涅槃？」

佛告大慧：「一切自性習氣，藏意識見習轉變，名為涅槃。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

「復次，大慧！涅槃者，聖智自覺境界，離斷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謂自相共相妄想斷，故非常。云何非斷？謂一切聖去來現在得自覺，故非斷。大慧！涅槃不壞不死。若涅槃死者，復應受生相續。若壞者，應墮有為相。是故涅槃離壞離死。是故修行者之所歸依。

「復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斷非常，非一義非種種義。是名涅槃。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涅槃者，覺自相共相，不習近境界，不顛倒見，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覺。

「復次，大慧！二種自性相。云何為二？謂：言說自性相計著；事自性相計著。言說自性相計著者，從無始言說虛偽習氣計著生。事自性相計著者，從不覺自心現分齊生。

「復次，大慧！如來以二種神力建立，菩薩摩訶薩頂禮諸佛，聽受問義。云何二種神力建立？謂：三昧正受，為現一切身面言說神力，及手灌頂神力。大慧！菩薩摩訶薩初菩薩地，住佛神力，所謂入菩薩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諸佛，以神通力，為現一切身面言說，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及餘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大慧！是名初菩薩地。菩薩摩訶薩得菩薩三昧正受神力，於百千劫積集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諸地對治所治相，通達究竟至法雲地，住大蓮華微妙宮殿，坐大蓮華寶師子座，同類菩薩摩訶薩眷屬圍繞，眾寶瓔珞莊嚴其身，如黃金瞻蔔日月光明。諸最勝手從十方來，就大蓮華宮殿坐上而灌其頂。譬如自在轉輪聖王，及天帝釋太子灌頂，是名菩薩手灌頂神力。大慧！是名菩薩摩訶薩二種神力。若菩薩摩訶薩住二種神力，面見諸佛如來；若不如是，則不能見。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凡所分別三昧神足說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來二種神力。大慧！若菩薩摩訶薩離佛神力能

辯說者，一切凡夫亦應能說。所以者何？謂不住神力故。大慧！山石樹木及諸樂器城郭宮殿，以如來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樂之聲，何況有心者。聾盲瘖瘂無量眾苦，皆得解脫。如來有如是等無量神力，利安眾生。」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如來、應供、等正覺，菩薩摩訶薩住三昧正受時，及勝進地灌頂時，加其神力？」

佛告大慧：「為離魔業煩惱故，及不墮聲聞地禪故，為得如來自覺地故，及增進所得法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咸以神力建立諸菩薩摩訶薩。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眾魔惛望，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諸佛如來咸以神力攝受諸菩薩摩訶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神力人中尊， 大願悉清淨，
三摩提灌頂， 初地及十地。」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如是說因緣，不自說道。世尊！外道亦說因緣，謂：勝、自在、時、微塵生，如是諸性生。然，世尊所謂因緣生諸性，言說有間悉檀、無間悉檀(悉檀者，譯義或言宗、或言成、或言默)。世尊！外道亦說有無有生，世尊亦說無有生，生已滅。如世尊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無因說，非有因說。世尊建立作如是說：『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漸生，觀外道說勝，非如來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說觀因有事，觀事有因。如是因緣雜亂，如是展轉無窮。」

佛告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心現量。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自心現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我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

大慧復白佛言：「世尊！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無性者，言說不生。世尊！是故言說有性，有一切性。」

佛告大慧：「無性而作言說，謂兔角龜毛等，世間現言說，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說耳。如汝所說，言說自性，有一切性者，汝論則壞。大慧！非一切剎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相耳。或有佛剎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謦咳、或念剎土、或動搖。大慧！如瞻視，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無生法忍，及殊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等眾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	及與槃大子，
無而有言說，	如是性妄想。
因緣和合法，	凡愚起妄想，
不能如實知，	輪迴三有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聲者，何事說？」

佛告大慧：「為惑亂。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炎、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大慧！彼惑亂者，有種種現，非惑亂作無常。所以者何？謂離性非性故。大慧！云何離性非性感亂？謂一切愚夫種種境界故。如彼恒河，餓鬼見不見故，無惑亂性；於餘現故，非無性。如是惑亂，諸聖離顛倒不顛倒。是惑亂常，謂相相不壞故。大慧！非惑亂種種相妄想相壞，是惑亂常。大慧！云何惑亂真實？若復因緣，諸聖於此惑亂，不起顛倒覺、非不顛倒覺。大慧！除諸聖，於此惑亂有少分想，非聖智事想。」

「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說，非聖言說。彼惑亂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及愚夫種性。聖種性者，三種分別。謂：聲聞乘、緣覺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聲聞乘種性？謂：自共相計著，起聲聞乘種性，是名妄想起聲聞乘種性。大慧！即彼惑亂妄想，起緣覺乘種性。謂：即彼惑亂自共相，不觀計著，起緣覺乘種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亂想，起佛乘種性。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是名即彼惑亂起佛乘種性。又種種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種性。彼非有事，非無事，是名種性義。大慧！即彼惑亂不妄想，諸聖心、意、意識過習氣自性法轉變性，是名為如。是故說如離心。我說此句顯示離想，即說離一切想。」

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亂為有為無？」

佛告大慧：「如幻，無計著相。若惑亂有計著相者，計著性不可滅，緣起應如外道，說因緣生法。」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亂如幻者，復當與餘惑作因。」

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過故。大慧！幻不起過，無有妄想。大慧！幻者從他明處生，非自妄想過習氣處生，是故不起過。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計著，非聖賢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不見惑亂，	中間亦無實，
中間若真實，	惑亂即真實。
捨離一切惑，	若有相生者，
是亦為惑亂，	不淨猶如翳。

「復次，大慧！非幻無有相似，見一切法如幻。」

大慧白佛言：「世尊！為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法如幻？為異相計著？若種種幻相計著，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

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謂色種種相非因。世尊！無有因色種種相現如幻。世尊！是故無種種幻相計著相似性如幻。」

佛告大慧：「非種種幻相計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實一切法，速滅如電，是則如幻。大慧！譬如電光，剎那頃現，現已即滅，非愚夫現。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觀察無性，非現色相計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幻無有譬， 說法性如幻；
不實速如電， 是故說如幻。」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一切性無生，及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說無生性如幻。」

佛告大慧：「非我說無生性如幻前後相違過。所以者何？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無生現。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外道癡聚，欲令有無有生，非自妄想種種計著緣。大慧！我非有無有生，是故我以無生說而說。大慧！說性者，為攝受生死故，壞無見斷見故，為我弟子攝受種種業受生處故，以性聲說，攝受生死。大慧！說幻性自性相，為離性自性相故，墮愚夫惡見相悵望，不知自心現量。壞因所作生，緣自性相計著。說幻夢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惡見悵望，計著自及他一切法，如實處見，作不正論。大慧！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起自心現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生作非性， 有性攝生死，
觀察如幻等， 於相不妄想。」

「復次，大慧！當說名句形身相。善觀名句形身菩薩摩訶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覺已，覺一切眾生。大慧！名身者，謂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句身

者，謂句有義身，自性決定究竟，是名句身。形身者，謂顯示名句，是名形身(形身即字也)。又形身者，謂長短高下。又句身者，謂徑跡。如象馬人獸等所行徑跡，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謂以名說無色四陰，故說名。自相現，故說形。是名名句形身。說名句形身相分齊，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名身與句身， 及形身差別，
凡夫愚計著， 如象溺深泥。」

「復次，大慧！未來世智者，當以離一異、俱不俱見相，我所通義，問無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等常無常，為異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見所見、塵及微塵、修與修者，如是比展轉相。如是等問，而言佛說無記止論。非彼癡人之所能知，謂聞慧不具故。如來、應供、等正覺，令彼離恐怖句故，說言無記，不為記說。又止外道見論故，而不為說。大慧！外道作如是說，謂：『命即是身。』如是等無記論。大慧！彼諸外道愚癡，於因作無記論，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離攝所攝，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大慧！若攝所攝計著者，不知自心現量，故止彼。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以四種記論為眾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時時說，為根未熟，不為熟者。」

「復次，大慧！一切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來，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來；欲持去，無所去；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性自性相無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何故一切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故說一切法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記論有四種， 一向及詰問，
分別及止論， 以制諸外道。
有及非有生， 僧佉毘舍師，
一切悉無記， 彼如是顯示。
正覺所分別， 自性不可得，
以離於言說， 故說離自性。」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諸須陀洹、須陀洹趣差別通相。若菩薩摩訶薩，善解須陀洹趣差別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分別知己，如是如是為眾生說法。謂二無我相及二障淨，度諸地相，究竟通達，得諸如來不思議究竟境界。如眾色摩尼，善能饒益一切眾生，以一切法境界無盡身財，攝養一切。」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聽受。」

佛告大慧：「有三種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云何為三？謂下中上。下者極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種有三結，下中上。云何三結？謂身見、疑、戒取。是三結差別，上上昇進，得阿羅漢。大慧！身見有二種，謂：俱生及妄想。如緣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緣起自性，種種妄想自性，計著生。以彼非有、非無、非有無，無實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種種妄想自性相計著。如熱時炎，鹿渴水想。是須陀洹妄想身見，彼以人無我攝受無性，斷除久遠無知計著。大慧！俱生者，須陀洹身見，自他身等四陰，無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轉相因相故，大種及色不集故。須陀洹觀有無品見，身見則斷。如是身見斷，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大慧！疑相者，謂得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妄想斷故，疑法不生。不於餘處起大師見，為淨不淨。是名疑相須陀洹斷。大慧！戒取者，云何須陀洹不取戒？謂善見受生處苦相故，是故不取。大慧！取者謂愚夫決定受習苦行，為眾樂具，故求受生；彼則不取，除回向自覺勝，離妄想，無漏法相行方

便，受持戒支，是名須陀洹取戒相斷。須陀洹斷三結，貪癡不生。若須陀洹作是念：『此諸結我不成就者。』應有二過，墮身見，及諸結不斷。」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眾多貪欲，彼何者貪斷？」

佛告大慧：「愛樂女人纏綿，貪著種種方便，身口惡業，受現在樂，種未來苦，彼則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樂故。是故彼斷，非趣涅槃貪斷。大慧！云何斯陀含相？謂頓照色相妄想生相，見相不生。善見禪趣相故，頓來此世，盡苦際，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謂過去未來現在色相性非性，生見過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結斷故，名阿那含。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明，煩惱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羅漢。」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說三種阿羅漢，此說何等阿羅漢？世尊！為得寂靜一乘道？為菩薩摩訶薩方便示現阿羅漢？為佛化化？」

佛告大慧：「得寂靜一乘道聲聞，非餘。餘者，行菩薩行，及佛化化，巧方便本願故，於大眾中示現受生，為莊嚴佛眷屬故。大慧！於妄想處，種種說法，謂得果得禪。禪者入禪，悉遠離故，示現得自心現量，得果相，說名得果。復次，大慧！欲超禪無量無色界者，當離自心現量相。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現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禪四無量，	無色三摩提，
一切受想滅，	心量彼無有。
須陀槃那果，	往來及不還，
及與阿羅漢，	斯等心惑亂。
禪者禪及緣，	斷知是真諦，
此則妄想量，	若覺得解脫。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謂：觀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大慧！觀察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是名觀察覺。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大慧！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謂：妄想相攝受，計著堅濕煖動不實妄想相四大種。宗因想譬喻計著，不實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著建立覺。是名二種覺相。若菩薩摩訶薩，成就此二覺相，人法無我相究竟，善知方便無所有覺。觀察行地，得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別三昧，見百佛及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照百剎土，知上上地相，大願殊勝神力自在。法雲灌頂，當得如來自覺地，善繫心十無盡句，成熟眾生，種種變化，光明莊嚴，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故。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薩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薩摩訶薩作是學，彼真諦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觀察。觀察已，覺名相妄想分齊，自心現分齊，外性非性，是名自心現妄想分齊。謂三界觀彼四大造色性離，四句通淨，離我我所。如實相、自相分齊住，無生自相成。大慧！彼四大種云何生造色？謂津潤妄想大種生內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種生內外火界，飄動妄想大種生內外風界，斷截色妄想大種生內外地界。色及虛空俱，計著邪諦，五陰集聚，四大造色生。大慧！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緣，非彼四大緣。所以者何？謂性形相處所作方便無性，大種不生。大慧！性形相處所作方便和合生，非無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復次，大慧！當說諸陰自性相。云何諸陰自性相？謂五陰。云何五？謂色受想行識。彼四陰非色，謂受想行識。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異相。大慧！非無色有四數，如虛空。譬如虛空，過數相，離於數，而妄想言一虛空。大慧！如是陰，過數相，離於數，離性非性，離四句。數相者，愚夫

言說，所說非聖賢也。大慧！聖者如幻種種色像，離異不異施設。又如夢影士夫身，離異不異故。大慧！聖智趣，同陰妄想現。是名諸陰自性相。汝當除滅，滅已，說寂靜法，斷一切佛刹諸外道見。大慧！說寂靜時，法無我見淨，及入不動地。入不動地已，無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達究竟，力明自在，救攝饒益一切眾生。猶如大地載育眾生。菩薩摩訶薩普濟眾生，亦復如是。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四？謂：性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

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識耶？」

佛言：「建立。」

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離意識，非七識？」

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緣故，七識不生。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不涅槃性，	所作及與相，
妄想爾炎識，	此滅我涅槃。
彼因彼攀緣，	意趣等成身，
與因者是心，	為識之所依。
如水大流盡，	波浪則不起，
如是意識滅，	種種識不生。

「復次，大慧！今當說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善分別，汝及餘菩薩摩訶薩，離妄想，到自覺聖，外道

通趣善見，覺攝所攝妄想斷。緣起種種相，妄想自性行，不復妄想。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別通相？謂：言說妄想、所說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見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續妄想、縛不縛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別通相。大慧！云何言說妄想？謂：種種妙音歌詠之聲，美樂計著，是名言說妄想。大慧！云何所說事妄想？謂：有所說事自性，聖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說妄想。是名所說事妄想。大慧！云何相妄想？謂：即彼所說事，如鹿渴想，種種計著而計著。謂：堅、濕、煖、動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大慧！云何利妄想？謂：樂種種金銀珍寶。是名利妄想。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謂：自性持此如是。不異惡見妄想。是名自性妄想。大慧！云何因妄想？謂：若因若緣，有無分別，因相生。是名因妄想。大慧！云何見妄想？謂：有無一異俱不俱惡見，外道妄想計著妄想。是名見妄想。大慧！云何成妄想？謂：我我所想，成決定論。是名成妄想。

「大慧！云何生妄想？謂：緣有無性生計著。是名生妄想。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謂：一切性本無生。無種因緣，生無因身。是名不生妄想。大慧！云何相續妄想？謂：彼俱相續，如金縷。是名相續妄想。大慧！云何縛不縛妄想？謂：縛因緣計著。如士夫方便，若縛若解。是名縛不縛妄想。於此妄想自性分別通相，一切愚夫計著有無。大慧！計著緣起而計著者，種種妄想計著自性。如幻示現種種之身，凡夫妄想，見種種異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幻非種種因；若不異者，幻與種種無差別，而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是故，大慧！汝及餘菩薩摩訶薩，如幻緣起妄想自性，異不異有無莫計著。」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縛於境界，	覺想智隨轉，
無所有及勝，	平等智慧生。
妄想自性有，	於緣起則無，

妄想或攝受，	緣起非妄想。
種種支分生，	如幻則不成，
彼相有種種，	妄想則不成。
彼相則是過，	皆從心縛生，
妄想無所知，	於緣起妄想。
此諸妄想性，	即是彼緣起，
妄想有種種，	於緣起妄想。
世諦第一義，	第三無因生，
妄想說世諦，	斷則聖境界。
譬如修行事，	於一種種現，
於彼無種種，	妄想相如是。
譬如種種翳，	妄想眾色現，
翳無色非色，	緣起不覺然。
譬如鍊真金，	遠離諸垢穢，
虛空無雲翳，	妄想淨亦然。
無有妄想性，	及有彼緣起，
建立及誹謗，	悉由妄想壞。
妄想若無性，	而有緣起性，
無性而有性，	有性無性生。
依因於妄想，	而得彼緣起，
相名常相隨，	而生諸妄想。
究竟不成就，	則度諸妄想，
然後知清淨，	是名第一義。
妄想有十二，	緣起有六種，
自覺知爾炎，	彼無有差別。
五法為真實，	自性有三種，
修行分別此，	不越於如如。
眾相及緣起，	彼名起妄想，
彼諸妄想相，	從彼緣起生。
覺慧善觀察，	無緣無妄想，
成已無有性，	云何妄想覺？

彼妄想自性， 建立二自性，
妄想種種現， 清淨聖境界。
妄想如畫色， 緣起計妄想，
若異妄想者， 即依外道論。
妄想說所想， 因見和合生，
離二妄想者， 如是則為成。」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若說自覺聖智相及一乘，我及餘菩薩善自覺聖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達佛法。」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離見妄想，上上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我說一乘。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大慧！一乘覺者，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來。以是故，說名一乘。」

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說三乘，而不說一乘？」

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以一切聲聞、緣覺，如來調伏，授寂靜方便，而得解脫，非自己力，是故不說一乘。」

「復次，大慧！煩惱障業習氣不斷，故不說一切聲聞、緣覺一乘。不覺法無我，不離分段死，故說三乘。大慧！彼諸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及覺法無我。彼一切起煩惱過習氣斷，三昧樂味著非性，無漏界覺。覺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眾具，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天及梵乘，
諸佛如來乘，
乃至有心轉，
若彼心滅盡，
無有乘建立，
引導眾生故，
解脫有三種，
煩惱智慧等，
譬如海浮木，
聲聞愚亦然，
彼起煩惱滅，
味著三昧樂，
無有究竟趣，
得諸三昧身，
譬如昏醉人，
彼覺法亦然，
聲聞緣覺乘，
我說此諸乘，
諸乘非究竟。
無乘及乘者，
我說為一乘，
分別說諸乘。
及與法無我，
解脫則遠離。
常隨波浪轉，
相風所飄蕩。
除習煩惱愚，
安住無漏界。
亦復不退還，
乃至劫不覺。
酒消然後覺，
得佛無上身。」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之三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意生身分別通相，我今當說。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三種意生身。云何為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覺法自性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增進相，得三種身。大慧！云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樂正受意生身。大慧！云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一切佛刹大眾，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大慧！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大慧！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非我乘大乘，	非說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	非無有境界。
然乘摩訶衍，	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生身，	自在華莊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若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無間業，不入無擇地獄？」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云何五無間業？所謂：殺父母及害羅漢、破壞眾僧、惡心出佛身血。大慧！云何眾生母？謂：愛更受生貪喜俱。如緣母立，無明為父，生入處聚落，斷二根本，名害父母。彼諸使不現，如鼠毒發，諸法究竟斷彼，名害羅漢。云何破僧？謂：異相諸陰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為破僧。大慧！不覺外自共相，自心現量七識身，以三解脫無漏惡想，究竟斷彼七種識佛，名為惡心出佛身血。若男子女人行此無間者，名五無間事，亦名無間業。」

「復次，大慧！有外無間，今當演說。汝及餘菩薩摩訶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墮愚癡。云何五無間？謂：先所說無間。若行此者，於三解脫，一一不得無間等法。除此法已，餘化神力現無間等，謂：聲聞化神力、菩薩化神力、如來化神力，為餘作無間罪者，除疑悔過，為勸發故，神力變化，現無間等。無有一向作無間事，不得無間等法。除覺自心現量，離身財妄想，離我我所攝受。或時遇善知識，解脫餘趣相續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貪愛名為母，	無明則為父，
覺境識為佛，	諸使為羅漢，
陰集名為僧，	無間次第斷，
謂是五無間，	不入無擇獄。」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佛之知覺。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覺？」

佛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聲聞、緣覺得此法者，亦名為佛。以是因緣故，我說一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善知二無我， 二障煩惱斷，
永離二種死， 是名佛知覺。」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佛，及種種受生，我爾時作漫陀轉輪聖王、六牙大象，及鸚鵡鳥、釋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經說？』」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爾時作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佛。』云何四等？謂：字等、語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種等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云何字等？若字稱我為佛，彼字亦稱一切諸佛，彼字自性無有差別，是名字等。云何語等？謂：我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如是六十四種梵音言語相生，無增無減，無有差別，迦陵頻伽梵音聲性。云何身等？謂：我與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無有差別，除為調伏彼彼諸趣差別眾生故，示現種種差別色身，是名身等。云何法等？謂：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說佛法無障礙智，是名四等。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大眾中唱如是言。」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是我，
以此四種等， 我為佛子說。」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乃至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

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

竟境界，離言說妄想，離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成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大慧！於意云何，彼士夫作是道及城中種種樂耶？」

答言：「不也。」

佛告大慧：「我及過去一切諸佛法界常住，亦復如是。是故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某夜成道，	至某夜涅槃，
於此二中間，	我都無所說。
緣自得法住，	故我作是說，
彼佛及與我，	悉無有差別。」

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有無有相，令我及餘菩薩摩訶薩離有無有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無。及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相。大慧！云何世間依有？謂：有世間因緣生，非不有。從有生，非無有生。大慧！彼如是說者，是說世間無因。大慧！云何世間依無？謂：受貪恚癡性已，然後妄想計著貪恚癡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靜。故謂諸如來聲聞緣覺，不取貪恚癡性，為有為無。大慧！此中何等為壞者？」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貪恚癡性，後不復取。」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貪恚癡性非性為壞者，於聲聞、緣覺及佛亦是壞者。所以者何？謂內外不可得故，煩惱性異不異故。大慧！貪恚癡若內若外不可得，貪恚癡性無身故、無取故，非佛、聲聞、緣覺是壞者。佛、聲聞、緣覺自性解脫故，縛與縛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縛者，應有縛是縛因故。大慧！如是說壞者，是名無所有相。大慧！因是故，我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大慧！無所有增上慢者，是名為壞。墮自共相見惛望，不知自心現量。見外性無常，剎那展轉壞。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離文字相妄想。是名壞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	乃至心境界，
淨除彼境界，	平等心寂滅。
無取境界性，	滅非無所有，
有事悉如如，	如賢聖境界。
無種而有生，	生已而復滅，
因緣有非有，	不住我教法。
非外道非佛，	非我亦非餘，
因緣所集起，	云何而得無？
誰集因緣有，	而復說言無，
邪見論生法，	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	亦復無所滅，
觀此悉空寂，	有無二俱離。」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及諸菩薩說宗通相。若善分別宗通相者，我及諸菩薩通達是相，通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隨覺想及眾魔外道。」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及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覺趣光明暉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宗及說通相，	緣自與教法，
若見善分別，	不隨諸覺想。
非有真實性，	如愚夫妄想，
云何起欲想，	非性為解脫？
觀察諸有為，	生滅等相續，
增長於二見，	顛倒無所知。
一是為真諦，	無罪為涅槃，
觀察世妄想，	如幻夢芭蕉。
雖有貪恚癡，	而實無有人，
從愛生諸陰，	有皆如幻夢。」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不實妄想相。不實妄想云何而生？說何等法名不實妄想？於何等法中不實妄想？」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一切天人。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大慧！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計著我我所生。」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種種義，種種不實妄想，計著妄想生。攝所攝計著，不知自心現量，及墮有無見，增長外道見。妄想習氣，計著外種種義。心心數妄想，我我所計著生。世尊！若如是外種種義相，墮有無相，離性非性，離見相。世尊！第一義亦如是，離量限分譬喻因相。世尊！何故一處妄想不實義，種種性計著妄想生，非計著第一義處相妄想生，將無世尊說邪因論邪？說一生一不生。」

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謂：有無妄想不生故。外現性非性，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說餘愚夫自心種種妄想相故，事業在前，種種妄想性想計著生。云何愚夫得離我我所計著見？離作所作因緣過，覺自妄想心量，身心轉變，究竟明解一切地，如來自覺境界，離五法自性事見妄想。以是因緣故，我說妄想從種種不實義計著生。知如實義，得解脫息種種妄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	從此生世間，
妄想著四句，	不知我所通。
世間非有生，	亦復非無生，
不從有無生，	亦非非有無。
諸因及與緣，	云何愚妄想，
非有亦非無，	亦復非有無？
如是觀世間，	心轉得無我，
一切性不生，	以從緣生故。
一切緣所作，	所作非自有，
事不自生事，	有二事過故。
無二事過故，	非有性可得。
觀諸有為法，	離攀緣所緣，
無心之心量，	我說為心量。
量者自性處，	緣性二俱離，
性究竟妙淨，	我說名為量。

施設世諦我，	彼則無實事，
諸陰陰施設，	無事亦復然。
有四種平等，	相及因性生，
第三無我等，	第四修修者，
妄想習氣轉，	有種種心生，
境界於外現，	是世俗心量。
外現而非有，	心見彼種種，
建立於身財，	我說為心量。
離一切諸見，	及離想所想，
無得亦無生，	我說為心量。
非性非非性，	性非性悉離，
謂彼心解脫，	我說為心量。
如如與空際，	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	我說為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菩薩摩訶薩當善語義。云何為菩薩善語義？云何為語？云何為義？」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云何為語？謂：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齒斷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是名為語。大慧！云何為義？謂：離一切妄想相、言說相，是名為義。大慧！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義，獨一靜處，聞思修慧，緣自覺了，向涅槃城，習氣身轉變已，自覺境界，觀地地中間勝進義相。是名菩薩摩訶薩善義。」

「復次，大慧！善語義菩薩摩訶薩，觀語與義，非異非不異；觀義與語，亦復如是。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辯義，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復次，大慧！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緣言說義計著，墮建立及誹謗見。異建

立，異妄想，如幻種種妄想現。譬如種種幻，凡愚眾生作異妄想，非聖賢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彼言既妄想，	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	死墮泥犁中。
陰中無有我，	陰非即是我，
不如彼妄想，	亦復非無我。
一切悉有性，	如凡愚妄想，
若如彼所見，	一切應見諦。
一切法無性，	淨穢悉無有，
不實如彼見，	亦非無所有。

「復次，大慧！智識相，今當說。若善分別智識相者，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之相，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智。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惛望計著。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入如來地，人法無我，緣自得生。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復次，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復次，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復次，有三種智，謂：知生滅、知自共相、知不生不滅。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復次，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採集業為識，	不採集為智，
觀察一切法，	通達無所有。
逮得自在力，	是則名為慧，
縛境界為心，	覺想生為智。

無所有及勝，	慧則從是生，
心意及與識，	遠離思惟想。
得無思想法，	佛子非聲聞，
寂靜勝進忍，	如來清淨智。
生於善勝義，	所行悉遠離，
我有三種智，	聖開發真實。
於彼想思惟，	悉攝受諸性，
二乘不相應，	智離諸所有。
計著於自性，	從諸聲聞生，
超度諸心量，	如來智清淨。

「復次，大慧！外道有九種轉變論。外道轉變見生，所謂：形處轉變、相轉變、因轉變、成轉變、見轉變、性轉變、緣分明轉變、所作分明轉變、事轉變。大慧！是名九種轉變見。一切外道，因是起有無生轉變論。云何形處轉變？謂：形處異見。譬如金變作諸器物，則有種種形處顯現，非金性變。一切性變，亦復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轉變妄想，彼非如非異，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轉變，當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轉變妄想，彼亦無有轉變，若有若無，自心現，外性非性。大慧！如是凡愚眾生，自妄想修習生。大慧！無有法若生若滅，如見幻夢色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形處時轉變，	四大種諸根，
中陰漸次生，	妄想非明智。
最勝於緣起，	非如彼妄想，
然世間緣起，	如乾闥婆城。」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解脫義。若善分別一切法相續不相續相，我及諸菩薩，善解一切相續巧方便，不墮如所說義，計著相續。善於一切諸法相續不相續相，及離言說文字妄想覺，遊行一切諸佛刹土，無量大眾，力自在神通總持之印，種種變化，光明照曜。覺慧善

入十無盡句，無方便行。猶如日月摩尼四大，於一切地，離自妄想相見，見一切法如幻夢等。入佛地身，於一切眾生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引導之，悉令安住一切諸法如幻夢等，離有無品，及生滅妄想，異言說義，其身轉勝。」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無量一切諸法，如所說義，計著相續。所謂：相計著相續、緣計著相續、性非性計著相續、生不生妄想計著相續、滅不滅妄想計著相續、乘非乘妄想計著相續、有為無為妄想計著相續、地地自相妄想計著相續、自妄想無間妄想計著相續、有無品外道依妄想計著相續、三乘一乘無間妄想計著相續。復次，大慧！此及餘凡愚眾生，自妄想相續。以此相續故，凡愚妄想如蠶作繭，以妄想絲自纏纏他，有無相續相計著。復次，大慧！彼中亦無相續及不相續相。見一切法寂靜，妄想不生故。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寂靜。復次，大慧！覺外性非性，自心現相無所有。隨順觀察自心現量，有無一切性無相，見相續寂靜故，於一切法，無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彼中無有若縛若解。餘墮不如實覺知，有縛有解。所以者何？謂於一切法有無有，無眾生可得故。

「復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續，謂：貪恚癡，及愛未來，有喜愛俱。以此相續，故有趣相續，彼相續者續五趣。大慧！相續斷者，無有相續不相續相。復次，大慧！三和合緣，作方便計著，識相續無間生。方便計著，則有相續。三和合緣識斷，見三解脫，一切相續不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真實妄想，	是說相續相，
若知彼真實，	相續網則斷。
於諸性無知，	隨言說攝受，

譬如彼蠶蟲， 結網而自纏，
愚夫妄想縛， 相續不觀察。」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為世尊如是說煩惱清淨無性過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

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實。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聖智有性自性，聖知、聖見、聖慧眼，如是性自性知。」

大慧白佛言：「若使如聖，以聖知、聖見、聖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離是妄想，不覺聖性事故？世尊！彼亦非顛倒，非不顛倒。所以者何？謂：不覺聖事性自性故，不見離有無相故。世尊！聖亦不如是見，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現，不說因無因故，謂墮性相見故。異境界，非如彼等，如是無窮過。世尊！不覺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實知妄想？世尊！妄想異，自性相異。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想。彼云何各各不妄想，愚夫不如實知，然為眾生離妄想故，說如妄想相不如實有？世尊！何故遮眾生有無見事自性計著，聖智所行境界計著墮有見，說空法非性，而說聖智自性事？」

佛告大慧：「非我說空法非性，亦不墮有見說聖智自性事，然為令眾生離恐怖句故。眾生無始已來計著性自性相，聖智事自性計著相見，說空法。大慧！我不說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實空法，離惑亂相見，離自心現性非性見。得三解脫，如實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薩摩訶薩不應立是宗。所以者何？謂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說一切法不生

宗，彼宗則壞。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壞者，以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壞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說則壞。大慧！有無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無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壞。以有無性相不生故，不應立宗。五分論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及為作故，不應立宗分，謂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無自性，不應立宗。大慧！然菩薩摩訶薩，說一切法如幻夢，現不現相故，及見覺過故，當說一切法如幻夢性，除為愚夫離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墮有無見，莫令彼恐怖，遠離摩訶衍。」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曰：

「無自性無說，	無事無相續，
彼愚夫妄想，	如死尸惡覺。
一切法不生，	非彼外道宗，
至竟無所生，	性緣所成就。
一切法不生，	慧者不作想，
彼宗因生故，	覺者悉除滅。
譬如翳目視，	妄見垂髮相，
計著性亦然，	愚夫邪妄想。
施設於三有，	無有事自性，
施設事自性，	思惟起妄想。
相事設言教，	意亂極震掉，
佛子能超出，	遠離諸妄想。
非水水相受，	斯從渴愛生，
愚夫如是惑，	聖見則不然。
聖人見清淨，	三脫三昧生，
遠離於生死，	遊行無所畏。
修行無所有，	亦無性非性，
性非性平等，	從是生聖果。
云何性非性？	云何為平等？

謂彼心不知， 內外極漂動；
若能壞彼者， 心則平等見。」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如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施設。所攝受非性，攝受亦非性。以無攝故，智則不生，唯施設名耳。云何，世尊！為不覺性自相共相，異不異故，智不得耶？為自相共相，種種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耶？為山巖石壁，地水火風障故，智不得耶？為極遠極近故，智不得耶？為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世尊！若不覺自共相異不異，智不得者；不應說智，應說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若復種種自共相性自性相隱蔽故，智不得者；彼亦無智，非是智。世尊！有爾炎故智生，非無性會爾炎，故名為智。若山巖石壁，地水火風，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應是無智，以有事不可得故。」

佛告大慧：「不如是，無智應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隱覆，說攀緣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覺自心現量，有無有、外性非性，智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爾炎不生。順三解脫，智亦不得。非妄想者，無始性非性，虛偽習智，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於外事處所，相性作無性，妄想不斷。自心現量建立，說我我所相，攝受計著。不覺自心現量，於智爾炎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觀察不得，依於斷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諸攀緣事，	智慧不觀察，
此無智非智，	是妄想者說。
於不異相性，	智慧不觀察，
障礙及遠近，	是名為邪智。
老小諸根冥，	而智慧不生，
而實有爾炎，	是亦說邪智。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邪妄想之所迴轉，迴轉時，自宗通及說通，不善了知。著自心現外性相故，著方便說，於自宗四句清淨通相，不善分別。」

大慧白佛言：「誠如尊教。唯願，世尊！為我分別說通及宗通。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二通，來世凡夫聲聞緣覺不得其短。」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通，謂：說通及自宗通。說通者，謂：隨眾生心之所應，為說種種眾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自覺聖境界，離因成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我說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說通相。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謂我二種通， 宗通及言說，
 說者授童蒙， 宗為修行者。」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時說言：『世間諸論種種辯說，慎勿習近。若習近者，攝受貪欲，不攝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說？」

佛告大慧：「世間言論，種種句味，因緣譬喻，採習莊嚴，誘引誑惑愚癡凡夫。不入真實自通，不覺一切法，妄想顛倒，墮於二邊。凡愚癡惑而自破壞，諸趣相續不得解脫，不能覺知自心現量，不離外性自性，妄想計著。是故世間言論種種辯說，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誑惑迷亂。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聲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持龍形像，詣釋天

宮，建立論宗，要壞帝釋千輻之輪。隨我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釋法，摧伏帝釋。釋墮負處，即壞其輪，還來人間。如是，大慧！世間言論，因譬莊嚴，乃至畜生，亦能以種種句味，惑彼諸天及阿修羅著生滅見，而況於人。是故，大慧！世間言論，應當遠離，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習近。大慧！世論者，惟說身覺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論者，乃有百千，但於後時後五十年，當破壞結集。惡覺因見盛故，惡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論破壞結集，種種句味，因譬莊嚴，說外道事，著自因緣，無有自通。大慧！彼諸外道，無自通論，於餘世論，廣說無量百千事門，無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癡世論。」

爾時，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論，種種句味因譬莊嚴，無有自通，自事計著者；世尊亦說世論，為種種異方諸來會眾天人、阿修羅，廣說無量種種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說數耶？」

佛告大慧：「我不說世論，亦無來去，惟說不來不去。大慧！來者，趣聚會生。去者，散壞。不來不去者，是不生不滅。我所說，不墮世論妄想數中。所以者何？謂：不計者外性非性，自心現處。二邊妄想所不能轉。相境非性，覺自心現，則自心現，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無相無作，入三脫門，名為解脫。大慧！我念一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詣我所。不請空閑，便問我言：『瞿曇！一切所作耶？』我時答言：『婆羅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彼復問言：『一切非所作耶？』我復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時報言：『是六世論。』大慧！彼復問我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種種受生現耶？』我時報言：『是十一世論。』大慧！彼復問言：『一切無記耶？一切有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一切剎那耶？一切不剎那耶？虛空耶？非數滅耶？涅槃耶？瞿曇！作耶？非作耶？有

中陰耶？無中陰耶？』大慧！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說者，悉是世論。非我所說，是汝世論。我唯說無始虛偽妄想習氣種種諸惡，三有之因，不能覺知自心現量而生妄想，攀緣外性。如外道法，我諸根義，三合智生。我不如是，婆羅門！我不說因，不說無因。惟說妄想攝所攝性，施設緣起，非汝所及餘墮受我相續者，所能覺知。』大慧！涅槃、虛空、滅，非有三種，但數有三耳。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癡愛業因故，有三有耶？為無因耶？』我時報言：『此二者，亦是世論耳。』彼復問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復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意流妄計外塵，皆是世論。』

「復次，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世論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說種種句味、因緣、譬喻莊嚴。』我復報言：『婆羅門！有非汝有者。非為，非宗，非說，非不說種種句味，非不因譬莊嚴。』婆羅門言：『何等為非世論，非非宗，非非說？』我時報言：『婆羅門！有非世論，汝諸外道所不能知，以於外性不實妄想虛偽計著故。謂妄想不生，覺了有無自心現量。妄想不生，不受外塵。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論。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說彼識，若來若去，若死若生，若樂若苦，若溺若見，若觸若著，種種相。若和合相續，若受，若因計著。婆羅門！如是等比者，是汝等世論，非是我有。』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辭而退。思自通處，作是念言：『沙門釋子，出於通外，說無生無相無因，覺自妄想現，妄想不生。』大慧！此即是汝向所問我：『何故說習近世論種種辯說，攝受貪欲，不攝受法？』」

大慧白佛言：「世尊！攝受貪欲及法，有何句義？」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為未來眾生，思惟諮問如是句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所謂貪者，若取、若捨、若觸、若味，繫著外塵，墮二邊見。復生苦陰，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諸患，皆從愛起，斯由習近世論，及世論者，我及諸佛說名為貪。是名攝受貪欲，不攝受法。大慧！云何攝受法？謂：善覺知自心現量，見人無我及法無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下(丹上)地，離心意意識，一切諸佛智慧灌頂，具足攝受十無盡句，於一切法無開發自在，是名為法。所謂不墮一切見、一切虛偽、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邊。大慧！多有外道癡人，墮於二邊若常若斷，非黠慧者。受無因論，則起常見；外因壞因緣非性，則起斷見。大慧！我不見生住滅故，說名為法。大慧！是名貪欲及法。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一切世間論，	外道虛妄說，
妄見作所作，	彼則無自宗。
惟我一自宗，	離於作所作，
為諸弟子說，	遠離諸世論。
心量不可見，	不觀察二心，
攝所攝非性，	斷常二俱離，
乃至心流轉，	是則為世論。
妄想不轉者，	是人見自心，
來者謂事生，	去者事不現。
明了知去來，	妄想不復生，
有常及無常，	所作無所作，
此世他世等，	斯皆世論通。」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為何等法，名為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如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隨順涅槃。」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陰界入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大慧！或以從方至方，名為解脫，境界想滅，猶如風止。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為解脫。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或見種種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覺知自心現量，怖畏於相，而見無相，深生愛樂，作涅槃想。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切法壞，作涅槃想。或以外道惡燒智慧，見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間，士夫所出，名為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轉變，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或謂福非福盡，或謂諸煩惱盡，或謂智慧。或見自在是真實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或謂展轉相生，生死更無餘因。如是即是計著因，而彼愚癡不能覺知。不知故，作涅槃想。或有外道言，得真諦道，作涅槃想。或見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異、俱不俱，作涅槃想。或見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種種雜寶，及利刺等性，見已作涅槃想。大慧！或有覺二十五真實，或王守護國，受六德論，作涅槃想。或見時是作者，時節世間，如是覺者，作涅槃想。或謂性，或謂非性，或謂知性非性，或見有覺與涅槃差別，作涅槃想。有如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說，不成所成，智者所棄。大慧！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無若生若滅。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論。智慧觀察，都無所立。如彼妄想心意來去，漂馳流動，一切無有得涅槃者。大慧！如我所說涅槃者，謂善覺知自心現量（量有四種：一、現見，二、比知，三、譬喻，四、先勝相傳。彼外道於四度量，悉皆不成也），不著外性，離於四句，見如實處，不隨自心現妄想二邊，攝所攝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見所成，愚於真實，不應攝受。棄捨彼已，得自覺聖法。知二無我，離二煩惱，淨除二障，永離二死。上上地如來地，如影幻

等諸深三昧，離心、意、意識，說名涅槃。大慧！汝等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外道涅槃見，	各各起妄想，
斯從心想生，	無解脫方便。
愚於縛縛者，	遠離善方便，
外道解脫想，	解脫終不生。
眾智各異趣，	外道所見通，
彼悉無解脫，	愚癡妄想故。
一切癡外道，	妄見作所作，
有無有品論，	彼悉無解脫。
凡愚樂妄想，	不聞真實慧，
言語三苦本，	真實滅苦因。
譬如鏡中像，	雖現而非有，
於妄想心鏡，	愚夫見有二。
不識心及緣，	則起二妄想，
了心及境界，	妄想則不生。
心者即種種，	遠離相所相，
事現而無現，	如彼愚妄想。
三有惟妄想，	外義悉無有，
妄想種種現，	凡愚不能了。
經經說妄想，	終不出於名，
若離於言語，	亦無有所說。」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一切佛語心品之四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說三藐三佛陀。我及餘菩薩摩訶薩，善於如來自性，自覺覺他。」

佛告大慧：「恣所欲問，我當為汝隨所問說。」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辭句，為異為不異？」

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於如是等辭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事者，或作或無常。無常故，一切事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無所得故，方便則空，同於兔角、般大之子，以無所有故。大慧！若無事無因者，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間言說。若出四句者，則不墮四句。不墮故，智者所取。一切如來句義亦如是，慧者當知。如我所說，一切法無我。當知此義，無我性是無我。一切法有自性，無他性，如牛馬。大慧！譬如非牛馬性、馬牛性。其實非有非無，彼非無自相。如是，大慧！一切諸法，非無自相有自相，但非無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無生，無自性。當如是知。如是如來與陰，非異非不異。若不異陰者，應是無常。若異者，方便則空。若二者，應有異。如牛角，相似故不異；長短差別故有異。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異左角，左角異右角，如是長短種種色各各異。大慧！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如是如來以解脫名說。若如來異解脫者，應色相成；色相成故，應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得相應無分別，而修行者見分別。是故非異非不異。如是智及爾炎，非異非不異。大慧！智及爾

炎，非異非不異者，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有為非無為，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陰非異陰，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故，悉離一切量（見聞覺識識名為量）。離一切量，則無言說。無言說，則無生。無生，則無滅。無滅，則寂滅。寂滅，則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則無事無因。無事無因，則無攀緣。無攀緣，則出過一切虛偽。出過一切虛偽，則是如來。如來則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者，離一切根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悉離諸根量，	無事亦無因，
已離覺所覺，	亦離相所相。
陰緣等正覺，	一異莫能見，
若無有見者，	云何而分別？
非作非不作，	非事亦非因，
非陰不在陰，	亦非有餘雜，
亦非有諸性，	如彼妄想見。
當知亦非無，	此法法自爾，
以有故有無，	以無故有有；
若無不應受，	若有不應想。
或於我非我，	言說量留連，
沈溺於二邊，	自壞壞世間。
解脫一切過，	正觀察我通，
是名為正觀，	不毀大導師。」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修多羅攝受不生不滅。又世尊說，不生不滅，是如來異名。云何世尊，為無性故，說不生不滅？為是如來異名？」

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品不現。」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惟願為說。」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大慧！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彼不生者，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如是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呵世界(娑呵譯言能忍)，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愚夫悉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眾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覺者，有知導師者，有知廣導者，有知一切導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毘紐者，有知自在者，有知勝者，有知迦毘羅者，有知真實邊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生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滅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諸愚夫，不能知我，墮二邊故。然悉恭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名，不解自通，計著種種言說章句。於不生不滅，作無性想。不知如來名號差，別，如因陀羅釋迦、不蘭陀羅。不解自通，會歸終極。於一切法，隨說計著。大慧！彼諸癡人，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所以者何？謂義無身故，言說之外，更無餘義，惟止言說。』大慧！彼惡燒智，不知言說自性，不知言說生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性非性故，無受生，亦無身故。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義說。言說者，眾

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說一切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以眾生惛望煩惱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眾生而說諸法，令離心、意、意識故，不為得自覺聖智處。大慧！於一切法無所有，覺自心現量，離二妄想。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壞第一義，亦不能覺他。墮惡見相續而為眾說，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達章句，具足性義，彼則能以正無相樂而自娛樂，平等大乘建立眾生。大慧！攝受大乘者，則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攝受諸佛、菩薩、緣覺、聲聞者，則攝受一切眾生。攝受一切眾生者，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入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現眾色像。通達眾生形類惛望煩惱諸相，如實說法。如實者，不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偽息。是名如實。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大慧！如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不應食生。若食生者，則令發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滅，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應當善修方便，莫隨言說，如視指端。是故，大慧！於真實義，當方便修。真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實義者，從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亦不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者，當親近多聞，所謂善義。與此相違，計著言說，應當遠離。」

爾時，大慧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顯示不生不滅，無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非數緣滅，及涅槃界不生不滅。世尊！外道

說因，生諸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妄想為緣，生諸世間。彼因此緣，名差別耳，外物因緣亦如是。如是，世尊！與外道論無有差別。微塵勝妙自在眾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性不生不滅，有無不可得。外道亦說四大不壞，自性不生不滅。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說亦復如是。是故我言無有奇特。惟願世尊，為說差別，所以奇特勝諸外道。若無差別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滅故，而世尊說，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無有是處。如向所說，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

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變相。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我者離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幻夢現，故非無性。云何無性？謂色無自性相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性非無性，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樂，世事永息。愚癡凡夫，妄想作事，非諸賢聖。不實妄想，如撻闍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撻闍婆城及幻化人，種種眾生商賈出入。愚夫妄想謂真出入，而實無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如是，大慧！愚癡凡夫，起不生不滅，彼亦無有有為無為。如幻人生，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癡凡夫，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非諸賢聖。不如實者，不爾。如性自性妄想，亦不異。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相見相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實義見，離先妄想心心數法，逮得如來自覺聖智，我說是涅槃。」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滅除彼生論，	建立不生義，
我說如是法，	愚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	無性無所有，

乾闥婆幻夢，
無生無自性，
以離於和合，
是故空不生，
謂一一和合，
分析無和合，
夢幻及垂髮，
世間種種事，
折伏有因論，
申暢無生者，
熾然無因論，
云何何所因，
於何處和合，
觀察有為法，
彼生滅論者，
云何為無生，
為顧視諸緣，
名不應無義，
非無性無生，
非有性而名，
一切諸外道，
七住非境界，
遠離諸因緣，
惟有微心住，
其身隨轉變，
無外性無性，
斷除一切見，
如是無自性，
非空故說空，
因緣數和合，
離諸因緣數，

有性者無因，
何因空當說。
覺知性不現，
我說無自性。
性現而非有，
非如外道見。
野馬乾闥婆，
無因而相現。
申暢無生義。
法流永不斷，
恐怖諸外道。
彼以何故生，
而作無因論？
非無因有因，
所見從是滅。
為是無性耶？
有法名無生？
惟為分別說，
亦非顧諸緣，
名亦非無義。
聲聞及緣覺，
是名無生相。
亦離一切事，
想所想俱離，
我說是無生。
亦無心攝受，
我說是無生。
空等應分別，
無生故說空。
則有生有滅，
無別有生滅。

捨離因緣數，	更無有異性，
若言一異者，	是外道妄想。
有無性不生，	非有亦非無，
除其數轉變，	是悉不可得。
但有諸俗數，	展轉為鉤鎖，
離彼因緣鎖，	生義不可得。
生無性不起，	離諸外道過，
但說緣鉤鎖，	凡愚不能了。
若離緣鉤鎖，	別有生性者，
是則無因論，	破壞鉤鎖義。
如燈顯眾像，	鉤鎖現若然，
是則離鉤鎖，	別更有諸性。
無性無有生，	如虛空自性，
若離於鉤鎖，	慧無所分別。
復有餘無生，	賢聖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彼生是四相生），	
是則無生忍。	若使諸世間，
觀察鉤鎖者，	一切離鉤鎖，
從是得三昧。	癡愛諸業等，
是則內鉤鎖，	攢燧泥團輪，
種子等名外。	若使有他性，
而從因緣生，	彼非鉤鎖義，
是則不成就。	若生無自性，
彼為誰鉤鎖？	展轉相生故，
當知因緣義。	使生有他性，
而從因緣生，	彼非鉤鎖義，
是則不成就。	堅濕煖動法，
凡愚生妄想，	離數無異法，
是則說無性。	如醫療眾病，
無有若干論，	以病差別故，
為設種種治。	我為彼眾生，

破壞諸煩惱， 知其根優劣，
為彼說度門。 非煩惱根異，
而有種種法， 唯說一乘法，
是則為大乘。」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無常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義云何？為邪為正？為有幾種無常？」

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法也。何等為七？彼有說言，作已而捨，是名無常。有說形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如乳酪等轉變，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性轉。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大慧！性無性無常者，謂四大及所造自相壞。四大自性不可得，不生。彼不生無常者，非常無常。一切法有無不生，分析乃至微塵不可見，是不生義非生，是名不生無常相。若不覺此者，墮一切外道生無常義。大慧！性無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無常性。所以者何？謂無常自性不壞。大慧！此是一切性無性無常事。除無常，無有能令一切法性無性者。如杖瓦石，破壞諸物。現見各各不異，是性無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別。此是無常，此是事。作所作無異者，一切性常，無因性。大慧！一切性無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無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無有別異。而悉見有異。若性無常者，墮作因性相。若墮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墮者，自無常應無常。無常無常故，一切性不無常，應是常。若無常入一切性者，應墮三世。彼過去色與壞俱，未來不生，色不生故，現在色與壞相俱。色者，四大積集差別。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壞，離異不異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壞，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滅。離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無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壞故。離始造無常者，非四大。復有異四大，各各異相。自相故，非差別可得，彼無差別。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當知是無常。彼形處壞無常

者，謂四大及造色不壞，至竟不壞。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塵觀察壞。四大及造色形處異見長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壞，形處壞現。墮在數論。色即無常者，謂色即是無常。彼則形處無常，非四大。若四大無常者，非俗數言說。世俗言說非性者，則墮世論。見一切性，但有言說，不見自相生。轉變無常者。謂色異性現，非四大。如金，作莊嚴具，轉變現，非金性壞，但莊嚴具處所壞。如是餘性轉變等，亦如是。如是等種種外道無常見妄想。火燒四大時，自相不燒。各各自相相壞者，四大造色應斷。大慧！我法起非常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惟說三有微心，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種妄想，離外性無性二種見，覺自心現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離心性無性妄想，世間出世間上上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不覺自心現量，墮二邊惡見相續。一切外道不覺自妄想，此凡夫無有根本，謂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從說妄想生，非凡愚所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遠離於始造，	及與形處異，
性與色無常，	外道愚妄想。
諸性無有壞，	大大自性住，
外道無常想，	沒在種種見。
彼諸外道等，	無若生若滅，
大大性自常，	何謂無常想？
一切唯心量，	二種心流轉，
攝受及所攝，	無有我我所。
梵天為樹根，	枝條普周遍，
如是我所說，	惟是彼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一切菩薩、聲聞、緣覺滅正受次第相續。若善於滅正受次第相續相者，我

及餘菩薩終不妄捨滅正受樂門，不墮一切聲聞、緣覺、外道愚癡。」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

佛告大慧：「六地起菩薩摩訶薩及聲聞、緣覺，入滅正受。第七地菩薩摩訶薩，念念正受，離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聲聞、緣覺。諸聲聞、緣覺，墮有行，攝所攝相滅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無差別相，非分得種種相性，覺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無善念正受。大慧！八地菩薩及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妄想相滅。初地乃至七地菩薩摩訶薩，觀三界心、意、意識量，離我我所，自妄想修，墮外性種種相。愚夫二種自心，攝所攝，向無知，不覺無始過惡，虛偽習氣所薰。大慧！八地菩薩摩訶薩、聲聞、緣覺涅槃。菩薩者，三昧覺所持，是故三昧門樂，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來地不滿足，棄捨一切為眾生事，佛種則斷，諸佛世尊為示如來不可思議無量功德。聲聞、緣覺三昧門，得樂所牽故，作涅槃想。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識相，善修我我所，攝受人法無我，生滅自共相，善四無礙，決定力三昧門，地次第相續，入道品法。不令菩薩摩訶薩不覺自共相，不善七地，墮外道邪徑，故立地次第。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除自心現量。所謂地次第相續，及三界種種行，愚夫所不覺。愚夫所不覺者，謂我及諸佛說地次第相續，及說三界種種行。

「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第八菩薩地，滅三昧樂門醉所醉，不善自心現量，自共相習氣所障。墮人法無我法攝受見，妄想涅槃想，非寂滅智慧覺。大慧！菩薩者，見滅三昧門樂，本願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別十無盡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離攝所攝妄想。覺了自心現量，一切諸法妄想不生。不墮心、意、意識，外性自性相計著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隨智慧生，得如來自覺地。如人夢中方便度水，未度而覺。覺已思惟，為正為邪？非正非邪。餘無始見聞覺識因

想，種種習氣，種種形處，墮有無想，心、意、意識夢現。大慧！如是菩薩摩訶薩，於第八菩薩地，見妄想生。從初地轉進至第七地，見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攝所攝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薩涅槃方便不懷，離心、意、意識，得無生法忍。大慧！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心量無所有，	此住及佛地，
去來及現在，	三世諸佛說。
心量地第七，	無所有第八，
二地名為住，	佛地名最勝。
自覺智及淨，	此則是我地，
自在最勝處，	清淨妙莊嚴。
照曜如盛火，	光明悉遍至，
熾炎不壞目，	周輪化三有。
化現在三有，	或有先時化，
於彼演說乘，	皆是如來地。
十地則為初，	初則為八地，
第九則為七，	七亦復為八；
第二為第三，	第四為第五，
第三為第六，	無所有何次。」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常無常？」

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常者，有作主過。常者，一切外道說作者。無所作，是故如來常非常，非作常有過故。若如來無常者，有作無常過。陰所相，相無性，陰壞則應斷，而如來不斷。大慧！一切所作皆無常，如瓶衣等，一切皆無常過。一切智眾具方便應無義，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無差別因性故。是故，大慧！如來非常非無常。」

「復次，大慧！如來非如虛空常。如虛空常者，自覺聖智眾具無義過。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離常無常、一異、俱不俱、常無常過，故不可說。是故如來非常。」

「復次，大慧！若如來無生常者，如兔馬等角。以無生常故，方便無義。以無生常過故。如來非常。」

「復次，大慧！更有餘事知如來常。所以者何？謂無間所得智常，故如來常。大慧！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畢定住。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無間住，不住虛空，亦非愚夫之所覺知。大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大慧！如來非心、意、意識、彼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靜，一切法無二生相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寂靜慧者，永離常無常，非常無常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眾具無義者，	生常無常過，
若無分別覺，	永離常無常。
從其所立宗，	則有眾雜義，
等觀自心量，	言說不可得。」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更為我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愚夫者，依於生滅，不覺苦盡，不識涅槃。」

佛言：「善哉！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識

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其諸餘識，有生有滅。意、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種形處，計著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名相諸纏，貪生生貪。若因若攀緣，彼諸受根滅，次第不生。除自心妄想，不知苦樂。入滅受想正受，第四禪，善真諦解脫。修行者，作解脫想，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七識流轉不滅。所以者何？彼因攀緣諸識生故，非聲聞、緣覺修行境界，不覺無我，自共相攝受，生陰界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人法無我則滅，地次第相續轉進。餘外道見，不能傾動，是名住菩薩不動地。得十三味道門樂，三昧覺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自願，不受三昧門樂及實際，向自覺聖趣，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賢聖種性道，及身智意生，離三昧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修行者自覺聖趣現法樂住，不捨方便。大慧！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自性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大慧！如來者，現前境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果。大慧！我於此義，以神力建立，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與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是故汝及餘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甚深如來藏，	而與七識俱，
二種攝受生，	智者則遠離。
如鏡像現心，	無始習所薰，
如實觀察者，	諸事悉無事。
如愚見指月，	觀指不觀月，
計著名字者，	不見我真實。

心為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
五識為伴侶， 妄想觀伎眾。」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五法、自性、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我及餘菩薩摩訶薩，於一切地次第相續分別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來自覺地。」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慧！不覺彼五法、自性、識、二無我，自心現外性。凡夫妄想，非諸賢聖。」

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諸賢聖？」

佛告大慧：「愚夫計著俗數名相，隨心流散。流散已，種種相像貌，墮我我所見，惛望計著妙色。計著已，無知覆障，生染著。染著已，貪恚所生業積集。積集已，妄想自纏，如蠶作繭，墮生死海，諸趣曠野，如汲井輪。以愚癡故，不能知如幻野馬水月自性，離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實妄想，離相所相及生住滅，從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時節、微塵、勝妙生。愚癡凡夫隨名相流。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大慧。彼妄想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地。得菩薩歡喜地已，永離一切外道惡趣，正住出世間趣。法

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見怪異相。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圓照示現成熟眾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為種種意解眾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

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為三種自性入於五法。為各有自相宗？」

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

「復次，大慧！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攝受滅，二無我生。是故，大慧！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

「復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者，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為瓶等，即此非餘，是說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畢竟不可得，始終無覺。於諸法無展轉，離不實妄想，是名如如。真實決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為眾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起。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是名五法、三種自性、八識、二種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當自方便學，亦教他人，勿隨於他。」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法三自性， 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有我， 悉攝摩訶衍。

名相虛妄想， 自性二種相，
正智及如如， 是則為成相。」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句，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為如說而受？為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

佛告大慧：「莫如說而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計常，外道妄想，長養惡見，生死無窮。欲令厭離生死趣轉，精勤勝進故，為彼說言。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息方便求。有時復觀諸受化者，作是說言：『佛難值遇，如優曇鉢華。』優曇鉢華，無已見今見當見。如來者，世間悉見。不以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大慧！自建立自通者，過世間望，彼諸凡愚所不能信，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為譬，真實如來，過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為譬。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沙，無有過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魚鼈輪牧魔羅師子象馬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自性清淨，無諸垢污。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眾生故，無有惱亂。猶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為成熟眾生故，普照一切諸佛大眾。大慧！譬如恒沙，別求異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無生死生滅，有因緣斷故。大慧！譬如恒河沙，增減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來智慧成熟眾生，不增不減。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壞，如來法身，非是身法。如壓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極苦眾生逼迫如來，乃至眾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以大悲故。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是故說言

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去是壞義故。大慧！生死本際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眾生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解脫可知？」

佛告大慧：「無始虛偽過惡妄想習氣因滅，自心現知外義，妄想身轉解脫不滅。是故無邊，非都無所有。為彼妄想，作無邊等異名。觀察內外，離於妄想。無異眾生，智及爾炎。一切諸法，悉皆寂靜。不識自心現妄想，故妄想生。若識則滅。」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察諸導師，	猶如恒河沙，
不壞亦不去，	亦復不究竟，
是則為平等，	觀察諸如來。
猶如恒沙等，	悉離一切過，
隨流而性常，	是則佛正覺。」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惟願為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剎那？」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謂：善、不善、無記、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有罪、無罪、有漏、無漏、受、不受。大慧！略說心、意、意識及習氣，是五受陰因，是心、意、意識習氣，長養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樂，三昧正受現法樂住，名為賢聖善無漏。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說。大慧！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壞，相續流注。不壞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別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剎那時不住，名為剎那。大慧！剎那者，名識藏，如來藏意俱生識習氣剎那。」

無漏習氣非剎那，非凡愚所覺。計著剎那論故，不覺一切法剎那非剎那，以斷見壞無為法。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妄想動心。

「復次，大慧！如金、金剛、佛舍利，得奇特性，終不損壞。大慧！若得無間，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聖未曾不聖。如金金剛，雖經劫數，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隱覆之說，於內外一切法作剎那想？」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六波羅蜜滿足，得成正覺。何等為六？」

佛告大慧：「波羅蜜有三種分別，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我我所攝受計著，攝受二邊，為種種受生處，樂色聲香味觸故，滿足檀波羅蜜；戒、忍、精進、禪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聲聞、緣覺墮攝受涅槃故，行六波羅蜜，樂自己涅槃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覺自心現妄想量攝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諸趣攝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計著。為安樂一切眾生故，生檀波羅蜜，起上方便；即於彼緣，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羅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攝所攝，是羼提波羅蜜。初中後夜，精勤方便，隨順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毘梨耶波羅蜜。妄想悉滅，不墮聲聞涅槃攝受，是禪波羅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空無常剎那，	愚夫妄想作，
如河燈種子，	而作剎那想。
剎那息煩亂，	寂靜離所作，
一切法不生，	我說剎那義。
物生則有滅，	不為愚者說，

無間相續性，	妄想之所勦。
無明為其因，	心則從彼生，
乃至色未生，	中間有何分？
相續次第滅，	餘心隨彼生，
不住於色時，	何所緣而生？
以從彼生故，	不如實因生，
云何無所成，	而知剎那壞？
修行者正受，	金剛佛舍利，
光音天宮殿，	世間不壞事。
住於正法得，	如來智具足，
比丘得平等，	云何見剎那？
乾闥婆幻等，	色無有剎那，
於不實色等，	視之若真實。」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世尊記阿羅漢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諸菩薩等無差別。一切眾生法不涅槃，誰至佛道？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無所答。如來常定故，亦無慮，亦無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說識剎那展轉壞相。金剛力士，常隨侍衛。不施設本際。現魔魔業，惡業果報，旃遮摩納、孫陀利女、空鉢而出。惡業障現。云何如來得一切種智，而不離諸過？」

佛告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白佛：「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為無餘涅槃故說，誘進行菩薩行者故。此及餘世界修菩薩行者，樂聲聞乘涅槃，為令離聲聞乘，進向大乘，化佛授聲聞記，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記諸聲聞與菩薩不異。大慧！不異者，聲聞、緣覺、諸佛如來，煩惱障斷，解脫一味，非智障斷。大慧！智障者，見法無我，殊勝清淨。煩惱障者，先習見人無我，斷七識滅，法障解脫，識藏習滅，究竟清淨。因本住法故，前後非性。無盡本願故。如來無慮無察，而演說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無慮無察。四住地、

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二煩惱斷，離二種死，覺人法無我，及二障斷。大慧！心、意、意識、眼識等七，剎那習氣因離，善無漏品離，不復輪轉。大慧！如來藏者，輪轉、涅槃苦樂因。空亂意。大慧！愚癡凡夫所不能覺。大慧！金剛力士所隨護者，是化佛耳，非真如來。大慧！真如來者，離一切根量。一切凡夫、聲聞、緣覺及外道根量悉滅，得現法樂住，無間法智忍故，非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化化佛者，非佛，不離佛。因陶家輪等眾生所作相而說法，非自通處說自覺境界。

「復次，大慧！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四住地、無明住地習氣斷故，一切過斷。」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三乘亦非乘，	如來不磨滅，
一切佛所說，	說離諸過惡。
為諸無間智，	及無餘涅槃，
誘進諸下劣，	是故隱覆說。
諸佛所起智，	即分別說道，
諸乘非為乘，	彼則非涅槃。
欲色有及見，	說是四住地，
意識之所起，	識宅意所住。
意及眼識等，	斷滅說無常，
或作涅槃見，	而為說常住。」

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	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與葱，	飲食為云何？
惟願無上尊，	哀愍為演說。
愚夫所貪著，	臭穢無名稱，
虎狼所甘嗜，	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諸過， 不食為福善，
惟願為我說， 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惟願世尊，為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為種種憐望食肉眾生，分別說法，令彼眾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復逮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尚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群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量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

「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娑，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奉祿。以食肉者有如是過故，不應食肉。

「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眾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鈎網，取彼空行水陸眾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

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為親屬，	鄙穢不淨雜，
不淨所生長，	聞氣悉恐怖。
一切肉與葱，	及諸韭蒜等，
種種放逸酒，	修行常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蟲，	於中極恐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諸覺，
從覺生貪欲，	是故不應食。
由食生貪欲，	貪令心迷醉，
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殺眾生，	以財網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呼獄。
若無教想求，	則無三淨肉，
彼非無因有，	是故不應食。
彼諸修行者，	由是悉離遠，
十方佛世尊，	一切咸呵責。
展轉更相食，	死墮虎狼類，
臭穢可厭惡，	所生常愚癡。
多生栴陀羅，	獵師譚婆種，
或生陀夷尼，	及諸肉食性，
羅刹猫狸等，	遍於是中生。
縛象與大雲，	央掘利魔羅，
及此楞伽經，	我悉制斷肉。
諸佛及菩薩，	聲聞所呵責，
食已無慚愧，	生生常癡冥。
先說見聞疑，	已斷一切肉，

妄想不覺知，
如彼貪欲過，
酒肉葱韭蒜，
未來世眾生，
言此淨無罪，
食如服藥想，
知足生厭離，
安住慈心者，
虎狼諸惡獸，
若食諸血肉，
是故修行者，
食肉無慈悲，
及違聖表相，
得生梵志種，
智慧富貴家，

故生食肉處。
障礙聖解脫，
悉為聖道障。
於肉愚癡說，
佛聽我等食。
亦如食子肉，
修行行乞食。
我說常厭離，
恒可同遊止。
眾生悉恐怖，
慈心不食肉。
永背正解脫，
是故不應食。
及諸修行處，
斯由不食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

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

「不也，世尊！」

「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

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是故名阿那含。」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

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

「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受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

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

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

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

「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世尊！是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真言

那謨婆伽跋帝 鉢喇壤 波羅弭多曳 唵伊利底 伊
室利 輸盧駄 毘舍耶 毘舍耶 莎婆訶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 首楞嚴經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大唐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門

般刺蜜帝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出

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

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無漏大阿羅漢。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從佛轉輪妙堪遺囑，嚴淨毘尼弘範三界，應身無量度脫眾生，拔濟未來越諸塵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拘絺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優波尼沙陀等而為上首。復有無量辟支無學并其初心同來佛所，屬諸比丘休夏自恣。十方菩薩諮決心疑，欽奉慈嚴將求密義。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為諸會中宣示深奧，法筵清眾得未曾有，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薩來聚道場，文殊師利而為上首。

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宮掖自迎如來，廣設珍羞無上妙味，兼復親延諸大菩薩；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佛勅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唯有阿難先受別請，遠遊未還不遑僧次，既無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第循乞，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無問淨穢刹利尊姓及旃陀羅，

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為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闡無遮度諸疑謗。經彼城隍徐步郭門，嚴整威儀肅恭齋法。

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呪攝入婬席，婬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于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呪銷滅，提掣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於時，復有恒沙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辟支佛等，俱願樂聞，退坐默然承受聖旨。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

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訓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為愛樂？」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于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為咎。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

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

「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

「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

「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矚林園。」

「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

「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

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眾：「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亦有眾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

阿難答言：「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

「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眾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內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眾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

阿難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比丘雖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眾飽？」

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

阿難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

佛言：「處今何在？」

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裏，猶如有人取瑠璃碗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為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瑠璃。彼人當以瑠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瑠璃不？」

「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瑠璃籠眼，實見瑠璃。」

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瑠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

心，潛在根內如瑠璃合？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瑠璃合。』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眾生身，府藏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是義云何？」

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為與眼對？為不對眼？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汝焦府？若不對者，云何成見？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為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

阿難言：「我常聞佛開示四眾：『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

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所知心為復內出？為從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若從外來先合見面。」

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為見非義。」

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為復一體？為有多體？今在汝身，為復遍體？為不遍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肢時，四肢應覺，若咸

覺者，捏應無在。若捏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為汝？若遍體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

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為在？為復在處？為當在身？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為有所表？為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

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尊言：『眼色為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為心在。」

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為復兼二？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為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為心。』則我無著名為心不？」

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為一切。汝不著者，為在為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

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猶恃憍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毘羅呪，為彼所轉溺於婬舍，當由不知真際所指。唯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諸闍提隳彌戾車。」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眾傾渴翹佇，欽聞示誨。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

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

阿難言：「見。」

佛言：「汝何所見？」

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為光明拳，曜我心目。」

佛言：「汝將誰見？」

阿難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

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

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

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

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

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遍歷恒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眾無不疑惑，唯垂大悲開示未悟！」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惛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為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勅汝執為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

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為真實。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

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雖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窮子捨父逃逝，今日乃知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唯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

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寶剎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眾。告阿難言：「吾今為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眾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

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赭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

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阿難言：「諸盲眼前唯覩黑暗，云何成見？」

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觀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為無有別？」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黑校量曾無有異。」

「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

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勅阿難及諸大眾：「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

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

佛言：「如是。」

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

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眾中開合。」

佛告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合，為是我手有開有合？為復汝見有開有合？」

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自開自合。」

佛言：「誰動誰靜？」

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為無住。」

佛言：「如是。」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即時阿難迴首右辯，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辯。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

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

「阿難！汝辯佛光左右動頭，為汝頭動？為復見動？」

「世尊！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

佛言：「如是。」

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名之為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二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帝譯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却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

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勅，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令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

佛告大王：「汝身現存，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朽？為復變壞？」

「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

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

「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

「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頽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

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年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為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佛言：「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

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河水？」

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携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

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踊躍歡喜得未曾有。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

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

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

于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矚瞻佛目精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為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為可憐愍者。」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

離等昧為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為我宣說。」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擁，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埤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擁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埤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佛告阿難：「吾今問汝，今汝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眾生洞視不過分寸。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遍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今吾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為物象？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

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汝見性。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并諸世間不成安立。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遍非汝而誰？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遍娑婆國；退歸精舍只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簷廡。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當牆宇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為我敷演。」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為復定方？為不定方？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為在。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為小竇寧無竇迹？是義不然。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令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

佛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有方所非無指示。且今與汝坐祇陀林，遍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恒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著。若必有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何者為物？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泊恒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

佛言：「如是，如是！」

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

阿難言：「我實遍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為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

佛言：「如是，如是！」

於是大眾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所守。如來知其魂慮變懼，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妄，非末伽梨四種不死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哀慕。」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眾，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眾，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非是疇昔善根輕渺，唯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為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與先梵志裟毘迦羅所談冥諦，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遍滿十方，有何差別？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為大慧等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彼境界。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

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以空為自？以塞為自？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為

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性，心猶未明，諮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

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同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

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

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為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

「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歎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四

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為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汝今諦聽，吾今為汝分別開示，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云何二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妄見。

「云何名為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為是燈色為當見色？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為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

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蝕珮玦彗勃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眾同分所現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阿難！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和？為與闇和？為與通和？為與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辨，雜何形像？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

見和，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雜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合？為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塞合？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

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和？為非暗和？為非通和？為非塞和？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為畔？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合？為非暗合？為非通合？為非塞合？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生，了無所得。」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精虛迥無所有，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花，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是諸狂花，非從空來，非從目出。如是，

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花相起滅，如阿難體，不容阿難。若目出者，既從目出還從目入，即此花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若有見者，去既花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又見花時，目應無翳，云何晴空號清明眼？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澁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出。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即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為觸？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醋梅口中水出，思踏懸崖足心酸澁；想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醋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想踏懸崖與說相類。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淪溺。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若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二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帝譯

「復次，阿難！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即彼目精瞪發勞者，兼目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吸此塵象，名為見性，此見離彼明暗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明來，暗即隨滅，應非見暗。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見明。若從根生，必無明暗。如是見精，本無自性。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當見根；又空自觀，何關汝入。是故當知眼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聽聞性，此聞離彼動靜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

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急畜其鼻畜久成勞，則於鼻中聞有冷觸，因觸分別通塞虛實，如是乃至諸香臭氣，兼鼻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通塞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嗅聞性，此聞離彼通塞二塵，畢竟無體。當知是聞非通塞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通來，塞自隨滅，云何知塞？如因塞有，通則無聞，云何發明香臭等觸？若從根生，必無通塞。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若從空出，是聞自當迴嗅汝鼻，空自有聞，何關汝入。是故當知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觸，由甜與苦顯此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兼舌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吸此塵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離彼甜苦及淡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嘗苦淡知，非甜苦來，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甜苦來，淡即知滅，云何知淡？若從淡出，甜即知亡，復云何知甜苦二相？若從舌生，必無甜淡及與苦塵。斯知味根本無自性。若於空出，虛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功勝冷者成熱，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於離知，涉勢若成因于勞觸。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吸此塵象，名知覺性。此知覺體，離彼離合違順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覺，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時來，離當

已滅，云何覺離？違順二相，亦復如是。若從根出，必無離合違順四相。則汝身知，元無自性。必於空出，空自知覺，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身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覽塵斯憶失憶為妄，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踰越，稱意知根。兼意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于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撮內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從寤來，寐即隨滅，將何為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孰知生者？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離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花，畢竟無性。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復次，阿難！云何十二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阿難！若復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空亦如是。若復色塵生眼見者，觀空非色，見即銷亡，亡則都無，誰明空色？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無處所，即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

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若無來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又嗅此鑪中栴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臭與聞俱無處所，即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常二時眾中持鉢，其間或遇酥酪醍醐名為上味。於意云何，此味為復生於空中？生於舌中？為生食中？阿難！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祇有一舌，其舌爾時已成酥味，遇黑石蜜應不推移，若不變移不名知味，若變移者舌非多體，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若生於食，食非有識，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預於汝，名味之知？若生於空，汝噉虛空當作何味？必其虛空若作鹹味，既鹹汝舌亦鹹汝面，則此界人同於海魚；既常受鹹了不知淡，若不識淡亦不覺鹹，必無所知，云何名味？是故當知味舌與嘗俱無處所，即嘗與味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唯為能觸。能為在手？為復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云何成觸？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各各有，則汝阿難應有二身。若頭與手一觸所生，則手與頭當為一體，若一體者觸則無成；若二體者，觸誰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

不應虛空與汝成觸。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即身與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此法為復即心所生？為當離心別有方所？」

「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緣，云何成處？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為知？非知？知則名心，異汝非塵，同他心量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煖及虛空相，當於何在？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復次，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為緣生於眼識，此識為復因眼所生，以眼為界？因色所生，以色為界？阿難！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云何識知是虛空性？若色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遷，界從何立？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恒。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若兼二種眼色共生，合則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云何成界？是故當知眼色為緣生眼識界，三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為緣生於耳識。此識為復因耳所生，以耳為界？因聲所生，以聲為界？」

「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既不現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知尚無成，識何形貌？若取耳聞，無動靜故，聞無所成。云何耳形雜色觸塵，名為識界，則耳識界復從誰立？若生於聲，識因聲有，則不關聞，無聞則亡聲相所在；識從

聲生，許聲因聞而有聲相，聞應聞識不聞非界，聞則同聲，識已被聞誰知聞識，若無知者終如草木。不應聲聞雜成中界，界無中位，則內外相復從何成？是故當知耳聲為緣生耳識界，三處都無，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鼻香為緣生於鼻識。此識為復因鼻所生，以鼻為界？因香所生，以香為界？」

「阿難！若因鼻生，則汝心中以何為鼻？為取肉形雙爪之相？為取嗅知動搖之性？若取肉形，肉質乃身，身知即觸，名身非鼻，名觸即塵，鼻尚無名云何立界？若取嗅知，又汝心中以何為知？以肉為知，則肉之知元觸非鼻；以空為知，空則自知肉應非覺，如是則應虛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難應無所在；以香為知，知自屬香，何預於汝？若香臭氣必生汝鼻，則彼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及栴檀木，二物不來，汝自嗅鼻為香為臭。臭則非香，香應非臭，若香臭二俱能聞者，則汝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有二阿難，誰為汝體？若鼻是一，香臭無二，臭既為香香復成臭，二性不有，界從誰立？若因香生識因香有，如眼有見不能觀眼，因香有故應不知香，知則非生，不知非識。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識不知香，因界則非從香建立，既無中間不成內外，彼諸聞性畢竟虛妄。是故當知鼻香為緣生鼻識界，三處都無，則鼻與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舌味為緣生於舌識。此識為復因舌所生，以舌為界？因味所生，以味為界？」

「阿難！若因舌生，則諸世間甘蔗、烏梅、黃連、石鹽、細辛、薑桂都無有味。汝自嘗舌為甜為苦？若舌性苦，誰來嘗舌？舌不自嘗，孰為知覺？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若因味生，識自為味，同於舌根應不自嘗，云何識知是

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識應多體，識體若一體必味生。鹹淡甘辛和合俱生，諸變異相同為一味應無分別，分別既無則不名識，云何復名舌味識界？不應虛空生汝心識。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無自性，云何界生？是故當知舌味為緣生舌識界，三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為緣生於身識。此識為復因身所生，以身為界？因觸所生，以觸為界？」

「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緣身何所識。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知身即觸，知觸即身。即觸非身，即身非觸，身觸二相元無處所，合身即為身自體性，離身即是虛空等相，內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復立內外性空，即汝識生從誰立界？是故當知身觸為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意法為緣生於意識。此識為復因意所生，以意為界？因法所生，以法為界？」

「阿難！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為同為異？同意即意，云何所生？異意不同，應無所識。若無所識，云何意生？若有所識，云何識意？唯同與異，二性無成，界云何立？若因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汝識決定依於法生，汝今諦觀法法何狀？若離色空、動靜、通塞、合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所因既無，因生有識作何形相？相狀不有界云何生？是故當知意法為

緣生意識界，三處都無，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屬，惟垂哀愍，開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先厭離聲聞、緣覺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故我今時為汝開示第一義諦。如何復將世間戲論、妄想因緣而自纏繞？汝雖多聞如說藥人，真藥現前不能分別，如來說為真可憐愍。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示，亦令當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阿難默然，承佛聖旨。

「阿難！如汝所言，四大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阿難！若彼大性體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死生生死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汝觀地性，虜為大地細為微塵，至隣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隣虛即實空性。阿難！若此隣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隣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隣虛合成隣虛。又隣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析，空云何合？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執陽燄日前求火。阿難！名和合者，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為一眾，眾雖為一，詰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門種、優盧頻螺迦葉波種，

乃至阿難瞿曇種姓。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為從鏡中而出？為從艾出？為於日來？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艾，來處林木皆應受焚。若鏡中出，自能於鏡出然于艾，鏡何不鎔。紆汝手執尚無熱相，云何融泮。若生於艾，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汝又諦觀鏡因手執、日從天來、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汝猶不知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當知！世人一處執鏡一處火生，遍法界執滿世間起，起遍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恒。如室羅城迦毘羅仙、斫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於白月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此水為復從珠中出？空中自有？為從月來？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流，則何待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晝。若從空生，空性無邊水當無際，從人洎天皆同陷溺，云何復有水陸空行？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盤本人敷設，水從何方流注於此？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從自有。汝尚不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一處執珠一處水出，遍法界執滿法界生，生滿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常整衣入於大眾，僧伽梨角動及傍人，則有微風拂彼人面。此風為復出袈裟角？

發於虛空？生彼人面？阿難！此風若復出袈裟角，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說法，會中垂衣，汝看我衣風何所在？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為虛空，云何風出？若風自生彼拂之面，從彼面生當應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汝審諦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汝宛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遍法界拂滿國土生，周遍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刹利種及婆羅門、毘舍、首陀兼頗羅墮、旃陀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空，空虛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為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前何不無礙，唯見大地迥無通達？若因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若因鑿出，則鑿出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云何見空？汝更審諦審諦觀，鑿從人手隨方運轉，土因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鑿空虛實不相為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若此虛空，性圓周遍本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來藏，當觀虛空為出為入，為非出入。汝全不知

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

「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見覺無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設居中宵，白月則光黑月便暗，則明暗等因見分析。此見為復與明暗相并太虛空，為同一體、為非一體？或同、非同？或異、非異？阿難！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亡。暗時無明，明時非暗，若與暗一，明則見亡；必一於明，暗時當滅，滅則云何見明見暗？若暗明殊，見無生滅，一云何成？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汝離明暗及與虛空，分析見元作何形相？離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兔角。明暗虛空三事俱異，從何立見？明暗相背，云何或同？離三元無，云何或異？分空分見本無邊畔，云何非同？見暗見明性非遷改，云何非異？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諦審，觀明從太陽、暗隨黑月、通屬虛空、擁歸大地，如是見精因何所出？見覺空頑非和非合，不應見精無從自出。若見聞知，性圓周遍本不動搖，當知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性沈淪，不悟汝之見聞覺知本如來藏，汝當觀此見聞覺知，為生為滅？為同為異？為非生滅？為非同異？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界，聽嗅嘗觸覺觸覺知，妙德瑩然遍周法界，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汝今遍觀此會聖眾，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乾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此識了知為生於見？為生於相？為生虛空？為無所因突然而出？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辯，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非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若無所因突然而出，何不日中別識明月。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可狀成有，不相成無，如是識緣因何所出？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不應識緣無從自出。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龜浮，不悟見聞發明了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為同為異？為空為有？為非同異？為非空有？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妙覺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眾，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掌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禮佛合掌得未曾有，於如來前說偈讚佛：

「妙湛總持不動尊， 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 不歷僧祇獲法身；
願今得果成寶王， 還度如是恒沙眾，
將此深心奉塵刹， 是則名為報佛恩。
伏請世尊為證明， 五濁惡世誓先入，
如一眾生未成佛， 終不於此取泥洹；
大雄大力大慈悲， 希更審除微細惑，
令我早登無上覺， 於十方界坐道場，
舜若多性可銷亡， 爍迦囉心無動轉。」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三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四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帝譯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為眾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世尊常推說法人中我為第一，今聞如來微妙法音，猶如聾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本所不見，何況得聞？佛雖宣明令我除惑，今猶未詳斯義究竟無疑惑地。世尊！如阿難輩，雖則開悟習漏未除；我等會中登無漏者，雖盡諸漏，今聞如來所說法音尚紆疑悔。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又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虛空，不相歎滅？世

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義攸往，惟願如來宣流大慈，開我迷雲及諸大眾。」作是語已，五體投地，欽渴如來無上慈誨。

爾時，世尊告富樓那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如來今日普為此會宣勝義中真勝義性，令汝會中定性聲聞、及諸一切未得二空迴向上乘阿羅漢等，皆獲一乘寂滅場地，真阿練若正修行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富樓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

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

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

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覺者，則無無明。」

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彼無同異真有為法。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為巨海乾為洲渾，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渾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炎、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為草木，

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所妄既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囉藍、遏蒲曇等，胎卵濕化隨其所應，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沈，以是因緣眾生相續。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汝負我命，我還債汝，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唯殺盜婬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

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

佛告富樓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此迷為復因迷而有？因悟所出？」

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無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富樓那！於意云何，此人縱迷，於此聚落更生迷不？」

「不也，世尊！」

「富樓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亦如瞽人見空中花，瞽病若除華於空滅；忽有愚人，於彼空花所滅空地待花更生。汝觀是人為愚？為慧？」

富樓那言：「空元無花，妄見生滅，見花滅空，已是顛倒；勅令更出，斯實狂癡。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為愚？為慧？」

佛言：「如汝所解，云何問言：『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又如金鑛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不成雜，如木成灰不重為木，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如是。」

「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欬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虛空體非群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所以者何？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霽澄則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霾、水澄成映。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為相，為因彼生？為復空有？若彼所生，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為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花結為空果，云何詰其相欬滅義？觀性元真唯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云何俱現？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准的不應難言：

『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憑據。

「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性。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風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色非聲香味觸法；非眼識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非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盡；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智非得；非檀那、非尸羅、非毘梨耶、非羼提、非禪那、非鉢刺若、非波羅蜜多；如是乃至非恒闍阿竭、非阿羅訶、三耶三菩；非大涅槃，非常非樂非我非淨，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盡；即苦即集即滅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尸羅、即毘梨耶、即羼提、即禪那、即鉢刺若、即波羅蜜多；如是乃至即恒闍阿竭、即阿羅訶、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樂、即我、即淨，以是即俱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譬如琴瑟笙篴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眾生亦復如是，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為足。」

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明，真妙淨心無二圓滿，而我昔遭無始妄想久在輪迴，今得聖乘猶未究竟。世尊！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敢問如來一切眾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

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

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

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眾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

「譬如有人於白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雖實貧窮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

即時，阿難在大眾中，頂禮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現說殺盜婬業，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心中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斯則因緣皎然明白，云何如來頓棄因緣？我從因緣心得開悟，世尊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今此會中大目犍連及舍利弗、須菩提等，從老梵志聞佛因緣，發

心開悟得成無漏。今說菩提不從因緣，則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說自然成第一義。惟垂大悲，開發迷悶。」

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本自其然無然非自，何因緣故怖頭狂走？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何所潛？不狂自然，頭本無妄，何為狂走？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為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為自然。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祇益戲論。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熏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何因待我佛頂神呪，摩登伽心姪火頓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乾枯令汝解脫。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如摩登伽宿為姪女，由神呪力銷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睺羅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愛為苦，一念薰修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授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

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身意輕安得未曾有，重復悲淚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無上大悲清淨寶王善開我心，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提獎，引諸沈冥出於苦海。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

心遍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如來復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以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唯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暗者捐捨小乘，必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在會一心佇佛慈旨。

爾時，世尊哀愍會中緣覺、聲聞，於菩提心未自在者，及為當來佛滅度後末法眾生發菩提心，開無上乘妙修行路，宣示阿難及諸大眾：「汝等決定發菩提心，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云何初心二義決定？

「阿難！第一義者，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為同？為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為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則汝身中堅相為地、潤濕為水、煖觸為火、動搖為風，由此四纏分汝湛圓妙覺明心，為視、為聽、為覺、為察，從始入終五疊渾濁。云何為濁？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然，即彼塵土灰沙之倫，本質留礙，二體法爾性不相循，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淨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容貌汨然明之為濁，汝濁五重亦復如是。

「阿難！汝見虛空遍十方界，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相織妄成，是第一重名為劫濁。汝身現搏四大為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相織妄成，是第二重名為見濁。又汝心中憶識誦習，性發知見容現六塵，離塵無相離覺無性，相織妄成，是第三重名煩惱濁。又汝朝夕生

滅不停，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相織妄成，是第四重名眾生濁。汝等見聞元無異性，眾塵隔越無狀異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異失準，相織妄成，是第五重名為命濁。

「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為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

「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菩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為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潤生誰作？誰受？阿難！汝修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處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來位？阿難！汝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云何知解？不聞虛空被汝墮裂。何以故？空無相形，無結解故。則汝現前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為賊媒自劫家寶，由此無始眾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

「阿難！云何名為眾生世界？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為世；位方有十，流數有三。一切眾生織妄相成，身中貿遷，世界相涉；而此界性，設雖十方定位可明，世間祇目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定方，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

「阿難！汝復於中克定優劣，如眼觀見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傍觀三分之二，統論所作功德不全，三

分言功一分無德，當知眼唯八百功德；如耳周聽十方無遺，動若邇遙諍無邊際，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如鼻嗅聞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闕中交，驗於鼻根三分闕一，當知鼻唯八百功德；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言有方分理無窮盡，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如身覺觸識於違順，合時能覺離中不知，離一合雙，驗於身根三分闕一，當知身唯八百功德；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惟聖與凡無不包容盡其涯際，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

「阿難！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當驗此等六受用根，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為圓通？誰不圓滿？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逆彼無始織妄業流，得循圓通，與不圓根日劫相倍，我今備顯六湛圓明，本所功德數量如是，隨汝詳擇其可入者，吾當發明令汝增進。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門，能令六根一時清淨？」

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眾生世間見所斷惑，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劑頭數？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為一？為六？」

「阿難！若言一者，耳何不見、目何不聞、頭奚不履、足奚無語？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門，汝之六根誰來領受？」

阿難言：「我用耳聞。」

佛言：「汝耳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義，身起欽承，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不汝根元一元六。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無始來顛倒淪替，故於圓湛一六義生，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如太虛空參合群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為一，彼太虛空云何為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朵，浮根四塵流逸奔色；由動靜等二種相擊，於妙圓中粘湛發聽，聽精映聲卷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耳體如新卷葉，浮根四塵流逸奔聲；由通塞等二種相發，於妙圓中粘湛發嗅，嗅精映香納香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鼻體如雙垂爪，浮根四塵流逸奔香；由恬變等二種相參，於妙圓中粘湛發嘗，嘗精映味絞味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舌體如初偃月，浮根四塵流逸奔味；由離合等二種相摩，於妙圓中粘湛發覺，覺精映觸搏觸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身體如腰鼓頰，浮根四塵流逸奔觸；由生滅等二種相續，於妙圓中粘湛發知，知精映法覽法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意思如幽室見，浮根四塵流逸奔法。

「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粘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嗅性不生，非變非恬嘗無所出，不離不合覺觸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暗明，如是十二諸有為相，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

「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

若多神無身有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辯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圓妙。」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若此見聽離於暗明、動靜、通塞，畢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為修因，欲獲如來七常住果？世尊！若離明暗見畢竟空，如無前塵念自性滅，進退循環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心所，將誰立因求無上覺？如來先說湛精圓常，違越誠言終成戲論。云何如來真實語者？惟垂大慈開我蒙悞。」

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實未能識，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

即時，如來勅羅睺羅擊鍾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

阿難大眾俱言：「我聞。」

鍾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

阿難大眾俱言：「不聞。」

時，羅睺羅又擊一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

阿難大眾又言：「俱聞。」

佛問阿難：「汝云何聞？云何不聞？」

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鍾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

如來又勅羅睺擊鍾，問阿難言：「爾今聲不？」

阿難言：「聲。」

少選聲銷，佛又問言：「爾今聲不？」

阿難大眾答言：「無聲。」

有頃，羅睺更來撞鍾，佛又問言：「爾今聲不？」

阿難大眾俱言：「有聲。」

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

阿難大眾俱白佛言：「鍾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

佛語阿難及諸大眾：「汝今云何自語矯亂。」

大眾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名為矯亂？」

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惟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為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為有為無。汝尚顛倒惑聲為聞，何怪昏迷以常為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聞無性。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復撞鍾，即於夢時自怪其鍾為木石響，於時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此舂音將為鼓響。』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以諸眾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

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塵根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四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五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諦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雖說第二義門，今觀世間解結之人，若不知其所結之元，我信是人終不能解。世尊！我及會中有學聲聞亦復如是，從無始際與諸無明俱滅俱生，雖得如是多聞善根名為出家，猶隔日瘡。唯願大慈哀愍淪溺，今日身心云何是結？從何名解？亦令未來苦難眾生，得免輪迴，不落三有。」作是語已，普及大眾五體投地雨淚翹誠，佇佛如來無上開示。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會中諸有學者，亦為未來一切眾生為出世因、作將來眼，以閻浮檀紫光金手摩阿難頂，即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振動，微塵如來住世界者各有寶光從其頂出，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林灌如來頂，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於是阿難及諸大眾，俱聞十方微塵如來異口同音告阿難言：「善哉，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唯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登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阿難雖聞如是法音心猶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輪迴、安樂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

佛告阿難：「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真性有為空，	緣生故如幻；
無為無起滅，	不實如空花。
言妄顯諸真，	妄真同二妄，
猶非真非真，	云何見所見？
中間無實性，	是故若交蘆；
結解同所因，	聖凡無二路。
汝觀交中性，	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無明，	發明便解脫。
解結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
根選擇圓通，	入流成正覺。
陀那微細識，	習氣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開演。
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不取無非幻，	非幻尚不生，
幻法云何立？	是名妙蓮華，
金剛王寶覺，	如幻三摩提，
彈指超無學。	此阿毘達磨，
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聞佛如來無上慈誨祇夜、伽陀，雜糅精瑩妙理清徹，心目開明歎未曾有。阿難合掌頂禮白佛：

「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心猶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惟垂大慈再愍斯會及與將來，施以法音洗滌沈垢。」

即時，如來於師子座，整涅槃僧、斂僧伽梨，覽七寶机，引手於机，取劫波羅天所奉花巾，於大眾前綰成一結，示阿難言：「此名何等？」

阿難大眾俱白佛言：「此名為結。」

於是如來綰疊花巾又成一結，重問阿難：「此名何等？」

阿難大眾又白佛言：「此亦名結。」如是倫次綰疊花巾總成六結，一一結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結持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眾亦復如是，次第酬佛此名為結。

佛告阿難：「我初綰巾，汝名為結，此疊花巾先實一條，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復名為結？」

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寶疊花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綰得一結名，若百綰成終名百結，何況此巾祇有六結，終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來祇許初時，第二第三不名為結？」

佛告阿難：「此寶花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綰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有異。於意云何，初綰結成名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結生，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

「不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名終非第一，縱我歷生盡其明辯，如何令是六結亂名。」

佛言：「六結不同，循顧本因一巾所造，令其雜亂終不得成，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畢竟異。」

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成，復云何得？」

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

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花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花相。」

阿難言：「此勞同結，云何解除？」

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掣其左，問阿難言：「如是解不？」

「不也，世尊！」

旋復以手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不？」

「不也，世尊！」

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不能解，汝設方便，云何成解？」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於結心解即分散。」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欲除結，當於結心。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龜相，如來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由。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真何待。阿難！吾今問汝，此劫波羅巾六結現前，同時解縈得同除不？」

「不也，世尊！是結本以次第綰生，今日當須次第而解，六結同體結不同時，則結解時云何同除？」

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圓明成法解脫，解脫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

阿難及諸大眾蒙佛開示，慧覺圓通得無疑惑。一時，合掌頂禮雙足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無礙，雖復悟知一六亡義，然猶未達圓通本根。世尊！我輩飄零積劫孤露，何心何慮預佛天倫，如失乳兒忽遇慈母，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惟垂大悲惠我祕嚴，成就如來最後開示。」作是語已，五體投地，退藏密機冀佛冥授。

爾時，世尊普告眾中諸大菩薩及諸漏盡大阿羅漢：「汝等菩薩及阿羅漢，生我法中得成無學。吾今問汝，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為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

驕陳那五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於雞園，觀見如來最初成道，於佛音聲悟明四諦。佛問比丘，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音聲為上！」

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觀佛最初成道，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空色二無成無學道，如來印我名尼沙陀。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我從色相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色因為上！」

香嚴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我時辭佛宴晦清齋，見諸比丘燒沈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香嚴號。塵氣倏滅妙香密圓，我從香嚴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香嚴為上！」

藥王、藥上二法王子并在會中五百梵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無始劫為世良醫，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

木金石，名數凡有十萬八千，如是悉知苦醋鹹淡甘辛等味，并諸和合俱生變異，是冷是熱有毒無毒悉能遍知。承事如來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離身心，分別味因從是開悟，蒙佛如來印我昆季藥王、藥上二菩薩名。今於會中為法王子，因味覺明位登菩薩。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味因為上！」

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於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今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為上！」

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於往劫於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我得親近聞法修學，佛滅度後供養舍利、然燈續明，以紫光金塗佛形像，自爾已來世生生身常圓滿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者，即我眷屬，同時發心，我觀世間六塵變壞，唯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我以空法，成阿羅漢。世尊說我頭陀為最，妙法開明銷滅諸漏。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法因為上！」

阿那律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常樂睡眠，如來訶我為畜生類，我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如來印我成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旋見循元斯為第一！」

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闕誦持無多聞性，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息。我時

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無礙，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住佛座下印成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返息循空斯為第一！」

驕梵鉢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業，於過去劫輕弄沙門，世世生生有牛舐病，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我得滅心入三摩地，觀味之知非體非物，應念得超世間諸漏，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遠離三有如鳥出籠，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如來親印登無學道。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還味旋知斯為第一！」

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足，舉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諸漏虛盡成阿羅漢，得親印記發明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純覺遺身斯為第一！」

須菩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得無礙，自憶受生如恒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眾生證得空性，蒙如來發性覺真空，空性圓明得阿羅漢，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印成無學，解脫性空我為無上。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諸相入非非所非盡，旋法歸無斯為第一！」

舍利弗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如是受生如恒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我於路中逢迦葉波，兄弟相逐宣說因緣，悟心無際從佛出家，見覺明圓得大無畏，成阿羅漢為佛長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發光光極知見斯為第一！」

普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與恒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世尊！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恒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合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為第一！」

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出家從佛入道，雖具戒律，於三摩提，心常散動未獲無漏。世尊教我及俱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身心內明圓洞世界，遍成虛淨猶如瑠璃，煙相漸銷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羅漢，世尊記我當得菩提。佛問圓通，我以銷息息久發明，明圓滅漏斯為第一！」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來辯才無礙，宣說苦空深達實相，如是乃至恒沙如來祕密法門，我於眾中微妙開示得無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師子吼成阿羅漢，世尊印我說法無上。佛問圓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銷滅諸漏斯為第一！」

優波離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親隨佛踰城出家，親觀如來六年勤苦，親見如來降伏諸魔制諸外道，解脫世間貪欲諸漏，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業、遮業悉皆清淨，身心寂滅成阿羅漢，我是如來眾中綱紀，親印我心持戒修身眾推無上。佛問圓通，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為第一！」

大目犍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初於路乞食逢遇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宣說如來因緣深義，我頓發心得大通達，如來惠我袈裟著身鬚髮自落，我遊十方得無罣礙，神通發明推為無上，成阿羅漢。寧唯世尊，十方如來歎我神力，圓明清淨自在無畏。佛問圓通，我以旋湛心光發宣，如澄濁流久成清瑩斯為第一！」

烏芻瑟摩於如來前，合掌頂禮佛之雙足而白佛言：「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姪人成猛火聚，教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暖氣神光內凝，化多姪心成智慧火，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心發大願，諸佛成道，我為力士親伏魔怨。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心暖觸無礙流通，諸漏既銷生大寶焰登無上覺斯為第一！」

持地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或有眾生於闐闐處，要人擎物我先為擎，至其所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毘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饑荒，我為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錢，或有車牛被於陷溺，我有神力為其推輪拔其苦惱，時國大王筵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毘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成阿羅漢。迴心今入菩薩位中，聞諸如來宣妙蓮華佛知見地，我先證明而為上首。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虛妄發塵，塵銷智圓成無上道斯為第一！」

月光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為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精入三摩地，觀於身中水性無奪，初從涕唾如是窮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漩洑水性一同，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我於是時初成此觀，但見其水未得無身，當為比丘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窓觀室，唯見清水遍在屋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違害鬼，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將無退失？』

「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礫宛然，開門除出，我後出定身質如初，逢無量佛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方得亡身，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無二無別，今於如來得童真名預菩薩會。佛問圓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圓滿菩提斯為第一！」

瑠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恒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覺妙明，觀此世界及眾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於爾時，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我時了覺此群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眾生同一虛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逢佛未幾得無生忍，爾時心開，乃見東方不動佛國，為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發光洞徹無礙。佛問圓通，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傳一妙心斯為第一！」

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與如來定光佛所得無邊身，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刹

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刹來入鏡內涉入我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得大隨順，此大神力由我諦觀，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於同發明得無生忍。佛問圓通，我以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斯為第一！」

彌勒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明，我從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遊族姓。爾時，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歷劫已來以此三昧事恒沙佛，求世名心歇滅無有，至然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今得授記次補佛處。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心圓明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遍計執得無生忍斯為第一！」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五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帝譯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世界保護眾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

諸眾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為人主，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談名言清淨其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治國土剖斷邦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復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修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眾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陀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陀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呼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薰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

「世尊！我復以此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二者知見旋復，令諸眾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三者觀聽旋復，令諸眾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令諸眾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五者薰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六者聞薰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眾生，藥叉、羅刹、鳩槃荼鬼及毘舍遮、富單那等，雖近其傍目不能視；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八者滅音圓聞遍生慈力，能令眾生經過嶮路賊不能劫；九者薰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婬眾生遠離貪欲；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能令一切忿恨眾生離諸嗔恚；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瑠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十二者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為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法門受領無失，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眾人愛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遍周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號名與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眾生。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呪，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囉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眾生得大自在。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呪，其形其呪能以無畏施諸眾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遊世界皆令眾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徧及法界六道眾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為第一！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遍十方界。」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眾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即時，天雨百寶蓮華，青黃赤白間錯紛糝，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唯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梵唄詠歌自然數奏。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說最初

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眾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

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承佛威神說偈對佛：

「覺海性澄圓，	圓澄覺元妙；
元明照生所，	所立照性亡。
迷妄有虛空，	依空立世界，
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眾生。
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
有漏微塵國，	皆從空所生；
漚滅空本無，	況復諸三有？
歸元性無二，	方便有多門。
聖性無不通，	順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	遲速不同倫。
色想結成塵，	精了不能徹；
如何不明徹，	於是獲圓通？
音聲雜語言，	但伊名句味；
一非含一切，	云何獲圓通？
香以合中知，	離則元無有；
不恒其所覺，	云何獲圓通？
味性非本然，	要以味時有；
其覺不恒一，	云何獲圓通？
觸以所觸明，	無所不明觸；
合離性非定，	云何獲圓通？
法稱為內塵，	憑塵必有所，
能所非遍涉，	云何獲圓通？

見性雖洞然，	明前不明後；
四維虧一半，	云何獲圓通？
鼻息出入通，	現前無交氣；
支離匪涉入，	云何獲圓通？
舌非入無端，	因味生覺了；
味亡了無有，	云何獲圓通？
身與所觸同，	各非圓覺觀；
涯量不冥會，	云何獲圓通？
知根雜亂思，	湛了終無見；
想念不可脫，	云何獲圓通？
識見雜三和，	詰本稱非相；
自體先無定，	云何獲圓通？
心聞洞十方，	生于大因力；
初心不能入，	云何獲圓通？
鼻想本權機，	祇令攝心住；
住成心所住，	云何獲圓通？
說法弄音文，	開悟先成者；
名句非無漏，	云何獲圓通？
持犯但束身，	非身無所束；
元非遍一切，	云何獲圓通？
神通本宿因，	何關法分別；
念緣非離物，	云何獲圓通？
若以地性觀，	堅礙非通達；
有為非聖性，	云何獲圓通？
若以水性觀，	想念非真實；
如如非覺觀，	云何獲圓通？
若以火性觀，	厭有非真離；

非初心方便，	云何獲圓通？
若以風性觀，	動寂非無對；
對非無上覺，	云何獲圓通？
若以空性觀，	昏鈍先非覺；
無覺異菩提，	云何獲圓通？
若以識性觀，	觀識非常住；
存心乃虛妄，	云何獲圓通？
諸行是無常，	念性元生滅；
因果今殊感，	云何獲圓通？
我今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	實以聞中入。
離苦得解脫，	良哉觀世音，
於恒沙劫中，	入微塵佛國，
得大自在力，	無畏施眾生。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寧，	出世獲常住。
我今啟如來，	如觀音所說，
譬如人靜居，	十方俱擊鼓，
十處一時聞，	此則圓真實。
目非觀障外，	口鼻亦復然，
身以合方知，	心念紛無緒；
隔垣聽音響，	遐邇俱可聞，
五根所不齊，	是則通真實。
音聲性動靜，	聞中為有無，
無聲號無聞，	非實聞無性；
聲無既無滅，	聲有亦非生，

生滅二圓離，
縱令在夢想，
覺觀出思惟，
今此娑婆國，
眾生迷本聞，
阿難縱強記，
豈非隨所淪，
阿難汝諦聽，
宣說金剛王，
佛母真三昧。
一切祕密門，
畜聞成過誤。
何不自聞聞？
因聲有名字；
能脫欲誰名？
六根成解脫。
三界若空花，
塵銷覺圓淨。
寂照含虛空；
猶如夢中事，
誰能留汝形？
幻作諸男女，
要以一機抽；
諸幻成無性。
元依一精明，
一處成休復，
塵垢應念銷，

是則常真實。
不為不思無，
身心不能及。
聲論得宣明，
循聲故流轉；
不免落邪思，
旋流獲無妄。
我承佛威力，
如幻不思議，
汝聞微塵佛，
欲漏不先除，
將聞持佛佛，
聞非自然生，
旋聞與聲脫，
一根既返源，
見聞如幻翳，
聞復翳根除，
淨極光通達，
却來觀世間，
摩登伽在夢，
如世巧幻師，
雖見諸根動，
息機歸寂然，
六根亦如是，
分成六和合；
六用皆不成。
成圓明淨妙，

餘塵尚諸學，	明極即如來。
大眾及阿難，	旋汝倒聞機，
反聞聞自性，	性成無上道，
圓通實如是。	此是微塵佛，
一路涅槃門，	過去諸如來，
斯門已成就；	現在諸菩薩，
今各入圓明，	未來修學人，
當依如是法。	我亦從中證，
非唯觀世音。	誠如佛世尊，
詢我諸方便，	以救諸末劫，
求出世間人，	成就涅槃心，
觀世音為最。	自餘諸方便，
皆是佛威神，	即事捨塵勞，
非是長修學，	淺深同說法。
頂禮如來藏，	無漏不思議；
願加被未來，	於此門無惑，
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難，
及末劫沈淪，	但以此根修，
圓通超餘者，	真實心如是。」

於是阿難及諸大眾，身心了然得大開示，觀佛菩提及大涅槃，猶如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明了其家所歸道路。普會大眾天龍八部有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其數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遠塵離垢獲法眼淨；性比丘尼聞說偈已成阿羅漢；無量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阿難整衣服，望大眾中合掌頂禮，心迹圓明悲欣交集，欲益未來諸眾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門，是中修行得無疑惑，常聞如來說如是言：『自未得度

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我雖未度，願度末劫一切眾生。世尊！此諸眾生去佛漸遠，邪師說法如恒河沙，欲攝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場遠諸魔事，於菩提心得無退屈？」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稱讚阿難：「善哉！善哉！如汝所問，安立道場救護眾生末劫沈溺，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阿難大眾唯然奉教。

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阿難！云何攝心我名為戒？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婬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石沙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必使婬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阿難！又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上品之人為大力鬼，中品即為飛行夜叉諸鬼帥等，下品當為地行羅刹，彼諸鬼神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神鬼熾盛世間，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難！我令比丘食五淨肉，此肉皆我神

力化生本無命根，汝婆羅門地多蒸濕，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眾生肉名為釋子。汝等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剎，報終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等名為欲隱彌露。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岐路行不踏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眾生血肉充食？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世真脫，酬還宿債不遊三界。何以故？服其身分皆為彼緣，如人食其地中百穀，足不離地；必使身心於諸眾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說是人真解脫者。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阿難！又復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偷，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偷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諸魅所著，彼等群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熾盛世間，潛匿姦欺稱善知識，各自謂已得上人法，誑惑無識恐令失心，所過之處其家耗散。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捨貪成菩薩道，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於殘生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去已無返；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為小乘道？由是疑誤無量眾生墮無間獄。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爇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挹世間永脫諸漏，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為此捨

身微因，縱成無為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若諸比丘衣鉢之餘分寸不畜，乞食餘分施餓眾生，於大集會合掌禮眾，有人捶罵同於稱讚，必使身心二俱捐捨，身肉骨血與眾生共，不將如來不了義說迴為己解以誤初學，佛印是人得真三昧。如我所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阿難！如是世界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即三摩提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是一顛迦銷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沈三苦海不成三昧。我滅度後，勅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歎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未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云何是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

「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直果招紆曲，求佛菩提如噬臍人，欲誰成就？若諸比丘心如直絃一切真實，入三摩提永無魔事，

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如我是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七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諦譯

「阿難！汝問攝心，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阿難！如是四事若不失遺，心尚不緣色香味觸，一切魔事云何發生？若有宿習不能滅除，汝教是人，一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薩怛多般怛囉無上神呪，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為心佛從頂發輝，坐寶蓮華所說心呪，且汝宿世與摩登伽歷劫因緣，恩愛習氣非是一生及與一劫；我一宣揚，愛心永脫成阿羅漢。彼尚婬女無心修行，神力冥資速證無學；云何汝等在會聲聞，求最上乘決定成佛？譬如以塵揚于順風，有何艱險。

「若有末世欲坐道場，先持比丘清淨禁戒，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沙門以為其師，若其不遇真清淨僧，汝戒律儀必不成就，戒成已後著新淨衣然香閑居，誦此心佛所說神呪一百八遍，然後結界建立道場，求於十方現住國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來灌其頂。阿難！如是末世清淨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越，心滅貪婬持佛淨戒，於道場中發菩薩願，出入澡浴六時行道，如是不寐經三七日，我自現身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蒙如來無上悲誨心已開悟，自知修證無學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場，云何結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

佛告阿難：「若末世人願立道場，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此牛唯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取其黃土和上栴檀、沈水、蘇合、薰陸、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為粉，合土成泥以塗場地。方圓丈六為八角壇，壇心置一金銀銅木所造蓮華，華中安鉢，鉢中先盛八月露水，水中隨安所有華葉，取八圓鏡各安其方圍繞花鉢，鏡外建立十六蓮華，十六香鑪間花鋪設，莊嚴香鑪純燒沈水無令見火，取白牛乳置十六器，乳為煎餅，并諸沙糖、油餅、乳糜、酥合、蜜、薑、純酥、純蜜及諸菓子、飲食、葡萄、石蜜，種種上妙等食，於蓮華外各各十六圍繞華外，以奉諸佛及大菩薩，每以食時；若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壇前別安一小火鑪，以兜樓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然令猛熾，投是酥蜜於炎爐內，燒令煙盡饗佛菩薩。令其四外遍懸幡華，於壇室中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形像；應於當陽張盧舍那、釋迦、彌勒、阿閼、彌陀；諸大變化觀音形像兼金剛藏，安其左右；帝釋梵王、烏芻瑟摩，并藍地迦諸軍荼利、與毘俱知、四天王等頻那夜迦，張於門側左右安置。又取八鏡覆懸虛空，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使其形影重重相涉。

「於初七日中，至誠頂禮十方如來、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恒於六時誦呪繞壇至心行道，一時常行一百八遍；第二七中，一向專心發菩薩願心無間斷，我毘奈耶先有願教；第三七中，於十二時一向持佛般怛羅呪；至第四七日，十方如來一時出

現鏡交光處，承佛摩頂即於道場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學，身心明淨猶如瑠璃。阿難！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是道場多不成就。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于座得須陀洹，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汝問道場，建立如是。」

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恃佛憍愛，求多聞故，未證無為。遭彼梵天邪術所禁，心雖明了，力不自由，賴遇文殊令我解脫。雖蒙如來佛頂神呪，冥獲其力，尚未親聞。唯願大慈重為宣說，悲救此會諸修行輩，末及當來在輪迴者，承佛密音身意解脫。」于時，會中一切大眾普皆作禮，佇聞如來祕密章句。

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現十恒河沙金剛密跡，擎山持杵遍虛空界，大眾仰觀畏愛兼抱，求佛恃怙，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宣說神呪。

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鉢怛囉菩薩萬行品，灌頂部錄出，一名中印度那蘭陀曼荼羅灌頂金剛大道場神呪

◎南牟薩怛他蘇伽哆耶(歸命一切諸佛)(一)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耶(歸命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二) 娜牟薩婆勃陀(敬禮一切諸佛)(三) 勃地薩哆吠弊(歸命菩薩)(毘哪反)(四) 娜牟颯哆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敬禮正遍知)(五) 薩失囉(引)幡(去)迦僧伽喃(敬禮辟支佛及四果人)(六) 娜牟嚧雞阿囉喝哆喃(歸命羅漢等眾)(七) 娜牟蘇嚧哆半那喃(八) 娜牟塞羯唎(二合)陀(引)伽(輕去)彌喃(敬禮斯陀含阿那含眾)(九) 娜牟盧鷄三藐伽哆喃(敬禮過去未來)(十) 娜牟三藐鉢囉(二合)底半那(去)喃(十一) 娜牟

提婆唎史喃(敬禮三十三天及一切諸仙天等)(十二) 娜牟微悉陀耶微(入聲呼)地也(二合)陀囉喃(敬禮呪仙)(十三) 娜牟悉陀微地也(二合)陀囉唎史喃(敬禮持呪成就仙人)(十四) 舍波(去)拏揭囉訶娑訶摩囉陀(二合)喃(攝惡作善)(十五) 娜牟皤囉(二合)訶摩(二合)涅槃(歸命梵天)(十六) 娜牟因(去)陀囉(二合)耶(歸命帝釋)(十七) 娜牟婆伽囉帝(歸命世尊)(十八) 嚕陀囉(二合)(引)耶(大自在天)(十九) 烏摩鉢底(天后)娑醯夜耶(及眷屬等)(二十) 娜牟婆伽筏(蒲末反)帝(世尊)(二十一) 那囉延拏耶(地祇眾)(二十二) 半遮摩訶沒陀囉(大印)(二十三) 娜牟塞訖哩(二合)多耶(頂禮世尊)(二十四) 娜牟婆伽(上呼)筏帝摩訶迦囉耶(大黑天神)(二十五) 底哩(二合)補囉那伽(上)囉(城)(二十六) 毘陀囉皤拏迦囉耶(破壞)(二十七) 阿底目多迦尸摩舍那縛悉涅槃(尸陀林中)(二十八) 摩怛唎(二合)伽拏(鬼神眾)(二十九) 娜牟塞訖哩多耶(三十) 娜牟婆伽筏帝(舊)怛他揭多俱囉耶(如來族)(三十一) 娜牟鉢頭摩(二合)俱囉耶(歸命蓮華族菩薩等)(三十二) 娜牟筏折囉俱囉(半音用，同下)耶(歸命金剛族)(三十三) 娜牟摩尼俱囉耶(歸命寶族)(三十四) 娜牟伽(上)闍俱囉耶(歸命眾族)(三十五) 娜牟婆伽筏帝(三十六) 地唎(二合)茶輪囉晒那(三十七) 鉢囉(二合)訶囉拏囉(引)闍耶(大猛將各持器仗入)(三十八) 怛他揭多耶(如來)(三十九) 娜牟婆伽筏帝(四十) 阿彌陀(引)婆(引)耶(無量壽佛)(四十一) 怛他揭多耶(四十二)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耶(應等正覺)(四十三) 娜牟婆伽筏帝(四十四) 阿芻鞞也(阿閼如來)(四十五) 怛他揭多耶(四十六) 阿羅訶帝三藐三菩陀耶(四十七) 娜牟婆伽筏帝(四十八) 毘沙闍俱嚕(二合)

吠疏璃唎耶(藥師如來)(四十九) 鉢囉(二合)婆囉(引)闍耶(光王)(五十) 怛他揭多耶(五十一)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耶(五十二) 娜牟婆伽筏帝(五十三) 三布瑟畢多娑囉囉(引)闍夜(娑羅花王)(五十四) 怛他揭多耶(五十五)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引)耶(五十六) 娜牟婆伽筏帝(五十七) 舍枳也(二合)母娜曳(釋迦牟尼佛)(五十八) 怛他揭多耶(五十九)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引)耶(六十) 娜牟婆伽筏帝(六十一) 囉怛那俱蘇摩(寶花)(六十二) 鷄都囉(引)闍耶(寶幢王如來)(六十三) 怛他揭多耶(六十四) 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引)耶帝瓢(六十五) 娜牟塞訖哩(二合)多瞢翳摩含婆伽筏多(六十六) 薩怛他揭都烏瑟尼衫(如來佛頂)(六十七) 悉怛多(引)鉢怛嚩(二合)(華蓋)(六十八) 娜牟阿波(引)囉支單(半音)(敬禮是辰勝)(六十九) 鉢羅登(登甌反)擬(擬異反)囉(七十) 薩嚩部多揭囉(二合)訶迦囉尼(一切神眾作罰)(七十一) 波囉微(入)地也(二合)掣(車曳反)陀(輕呼)儻(能斷他呪)(七十二) 阿哥(引)囉(輕呼)微哩(入)(二合)駐(橫死)(七十三) 波唎怛囉耶(引)那揭唎(救取)(七十四) 薩嚩畔陀那憍乞叉那迦唎(一切縛禁解脫)(七十五) 薩嚩突瑟吒(二合)(除一切惡)(七十六)(上) 突莎般那儻縛囉尼(惡夢)(七十七) 者都囉(引)室底喃(八萬四千眾神)(七十八) 揭囉訶娑訶娑囉(引)喃(七十九) 微陀防娑(引)那羯哩(打破)(八十) 阿瑟吒冰設底喃(去聲呼)(八十一)(呼皆同) 諾剎怛囉喃(八十二) 鉢囉(二合)娑(引)陀那羯哩(正行)阿瑟吒(二合)喃(八十三) 摩訶揭囉訶喃(辰)(八十四) 微陀防(二合)薩那羯哩(打破)(八十五) 薩嚩舍都嚩(二合)儻嚩囉尼(除一切惡)(八十六) 巨(去)囉喃(八十七) 突室乏(二合)鉢那難遮那舍

尼(除却嚴惡)(八十八) 毘沙設薩怛囉(器仗)(八十九)
阿祁尼(火)(九十) 烏陀迦囉尼(水)(九十一) 阿波(引)
囉視多具囉(苻能勝嚴)(九十二) 摩訶跋囉戰拏(大力嗔
怒)(九十三) 摩訶提哆(火天)(九十四) 摩訶帝闍(大
滅)(九十五) 摩訶稅尾(二合)多(太白)(九十六) 什伐
(二合)囉(光焰)(九十七) 摩訶跋囉(大力)(九十八) 半
茶囉嚩(引)悉爾(白拂)(九十九) 阿唎耶多囉(聖者)(一百)
毘哩(二合)俱知制嚩毘闍耶(最勝菩薩)(百一) 筏折囉(二
合)摩禮底毘輪嚩多(摧碎金剛)(百二) 鉢踏罔迦(降
伏)(百三) 跋折囉兒(熾曳反)訶縛者(金剛力士)(百四)
摩囉制縛(隨一逐)(百五) 般囉室多(金剛神杵)(百六)
跋折(時熱反)(上)囉(二合)檀持(金剛神杵)(百七) 毘舍
羅摩遮(天神力士)(百八) 扇多舍毘提嚩布室哆蘇摩嚩波
(參辰日月天子及二十八宿)(百九) 摩訶(引)稅尾(二合)
多(引)(太白星)(百十) 阿唎耶多囉(百十一) 摩訶(引)
跋囉阿波囉(百十二) 跋折囉(二合)商羯囉制婆(金剛連
鎖)(百十三) 怛他(天可反)跋折囉俱摩唎迦(金剛童
女)(百十四) 俱嚩(盧紺反)唎唎(金剛童子)(百十五) 跋
折囉訶薩哆者(二合)(金剛手)(百十六) 微地也(大明呪
藏)(百十七) 乾遮那摩(引)唎迦(四天王太子)(百十八)
俱蘇婆喝囉怛囉怛那(百十九) 毘嚩遮耶那俱唎耶(百二十)
韜淡(吐炎)夜囉烏瑟尼(二合)沙(佛頂)(百二十一) 毘折
藍婆摩邏遮(羅刹神女)(百二十二) 跋折囉(二合)迦那迦
(金剛使者)(百二十三) 鉢囉(二合)婆咤(去)遮那(蓬華神
眾)(百二十四) 跋折囉(二合)敦尼遮(金剛擎山)(百二十
五) 稅尾多遮迦摩(引)囉(引)乞叉(二合)(百二十六) 舍
施鉢囉(二合)婆翳帝夷帝(如是等)(百二十七) 母(引)陀

囉(二合)尼揭拏(眾印可)(百二十八) 娑呬囉乞懺(二合)(一切護我)(百二十九) 俱囉飯(二合)都印冤那麼麼(某乙稱名)那寫(誦呪者但至此語皆自稱名)(百三十) 鳴吽(二合)牟哩(二合)瑟揭(二合)(渠羯反)(皆同)拏(仙眾)(百三十一) 鉢囉(二合)舍(引)薩多(善相)(百三十二) 薩怛他揭都(一切如來)(百三十三) 烏瑟尼沙(百三十四)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警誤)(百三十五) 瞻婆那(押領)(百三十六)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三十七) 薩耽婆那(鎮守)(百三十八)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三十九) 婆囉微地也三婆乞叉那囉(百四十)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四十一) 薩婆部瑟吒喃(百四十二) 塞曇婆那羯囉(喫却他呪)(百四十三)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四十四) 薩嚩藥叉(勇猛)(百四十五) 喝囉(引)刹娑揭囉訶喃(百四十六) 毘陀防娑那羯囉(打破)(百四十七)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四十八) 者都羅尸底喃(百四十九) 揭囉訶娑囉喃(八萬四千神王眾)(百五十) 毘陀防娑那羯囉(百五十一)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五十二) 阿瑟吒微(二合)摩舍帝喃(上)(百五十三) 那佉(上)沙怛囉喃(上)(百五十四) 婆囉摩駄那伽囉(百五十五) 呼吽(二合)咄嚕吽(三合)(百五十六) 囉刹囉刹(護一切諸佛菩薩金剛天仙皆護)(百五十七) 薄伽梵(佛)(百五十八) 薩怛他揭都烏瑟尼沙(佛頂)(百五十九) 鉢囉登擬哩(百六十) 摩訶薩訶薩囉部兒(千臂大神)(百六十一) 娑訶薩囉室嚩(千頭神)(百六十二) 俱胝舍多娑訶薩囉寧怛嚩(百千眼神)(百六十三) 阿弊地也什嚩哩多那吒迦(百六十四) 摩訶跋折嚕陀(引)囉(大輪金剛)(百六十五) 帝哩菩嚩那(三世)(百六十六) 曼荼囉(壇場)(百六十七) 鳴吽莎悉底

(百六十八) 薄婆都(與我平等)(百六十九) 印冤麼麼(某乙)(百七十) 囉闍婆夜(王難)(百七十一) 主囉婆夜(賊難)(百七十二) 阿祇尼婆夜(火難)(百七十三) 烏陀迦婆夜(水難)(百七十四) 吠沙婆夜(毒難)(百七十五) 舍薩多囉婆夜(刀仗難)(百七十六) 波囉斫羯囉婆夜(兵難)(百七十七) 突嚟叉婆夜(穀貴飢饉難)(百七十八) 阿舍儻婆夜(雹難)(百七十九) 阿迦囉沒嚟(利吉反)駐婆夜(掩死難)(百八十) 阿陀囉尼部彌劍波(總持地動)(百八十一) 伽波哆婆夜(險難)(百八十二) 烏囉囉迦波多婆夜(道路難)(百八十三) 囉闍彈茶婆夜(王刑罰難)(百八十四) 那(上)伽婆夜(龍怖難)(百八十五) 微地揄婆夜(閃電難)(百八十六) 蘇跋嚟尼婆夜(金玃鳥難)(百八十七) 藥叉揭囉訶(百八十八) 羅刹娑揭囉訶(百八十九) 畢唎哆揭囉(二合)訶(餓鬼難)(百九十) 毘舍(上)遮揭囉訶(廁神)(百九十一) 部多揭囉(二合)訶(神鬼眾)(百九十二) 鳩槃荼揭囉訶(守宮婦女鬼)(一百九十三) 布單那揭囉(二合)訶(魄鬼)(百九十四) 羯吒布單那揭囉(二合)訶(奇魄鬼)(一百九十五) 塞捷陀揭囉訶(鳩摩羅童天子)(百九十六) 阿婆娑摩囉揭囉(二合)訶(羊頭鬼)(百九十七) 烏檀摩陀揭囉(二合)訶(熱鬼)(百九十八) 車耶揭囉(二合)訶(影鬼)(百九十九) 梨婆底揭囉訶(陰謀鬼)(二百) 闍底訶哩泥(食初產鬼)(二百一) 羯囉婆訶哩泥(食懷孕鬼)(二百二) 嚧地囉訶哩泥(食血鬼)(二百三) 芒娑訶哩泥(食肉鬼)(二百四) 計陀訶哩泥(食脂鬼)(二百五) 摩闍訶哩(輕呼)(去聲)泥(食髓鬼)(二百六) 闍多訶哩泥(食氣鬼)(二百七) 視吠哆訶哩泥(食壽命鬼)(二百八) 婆多訶哩泥(食風鬼)(二百九) 幡多訶哩喃阿輪遮訶哩泥(食不淨鬼)(二百

一十) 質多訶哩泥(食心鬼)(二百十一) 帝衫薩毘衫(如是等眾)(二百十二) 薩嚩揭囉訶喃(一切執祖鬼)(二百十三) 毘地也(明呪藏)(二百十四) 唵陀夜彌(斬伐罪者)(二百十五) 枳囉夜彌(二百十六) 波哩跋囉斫迦羅(外道)(二百十七) 訖哩(離枳反)(上) 擔微地也(明呪藏)(二百十八) 唵陀夜彌(二百十九) 枳囉夜彌(捕罰)(二百二十) 荼枳尼(狐魅鬼)(二百二十一) 訖哩擔微地也(明呪)(二百二十二) 唵陀夜彌枳囉夜彌(二百二十三) 摩訶鉢輸鉢底夜(二百二十四) 嚕陀囉(大自在天)(二百二十五) 訖哩耽微地也(明呪)(二百二十六) 唵陀夜彌枳羅夜彌(二百二十七) 那囉耶拏耶(天神)(二百二十八) 訖哩耽微地也(明呪)(二百二十九) 唵陀夜彌枳囉夜彌(二百三十) 怛怛嚩伽(上) 嚕茶(金翅鳥王)(二百三十一)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三十二) 唵陀夜彌枳羅夜彌(二百三十三) 摩訶迦羅(大黑天神)(二百三十四) 摩怛囉伽拏訖哩(離枳反)(上) 耽微地也(二百三十五) 唵陀夜彌枳羅夜彌(二百三十六) 迦波哩迦(髑髏外道)(二百三十七)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三十八) 唵陀夜彌枳囉夜彌(二百三十九) 闍夜羯囉(二百四十) 曼度羯囉(二百四十一) 薩婆囉他娑達儼(持一切物)(二百四十二)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四十三) 唵陀夜彌枳囉夜彌(二百四十四) 者都唼(利吉反) 薄祁儼(姊妹神女)(二百四十五)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四十六) 唵陀夜彌(二百四十七) 枳囉夜彌(二百四十八) 憑(去) 儀哩知(鬪戰勝神并器仗)(二百四十九) 難泥(外道) 雞首婆囉(孔雀王器仗)(二百五十) 伽那鉢底(毘那夜迦王)(二百五十一) 娑醯夜(野叉王兄弟三人各領二十八萬眾)(二百五十二)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五十三) 唵陀夜彌(二百五十四) 枳

囉夜彌(二百五十五) 那延那室囉(引)婆拏(裸形外道)(二百五十六) 訖哩(離吉反)(皆同)耽微地也(二百五十七) 唵陀夜彌(二百五十八) 枳囉夜彌(二百五十九) 阿囉訶多(羅漢)(二百六十)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六十一) 唵陀夜彌(二百六十二) 枳囉夜彌(二百六十三) 微怛(多音)囉(引)迦(起尸鬼)(二百六十四)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六十五) 唵陀夜彌(二百六十六) 枳囉夜彌(二百六十七) 跋折(時熱反)囉波儼(執金剛神)(二百六十八) 跋折囉婆(重呼)尼(二百六十九) 具醯夜迦(密跡力士)(二百七十) 地鉢底(總管)(二百七十一) 訖哩耽微地也(二百七十二) 唵陀夜彌枳羅夜彌(二百七十三) 囉叉囉叉罔(一切諸佛菩薩天仙龍神方護)(二百七十四) 薄伽梵(佛)(二百七十五) 印菟那麼麼那寫(某乙寫)(二百七十六) 婆伽梵薩怛他揭都烏瑟尼沙(二百七十七) 悉怛多鉢怛囉(華蓋)(二百七十八) 南無嚧(上)都(上)羝(頂禮)(二百七十九) 阿悉多那(引)囉(引)囉迦(白光分明)(二百八十) 鉢囉婆毘薩普吒(二百八十一) 毘迦悉怛多(二百八十二) 鉢底哩(二百八十三) 什嚧囉什嚧囉(光焰)(二百八十四) 陀囉陀囉(二百八十五) 頻陀囉頻陀囉(二百八十六) 唵陀唵陀(二百八十七) 含吽含吽(二百八十八) 泮泮泮(二百八十九) 泮吒泮吒(二百九十) 莎皤訶(二百九十一) 醯醯泮(二百九十二) 阿牟伽耶泮(不空大使)(二百九十三) 阿鉢囉底訶多泮(無障礙)(二百九十四) 皤囉鉢囉(二合)陀泮(與願)(二百九十五) 阿素囉毘陀囉皤迦泮(修羅破壞)(二百九十六) 薩皤提吠弊泮(一切天神)(二百九十七) 薩皤那那伽弊泮(一切龍眾)(二百九十八) 薩皤藥叉弊泮(一切勇鬼神)(二百九十九) 薩皤乾闥婆弊泮(一切音樂神)(三百)

薩幡阿素囉弊泮(三百一) 薩幡揭嚕茶弊泮(三百二) 薩
幡緊那羅弊泮(三百三) 薩幡摩護囉伽弊泮(三百四) 薩
幡囉刹莎弊泮(三百五) 薩幡摩努曬弊泮(三百六) 薩幡
阿摩努曬弊泮(三百七) 薩幡布單那弊泮(三百八) 薩幡
迦吒布丹那弊泮(三百九) 薩幡突蘭枳帝弊泮(一切難
過)(三百十) 薩幡突瑟吒畢哩乞史帝弊泮(一切難)(三百
十一) 薩幡什幡梨弊泮(一切瘡壯熱)(三百十二) 薩幡阿
波薩麼嚩弊泮(一切外道出)(三百十三) 薩婆奢羅幡拏弊
泮(三百十四) 薩嚩底唎耻雞弊泮(三百十五) 薩菩怛波
提弊泮(一切鬼惡)(三百十六) 薩幡微地也囉誓遮黎弊泮
(一切持呪博士等)(三百十七) 闍耶羯囉摩度羯囉(三百十
八) 薩婆囉他娑陀雞弊泮(一切物呪博士)(三百十九) 微
地也遮唎曳弊泮(三百二十) 耆咄囉南薄祁爾弊泮(四姊妹
神女)(三百二十一) 跋折囉俱摩唎迦弊泮(金剛童子)(三
百二十二) 跋折囉俱藍陀利弊泮(三百二十三) 微地也囉
(引)闍弊泮(呪王等)(三百二十四) 摩訶鉢囉登耆嚩弊泮
(三百二十五) 跋折囉商羯囉(引)夜泮(金剛連鎖)(三百二
十六) 鉢囉登祁囉囉(引)闍(引)耶泮(三百二十七) 摩訶
揭囉耶泮(大黑天神)(三百二十八) 摩訶摩怛哩(二合)伽
拏耶泮(鬼眾)(三百二十九) 娜牟塞揭哩(二合)多耶泮(三
百三十) 毘瑟拏尾曳泮(毘紐天子)(三百三十一) 幡囉訶
摩尼曳泮(梵王)(三百三十二) 阿祁尼曳泮(火天)(三百三
十三) 摩訶迦哩曳泮(大黑天女)(三百三十四) 迦囉檀特
曳泮(大鬼帥黑奧神)(三百三十五) 瞿泥哩曳泮(帝釋)(三
百三十六) 遮文遲曳泮(怒神)(三百三十七) 嚩怛哩曳泮
(瞋怒神)(三百三十八) 迦囉(引)怛哩曳泮(三百三十九)
迦波嚩曳泮(三百四十) 阿地目枳多迦尸麼舍那幡悉爾曳

泮(三百四十一) 曳髻者那薩怛薩怛皤(若有眾生)(三百四十二) 突瑟吒質多(惡心鬼)(三百四十三) 勞持囉質多(三百四十四) 烏闍訶囉(食精氣鬼)(三百四十五) 揭婆訶囉(食胎藏鬼)(三百四十六) 嚙地囉訶囉(食血鬼)(三百四十七) 芒娑訶囉(食肉鬼)(三百四十八) 摩社訶囉(食產鬼)(三百四十九) 社多訶囉(三百五十) 視微多訶囉(食壽命鬼)(三百五十一) 皤略耶訶囉(食祭鬼)(三百五十二) 健陀訶囉(食香鬼)(三百五十三) 布瑟波訶囉(食花鬼)(三百五十四) 破囉訶囉(食五果子鬼)(三百五十五) 薩寫訶囉(食五穀種子鬼)(三百五十六) 波波質多突瑟吒(知諫反)質多(惡心鬼)(三百五十七) 嚙陀羅質多(嗔心鬼)(三百五十八) 陀囉質多藥叉揭囉訶(三百五十九) 囉刹娑揭囉訶(三百六十) 閉嚙多揭囉訶毘舍遮揭囉訶(三百六十一) 部多揭囉訶(神眾)(三百六十二) 鳩槃荼揭囉訶(三百六十三) 塞健陀揭囉訶(三百六十四) 烏怛摩陀揭囉訶(三百六十五) 車夜揭囉訶(影鬼)(三百六十六) 阿波娑摩囉揭囉訶(羊嗔鬼鬼如野狐)(三百六十七) 佉(坼阿反)(上)(長平呼)迦荼祁尼揭囉訶(魅鬼魅女鬼)(三百六十八) 嚙婆底揭囉訶(如狗惱小鬼)(三百六十九) 闍弭迦揭囉訶(如烏鬼)(三百七十) 舍俱尼揭囉訶(如馬)(三百七十一) 漫怛囉難提迦揭囉訶(如貓兒)(三百七十二) 阿藍皤揭囉訶(如蛇)(三百七十三) 訶奴建度波尼揭囉訶(如雞)(三百七十四) 什(入音)皤囉(壯熱瘧鬼)翳迦醯迦(一日一發)德吠底迦(二日一發)(三百七十五) 帝哩帝藥迦(三日一發)折咄嚙他迦(四日一發)(三百七十六) 昵底夜什皤囉(常壯熱鬼)(三百七十七) 毘沙摩什皤囉(壯熱)(三百七十八) 皤底迦(風病鬼)背底迦(黃病鬼)(三百七十九)

室禮瑟彌迦(痰飲)(三百八十) 娑儻波底迦(痢病)(三百八十一) 薩幡什幡囉(一切壯熱)(三百八十二) 室嚕喝囉底(頭痛)(三百八十三) 阿羅陀幡帝(半頭痛)(三百八十四) 阿乞史嚕劍(飢不食鬼)(三百八十五) 目佉嚕鉗(口痛)(三百八十六) 羯唎突嚕鉗(愁鬼)(三百八十七) 羯囉訶輸藍(咽喉痛)(三百八十八) 羯拏輸藍(耳痛)(三百八十九) 檀多輸藍(齒痛)(三百九十) 頡哩馱耶輸藍(心痛)(三百九十一) 末摩輸藍(盧鉗反)(三百九十二) 跋囉啞婆輸藍(肋痛)(三百九十三) 背哩瑟吒輸藍(背痛)(三百九十四) 烏馱囉輸藍(盧鉗反)(腹痛)(三百九十五) 羶知輸藍(腰痛)(三百九十六) 跋悉帝輸藍(裸骨痛)(三百九十七) 鄔(上)嚕輸藍(腿髀痛)(三百九十八) 常伽輸藍(腕痛)(三百九十九) 喝薩多輸藍(手痛)(四百) 波陀輸藍(脚痛)(四百一) 頡伽鉢囉登輸藍(四支節痛)(四百二) 部多吠怛茶(起尸鬼)(四百三) 茶枳(呼哽反)(上)尼(魅鬼)(四百四) 什幡囉陀突盧建紐(四百五) 吉知(蜘蛛)婆路多(丁瘡)(四百六) 吠薩囉波嚕訶(侵淫瘡)凌(里孕反)伽(赤瘡)(四百七) 輸沙多(引)囉娑那迦囉毘沙喻迦(上坎)(四百八) 阿祁尼(火)烏陀迦(水)摩囉吠囉建多囉(四百九) 阿迦囉蜜嚕(二合)駐(橫死)(四百十) 怛嚩部迦地哩囉吒毘失脂迦(蝎)(四百十一) 薩囉波(蛇)(四百十二) 那俱囉(虎狼)(四百十三) 僧(思孕反)伽(師子)(四百十四) 吠也揭囉(大虫)(四百十五) 怛乞叉(猪熊)(四百十六) 怛囉乞叉末囉(馬熊)視幡帝衫(此等)(四百十七) 薩毘衫薩毘衫(一切此說者)(四百十八) 悉怛多鉢怛囉(花蓋)(四百十九) 摩訶跋折嚕(大金剛藏)(四百二十) 瑟尼衫摩訶鉢囉登祁藍(四百二十一) 夜婆埵陀舍喻社那(乃至十二由旬成界

地)(四百二十二) 便怛囉拏毘(入聲)地夜畔馱迦嚧彌(云我大明呪十二由旬結界禁縛莫入)(四百二十三) 帝殊畔陀迦(居那反)嚧彌(佛頂光聚縛結不得入界)(四百二十四) 波囉微地也(途迦反)畔陀迦嚧彌(能縛一切惡神鬼)(四百二十五) 怛地他(即說呪曰)(四百二十六) 唵(四百二十七) 阿那嚧毘舍提(四百二十八) 鞞囉(四百二十九) 跋折囉(四百三十) 阿唎畔陀(四百三十一) 毘陀儼(四百三十二) 跋折囉波尼泮(四百三十三) 呼吽(四百三十四) 咄嚧吽(三合)(四百三十五) 莎嚩訶(四百三十六) 唵吽(四百三十七) 毘嚧提(四百三十八) 莎嚩訶(四百三十九)

右此呪句總有四百三十九句。

「阿難！是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羅祕密伽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諸佛。十方如來因此呪心，得成無上正遍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呪心，降伏諸魔制諸外道；十方如來乘此呪心，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十方如來含此呪心，於微塵國轉大法輪；十方如來持此呪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自果未成亦於十方蒙佛授記；十方如來依此呪心，能於十方拔濟群苦，所謂地獄、餓鬼、畜生、盲聾瘡痂、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大小諸橫同時解脫，賊難、兵難、王難、獄難、風水火難、飢渴貧窮，應念銷散；十方如來隨此呪心，能於十方事善知識，四威儀中供養如意，恒沙如來會中推為大法王子；十方如來行此呪心，能於十方攝受親因，令諸小乘聞祕密藏不生驚怖；十方如來誦此呪心，成無上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來傳此呪心，於滅度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嚴淨戒律悉得清淨。

「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羅呪，從旦至暮音聲相連，字句中間亦不重疊，經恒沙劫終不能盡。亦說此呪名如來頂，

汝等有學未盡輪迴，發心至誠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持此呪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

「阿難！若諸世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隨國所生樺皮、貝葉、紙素、白疊，書寫此呪貯於香囊，是人心惛未能誦憶，或帶身上或書宅中，當知是人盡其生年，一切諸毒所不能害。

「阿難！我今為汝更說此呪，救護世間得大無畏，成就眾生出世間智。若我滅後，末世眾生有能自誦，若教他誦，當知如是誦持眾生，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龍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惡呪，皆不能著，心得正受。一切呪咀、魘蠱、毒藥、金毒、銀毒、草木蟲蛇萬物毒氣，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惡星并諸鬼神殄毒心人，於如是人不能起惡。毘那夜迦諸惡鬼王并其眷屬，皆領深恩常加守護。

「阿難！當知是呪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種族，一一皆有諸金剛眾而為眷屬，設有眾生於散亂心非三摩地心憶口持，是金剛王常隨從彼諸善男子，何況決定菩提心者。此諸金剛菩薩藏王，精心陰速發彼神識，是人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無疑惑，從第一劫乃至後身，生生不生藥叉、羅刹及富單那、迦吒富單那、鳩槃荼、毘舍遮等并諸餓鬼，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如是惡處；是善男子若讀、若誦、若書、若寫、若帶、若藏，諸色供養，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此諸眾生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由是得於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常與諸佛同生一處，無量功德如惡叉聚，同處熏修永無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進者令得精進；無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淨者速得清淨；不持齋戒自成齋戒。

「阿難！是善男子持此呪時，設犯禁戒於未受時，持呪之後眾破戒罪，無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酒食噉五辛種種不淨，一切諸佛、菩薩、金剛、天仙、鬼神不將為過，設著不淨破弊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淨；縱不作壇不入道場，亦不行道，誦持此呪還同入壇行道功德；若造五逆無間重罪，及諸比丘、比丘尼四棄八棄，誦此呪已，如是重業猶如猛風吹散沙聚，悉皆滅除更無毫髮。

「阿難！若有眾生從無量無數劫來，所有一切輕重罪障，從前世來未及懺悔，若能讀誦、書寫此呪身上帶持，若安住處莊宅園館，如是積業猶湯銷雪，不久皆得悟無生忍。

「復次，阿難！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生者，若能至心憶念斯呪，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鉢怛羅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長命者速得長命；欲求果報速圓滿者，速得圓滿；身命色力亦復如是。命終之後隨願往生十方國土，必定不生邊地下賤，何況雜形。

「阿難！若諸國土州縣聚落饑荒疫癘，或復刀兵賊難鬪諍，兼餘一切厄難之地，寫此神呪安城四門，并諸支提或脫闍上，令其國土所有眾生奉迎斯呪，禮拜恭敬一心供養，令其人民各各身佩，或各各安所居宅地，一切災厄悉皆銷滅。

「阿難！在在處處國土眾生隨有此呪，天龍歡喜風雨順時，五穀豐殷兆庶安樂，亦復能鎮一切惡星，隨方變怪災障不起，人無橫夭，桎械枷鎖不著其身，晝夜安眠常無惡夢。

「阿難！是娑婆界有八萬四千災變惡星，二十八惡星而為上首，復有八大惡星以為其主，作種種形出現世時，能生眾生種種災異有此呪地悉皆銷滅，十二由旬成結界地，諸惡災祥永不能入。

「是故如來宣示此呪，於未來世保護初學，諸修行者入三摩提，身心泰然得大安隱，更無一切諸魔鬼神，及無始來冤橫宿殃，舊業陳債來相惱害。汝及眾中諸有學人，及未來世諸修行者，依我壇場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淨僧，持此呪心不生疑悔，是善男子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來便為妄語。」

說是語已，會中無量百千金剛一時佛前合掌頂禮而白佛言：「如佛所說，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

爾時，梵王并天帝釋四天大王，亦於佛前同時頂禮而白佛言：「審有如是修學善人，我當盡心至誠保護，令其一生所作如願。」

復有無量藥叉大將、諸羅刹王、富單那王、鳩槃荼王、毘舍遮王、頻那夜迦諸大鬼王及諸鬼帥，亦於佛前合掌頂禮：「我亦誓願護持是人，令菩提心速得圓滿。」

復有無量日月天子、風師、雨師、雲師、雷師，并電伯等，年歲巡官諸星眷屬，亦於會中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安立道場得無所畏。」

復有無量山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陸空行萬物精祇，并風神王無色界天，於如來前同時稽首而白佛言：「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無魔事。」

爾時，八萬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在大會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如我等輩所修功業，久成菩提不取涅槃，常隨此呪，救護末世修三摩提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正定人，若在道場及餘經行，乃至散心遊戲聚落，我等徒眾常當隨從侍衛此人，縱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終不可得，諸小鬼神去此善人十由旬外；

除彼發心樂修禪者。世尊！如是惡魔若魔眷屬，欲來侵擾是善人者，我以寶杵殞碎其首猶如微塵，恒令此人所作如願。」

阿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輩愚鈍好為多聞，於諸漏心未求出離，蒙佛慈誨得正熏修，身心快然獲大饒益。世尊！如是修證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至何漸次得修行目？詣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為等覺菩薩？」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大眾一心佇佛慈音瞪瞤瞻仰。

爾時，世尊讚阿難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為大眾及諸末世一切眾生修三摩提求大乘者，從於凡夫終大涅槃，懸示無上正修行路。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阿難大眾合掌剖心，默然受教。

佛言：「阿難！當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阿難！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直詣如來大涅槃者，先當識此眾生世界二顛倒因，顛倒不生斯則如來真三摩地。

「阿難！云何名為眾生顛倒？阿難！由性明心，性明圓故；因明發性，性妄見生。從畢竟無成究竟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無根本，本此無住，建立世界及諸眾生，迷本圓明是生虛妄，妄性無體非有所依。將欲復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復宛成非相，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展轉發生生力發明，熏以成業同業相感，因有感業相滅相生，由是故有眾生顛倒。

「阿難！云何名為世界顛倒？是有所有分段妄生，因此界立；非因所因無住所住遷流不住，因此世成。三世四方和合相涉，變化眾生成十二類，是故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

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世間聲香味觸，窮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顛倒相故，是有世界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

「阿難！由因世界虛妄輪迴動顛倒故，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沈亂想。如是，故有卵羯邏藍流轉國土，魚鳥龜蛇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雜染輪迴欲顛倒故，和合滋成八萬四千橫豎亂想。如是，故有胎遏蒲曇流轉國土，人畜龍仙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執著輪迴趣顛倒故，和合軟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如是，故有濕相蔽尸流轉國土，含蠢蠕動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變易輪迴假顛倒故，和合觸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轉國土，轉蛻飛行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留礙輪迴障顛倒故，和合著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轉國土，休咎精明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銷散輪迴惑顛倒故，和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如是，故有無色羯南流轉國土，空散銷沈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罔象輪迴影顛倒故，和合憶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轉國土，神鬼精靈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精神化為土木金石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相待輪迴偽顛倒故，和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羯南流轉國土，諸水母等以蝦為目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相引輪迴性顛倒故，和合呪成八萬四千呼召亂想。由是，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羯南流轉國土，呪咀厭生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合妄輪迴罔顛倒故，和合異成八萬四千迴互亂想。如是，故有非有想相成想羯南流轉國土，彼菰盧等異質相成其類充塞。

「由因世界怨害輪迴殺顛倒故，和合怪成八萬四千食父母想。如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羯南流轉國土，如土梟等附塊為兒，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類充塞。是名眾生十二種類。」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七

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羅訶帝三藐三菩陀寫(一) 薩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釤(二) 南無薩婆勃陀勃地薩跢鞞弊(三)(毘迦切) 南無薩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南(四) 娑舍囉婆迦僧伽喃(五) 南無盧雞阿羅漢跢喃(六) 南無蘇盧多波那喃(七) 南無娑羯唎陀伽彌喃(八) 南無盧雞三藐伽跢喃(九) 三藐伽波囉底波多那喃(十) 南無提婆離瑟赧(十一) 南無悉陀耶毘地耶陀囉離瑟赧(十二) 舍波奴揭囉訶娑訶娑囉摩他喃(十三) 南無跋囉訶摩泥(十四) 南無因陀囉耶(十五) 南無婆伽婆帝(十六) 嚧陀囉耶(十七) 烏摩般帝(十八) 娑醯夜耶(十九) 南無婆伽婆帝(二十) 那囉野拏耶(二十一) 槃遮摩訶三慕陀囉(二十二) 南無悉羯唎多耶(二十三) 南無婆伽婆帝(二十四) 摩訶迦羅耶(二十五) 地唎般剌那伽囉(二十六) 毘陀囉波拏迦囉耶(二十七) 阿地目帝(二十八) 尸摩舍那泥婆悉泥(二十九) 摩怛唎伽拏(三十) 南無悉羯唎多耶(三十一)

南無婆伽婆帝(三十二) 多他伽跢俱囉耶(三十三) 南無
般頭摩俱囉耶(三十四) 南無跋闍羅俱囉耶(三十五) 南
無摩尼俱囉耶(三十六) 南無伽闍俱囉耶(三十七) 南無
婆伽婆帝(三十八) 帝唎茶輸囉西那(三十九) 波囉訶囉
拏囉闍耶(四十) 跢他伽多耶(四十一) 南無婆伽婆帝(四
十二) 南無阿彌多婆耶(四十三) 跢他伽多耶(四十四)
阿囉訶帝(四十五) 三藐三菩陀耶(四十六) 南無婆伽婆
帝(四十七) 阿芻鞞耶(四十八) 跢他伽多耶(四十九)
阿囉訶帝(五十) 三藐三菩陀耶(五十一) 南無婆伽婆帝
(五十二) 鞞沙闍耶俱盧吠柱唎耶(五十三) 般囉婆囉闍
耶(五十四) 跢他伽多耶(五十五) 南無婆伽婆帝(五十六)
三補師毖多(五十七) 薩憐捺囉刺闍耶(五十八) 跢他伽
多耶(五十九) 阿囉訶帝(六十) 三藐三菩陀耶(六十一)
南無婆伽婆帝(六十二) 舍雞野母那曳(六十三) 跢他伽
多耶(六十四) 阿囉訶帝(六十五) 三藐三菩陀耶(六十六)
南無婆伽婆帝(六十七) 刺怛那雞都囉闍耶(六十八) 跢
他伽多耶(六十九) 阿囉訶帝(七十) 三藐三菩陀耶(七十
一) 帝瓢南無薩羯唎多(七十二) 翳曇婆伽婆多(七十三)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七十四) 薩怛多般怛嚩(七十五) 南
無阿婆囉視耽(七十六) 般囉帝揚岐囉(七十七) 薩囉婆
部多揭囉訶(七十八) 尼羯囉訶揭迦囉訶尼(七十九) 跋
囉毖地耶叱陀儼(八十) 阿迦囉蜜唎柱(八十一) 般唎怛
囉耶儚揭唎(八十二) 薩囉婆槃陀那目叉尼(八十三) 薩
囉婆突瑟吒(八十四) 突悉乏般那儼伐囉尼(八十五) 赭
都囉失帝南(八十六) 羯囉訶娑訶薩囉若闍(八十七) 毘
多崩娑那羯唎(八十八) 阿瑟吒冰舍帝南(八十九) 那叉
剌怛囉若闍(九十) 波囉薩陀那羯唎(九十一) 阿瑟吒南

(九十二) 摩訶揭囉訶若闍(九十三) 毘多崩薩那羯唎(九十四) 薩婆舍都嚧儼婆囉若闍(九十五) 呼藍突悉乏難遮那舍尼(九十六) 毖沙舍悉怛囉(九十七) 阿吉尼烏陀迦囉若闍(九十八) 阿般囉視多具囉(九十九) 摩訶般囉戰持(一百) 摩訶疊多(一百一) 摩訶帝闍(二) 摩訶稅多闍婆囉(三) 摩訶跋囉槃陀囉婆悉儼(四) 阿唎耶多囉(五) 毘唎俱知(六) 誓婆毘闍耶(七) 跋闍囉摩禮底(八) 毘舍嚧多(九) 勃騰罔迦(十) 跋闍囉制喝那阿遮(一百十一) 摩囉制婆般囉質多(十二) 跋闍囉檀持(十三) 毘舍囉遮(十四) 扇多舍鞞提婆補視多(十五) 蘇摩嚧波(十六) 摩訶稅多(十七) 阿唎耶多囉(十八) 摩訶婆囉阿般囉(十九) 跋闍囉商羯囉制婆(二十) 跋闍囉俱摩唎(一百二十一) 俱藍陀唎(二十二) 跋闍囉喝薩多遮(二十三) 毘地耶乾遮那摩唎迦(二十四) 嚧蘇母婆羯囉跢那(二十五) 鞞嚧遮那俱唎耶(二十六) 夜囉菟瑟尼釤(二十七) 毘折藍婆摩尼遮(二十八) 跋闍囉迦那迦波囉婆(二十九) 嚧闍那跋闍囉頓稚遮(三十) 稅多遮迦摩囉(一百三十一) 刹奢尸波囉婆(三十二) 翳帝夷帝(三十三) 母陀囉羯拏(三十四) 娑鞞囉懺(三十五) 掘梵都(三十六) 印兔那麼麼寫(三十七) (誦呪者至此句稱弟子某甲受持) 烏鉢(三十八) 唎瑟揭拏(三十九) 般刺舍悉多(四十)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一百四十一) 虎鉢(四十二) 都嚧雍(四十三) 瞻婆那(四十四) 虎鉢(四十五) 都嚧雍(四十六) 悉耽婆那(四十七) 虎鉢(四十八) 都嚧雍(四十九) 波羅瑟地耶三般叉拏羯囉(五十) 虎鉢(一百五十一) 都嚧雍(五十二) 薩婆藥叉喝囉刹娑(五十三) 揭囉訶若闍(五十四) 毘騰崩薩那羯囉(五十五) 虎鉢(五十六) 都嚧雍(五十七)

者都囉尸底南(五十八) 揭囉訶娑訶薩囉南(五十九) 毘
騰崩薩那囉(六十) 虎鉢(一百六十一) 都嚧雍(六十二)
囉叉(六十三) 婆伽梵(六十四)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六十
五) 波囉點闍吉唎(六十六) 摩訶娑訶薩囉(六十七) 勃
樹娑訶薩囉室唎沙(六十八) 俱知娑訶薩泥帝嚧(六十九)
阿弊提視婆唎多(七十) 吒吒毘迦(一百七十一) 摩訶跋
闍嚧陀囉(七十二) 帝唎菩婆那(七十三) 曼荼囉(七十四)
烏鉢(七十五) 莎悉帝薄婆都(七十六) 麼麼(七十七)
印兔那麼麼寫(七十八) (至此句準前稱名，若俗人稱弟子
某甲)囉闍婆夜(七十九) 主囉跋夜(八十) 阿祇尼婆夜
(一百八十一) 烏陀迦婆夜(八十二) 毘沙婆夜(八十三)
舍薩多囉婆夜(八十四) 婆囉斫羯囉婆夜(八十五) 突瑟
叉婆夜(八十六) 阿舍儺婆夜(八十七) 阿迦囉蜜唎柱婆
夜(八十八) 陀囉尼部彌劍波伽波陀婆夜(八十九) 烏囉
迦婆多婆夜(九十) 刺闍壇荼婆夜(一百九十一) 那伽婆
夜(九十二) 毘條怛婆夜(九十三) 蘇波囉拏婆夜(九十四)
藥叉揭囉訶(九十五) 囉叉私揭囉訶(九十六) 畢唎多揭
囉訶(九十七) 毘舍遮揭囉訶(九十八) 部多揭囉訶(九十
九) 鳩槃荼揭囉訶(二百) 補丹那揭囉訶(二百一) 迦吒
補丹那揭囉訶(二) 悉乾度揭囉訶(三) 阿播悉摩囉揭囉
訶(四) 烏檀摩陀揭囉訶(五) 車夜揭囉訶(六) 醯唎婆
帝揭囉訶(七) 社多訶唎南(八) 揭婆訶唎南(九) 嚧地
囉訶唎南(十) 忙娑訶唎南(二百十一) 謎陀訶唎南(十二)
摩闍訶唎南(十三) 闍多訶唎女(十四) 視比多訶唎南(十
五) 毘多訶唎南(十六) 婆多訶唎南(十七) 阿輸遮訶唎
女(十八) 質多訶唎女(十九) 帝釤薩鞞釤(二十) 薩婆
揭囉訶南(二百二十一) 毘陀耶闍瞋陀夜彌(二十二) 雞

囉夜彌(二十三) 波喇跋囉者迦訖唎擔(二十四) 毘陀夜
闍瞋陀夜彌(二十五) 雞囉夜彌(二十六) 茶演尼訖唎擔
(二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十八) 雞囉夜彌(二十九)
摩訶般輸般怛夜(三十) 嚧陀囉訖唎擔(二百三十一) 毘
陀夜闍瞋陀夜彌(三十二) 雞囉夜彌(三十三) 那囉夜拏
訖唎擔(三十四)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三十五) 雞囉夜彌
(三十六) 怛埵伽嚧茶西訖唎擔(三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
夜彌(三十八) 雞囉夜彌(三十九) 摩訶迦囉摩怛唎伽拏
訖唎擔(四十)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百四十一) 雞囉夜
彌(四十二) 迦波唎迦訖唎擔(四十三) 毘陀夜闍瞋陀夜
彌(四十四) 雞囉夜彌(四十五) 闍耶羯囉摩度羯囉(四十
六) 薩婆囉他娑達那訖唎擔(四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
(四十八) 雞囉夜彌(四十九) 赭咄囉婆耆儼訖唎擔(五十)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二百五十一) 雞囉夜彌(五十二) 毘
唎羊訖唎知(五十三) 難陀雞沙囉伽拏般帝(五十四) 索
醯夜訖唎擔(五十五)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五十六) 雞囉
夜彌(五十七) 那揭那舍囉婆拏訖唎擔(五十八) 毘陀夜
闍瞋陀夜彌(五十九) 雞囉夜彌(六十) 阿羅漢訖唎擔毘
陀夜闍瞋陀夜彌(二百六十一) 雞囉夜彌(六十二) 毘多
囉伽訖唎擔(六十三)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六十四) 雞囉
夜彌跋闍囉波儼(六十五) 具醯夜具醯夜(六十六) 迦地
般帝訖唎擔(六十七) 毘陀夜闍瞋陀夜彌(六十八) 雞囉
夜彌(六十九) 囉叉罔(七十) 婆伽梵(二百七十一) 印
兔那麼麼寫(七十二) (至此依前稱弟子名) 婆伽梵(七十三)
薩怛多般怛囉(七十四) 南無粹都帝(七十五) 阿悉多那
囉刺迦(七十六) 波囉婆悉普吒(七十七) 毘迦薩怛多鉢
帝唎(七十八) 什佛囉什佛囉(七十九) 陀囉陀囉(八十)

頻陀囉頻陀囉瞋陀瞋陀(二百八十一) 虎𪔐(八十二) 虎𪔐(八十三) 泮吒(八十四) 泮吒泮吒泮吒泮吒(八十五) 娑訶(八十六) 醯醯泮(八十七) 阿牟迦耶泮(八十八) 阿波囉提訶多泮(八十九) 婆囉波囉陀泮(九十) 阿素囉毘陀囉波迦泮(二百九十一) 薩婆提鞞弊泮(九十二) 薩婆那伽弊泮(九十三) 薩婆藥叉弊泮(九十四) 薩婆乾闥婆弊泮(九十五) 薩婆補丹那弊泮(九十六) 迦吒補丹那弊泮(九十七) 薩婆突狼枳帝弊泮(九十八) 薩婆突澁比哩訖瑟帝弊泮(九十九) 薩婆什婆唎弊泮(三百) 薩婆阿播悉摩哩弊泮(三百一) 薩婆舍囉婆拏弊泮(二) 薩婆地帝雞弊泮(三) 薩婆怛摩陀繼弊泮(四) 薩婆毘陀耶囉誓遮哩弊泮(五) 闍夜羯囉摩度羯囉(六) 薩婆羅他娑陀雞弊泮(七) 毘地夜遮唎弊泮(八) 耆都囉縛耆爾弊泮(九) 跋闍囉俱摩唎(十) 毘陀夜囉誓弊泮(三百十一) 摩訶波囉丁羊叉耆唎弊泮(十二) 跋闍囉商羯囉夜(十三) 波囉丈耆囉闍耶泮(十四) 摩訶迦囉夜(十五) 摩訶末怛唎迦拏(十六) 南無娑羯唎多夜泮(十七) 毖瑟拏婢曳泮(十八) 勃囉訶牟尼曳泮(十九) 阿耆尼曳泮(二十) 摩訶羯唎曳泮(三百二十一) 羯囉檀遲曳泮(二十二) 蔑怛唎曳泮(二十三) 嚩怛唎曳泮(二十四) 遮文茶曳泮(二十五) 羯邏囉怛唎曳泮(二十六) 迦般唎曳泮(二十七) 阿地目質多迦尸摩舍那(二十八) 婆私爾曳泮(二十九) 演吉質(三十) 薩埵婆寫(三百三十一) 麼麼印兔那麼麼寫(三十二) (至此句依前稱弟子某人) 突瑟吒質多(三十三) 阿末怛唎質多(三十四) 烏闍訶囉(三十五) 伽婆訶囉(三十六) 嚧地囉訶囉(三十七) 婆娑訶囉(三十八) 摩闍訶囉(三十九) 闍多訶囉(四十) 視毖多訶囉(三百四十一) 跋略夜訶囉

(四十二) 乾陀訶囉(四十三) 布史波訶囉(四十四) 頗
囉訶囉(四十五) 婆寫訶囉(四十六) 般波質多(四十七)
突瑟吒質多(四十八) 嚩陀囉質多(四十九) 藥叉揭囉訶
(五十) 囉刹娑揭囉訶(三百五十一) 閉隸多揭囉訶(五十
二) 毘舍遮揭囉訶(五十三) 部多揭囉訶(五十四) 鳩槃
荼揭囉訶(五十五) 悉乾陀揭囉訶(五十六) 烏怛摩陀揭
囉訶(五十七) 車夜揭囉訶(五十八) 阿播薩摩囉揭囉訶
(五十九) 宅祛革茶耆尼揭囉訶(六十) 唎佛帝揭囉訶(三
百六十一) 闍彌迦揭囉訶(六十二) 舍俱尼揭囉訶(六十
三) 姥陀囉難地迦揭囉訶(六十四) 阿藍婆揭囉訶(六十
五) 乾度波尼揭囉訶(六十六) 什伐囉堙迦醯迦(六十七)
墜帝藥迦(六十八) 怛隸帝藥迦(六十九) 者突託迦(七十)
昵提什伐囉毖釤摩什伐囉(三百七十一) 薄底迦(七十二)
鼻底迦(七十三) 室隸瑟蜜迦(七十四) 娑儼般帝迦(七十
五) 薩婆什伐囉(七十六) 室嚧吉帝(七十七) 末陀鞞達
嚧制劍(七十八) 阿綺嚧鉗(七十九) 目佉嚧鉗(八十)
羯唎突嚧鉗(三百八十一) 揭囉訶輪藍(八十二) 羯拏輪
藍(八十三) 憚多輪藍(八十四) 迄唎夜輪藍(八十五)
末麼輪藍(八十六) 跋唎室婆輪藍(八十七) 毖栗瑟吒輪
藍(八十八) 烏陀囉輪藍(八十九) 羯知輪藍(九十) 跋
悉帝輪藍(三百九十一) 鄔嚧輪藍(九十二) 常伽輪藍(九
十三) 喝悉多輪藍(九十四) 跋陀輪藍(九十五) 娑房盎
伽般囉丈伽輪藍(九十六) 部多毖路茶(九十七) 茶耆尼
什婆囉(九十八) 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毘(九十九)
薩般嚧訶凌伽(四百) 輪沙怛囉娑那羯囉(四百一) 毘沙
喻迦(二) 阿耆尼烏陀迦(三) 末囉鞞囉建路囉(四) 阿
迦囉蜜唎咄怛斂部迦(五) 地栗刺吒(六) 毖唎瑟質迦(七)

薩婆那俱囉(八) 肆引伽弊揭囉唎藥叉怛囉芻(九) 末囉
視吠帝釤娑鞞釤(十) 悉怛多鉢怛囉(四百十一) 摩訶跋
闍嚧瑟尼釤(十二) 摩訶般賴丈耆藍(十三) 夜波突陀舍
喻闍那(十四) 辯怛隸拏(十五) 毘陀耶槃曇迦嚧彌(十六)
帝殊槃曇迦嚧彌(十七) 般囉毘陀槃曇迦嚧彌(十八) 跢
姪他(十九) 唵(二十) 阿那隸(四百二十一) 毘舍提(二
十二) 鞞囉跋闍囉陀唎(二十三) 槃陀槃陀儻(二十四)
跋闍囉謗尼泮(二十五) 虎𤙖都嚧甕泮(二十六) 莎婆訶
(二十七)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八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帝譯

「阿難！如是眾生一一類中，亦各各具十二顛倒；猶如捏目亂花發生，顛倒妙圓真淨明心，具足如斯虛妄亂想。汝今修證佛三摩提，於是本因元所亂想，立三漸次方得除滅；如淨器中除去毒蜜，以諸湯水并雜灰香洗滌其器，後貯甘露。云何名為三種漸次？一者修習，除其助因；二者真修，剷其正性；三者增進，違其現業。

「云何助因？阿難！如是世界十二類生，不能自全依四食住，所謂段食、觸食、思食、識食，是故佛說一切眾生皆依食住。阿難！一切眾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諸眾生求三摩提，當斷世間五種辛菜，是五種辛，熟食發姪，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

德日銷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現作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姪怒癡，命終自為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獄。阿難！修菩提者永斷五辛，是則名為第一增進修行漸次。

「云何正性？阿難！如是眾生入三摩地，要先嚴持清淨戒律，永斷姪心不飡酒肉，以火淨食無啖生氣。阿難！是修行人，若不斷姪及與殺生，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常觀姪欲猶如毒蛇、如見怨賊，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清淨律儀執心不起，禁戒成就，則於世間永無相生相殺之業，偷劫不行無相負累，亦於世間不還宿債。是清淨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須天眼，自然觀見十方世界，覩佛聞法親奉聖旨，得大神通遊十方界，宿命清淨得無艱嶮。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

「云何現業？阿難！如是清淨持禁戒人心無貪姪，於外六塵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獲大安隱，一切如來密圓淨妙皆現其中，是人即獲無生法忍。從是漸修，隨所發行安立聖位，是則名為第三增進修行漸次。

「阿難！是善男子欲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執心虛明純是智慧，慧性明圓瑩十方界，乾有其慧名乾慧地。欲習初乾未與如來法流水接，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圓妙開敷，從真妙圓重發真妙，妙信常住，一切妄想滅盡無餘，中道純真名信心住。真信明了一切圓通，陰處界三不能為礙，如是乃至過去未來無數劫中捨身受身，一切習氣皆現在前，是善男子皆能憶念，得無遺忘名念心住。妙圓純真真精發化，無始習氣通一精明，唯以精明進趣真淨名精進心，心精現前

純以智慧名慧心住。執持智明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定光發明明性深入，唯進無退，名不退心。心進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來氣分交接，名護法心。覺明保持，能以妙力迴佛慈光向佛安住，猶如雙鏡光明相對，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迴向心。心光密迴，獲佛常凝無上妙淨，安住無為得無遺失，名戒心住。住戒自在能遊十方，所去隨願，名願心住。

「阿難！是善男子以真方便發此十心，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住。心中發明如淨瑠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方得無留礙，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為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剎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

「阿難！是善男子成佛子已，具足無量如來妙德，十方隨順，名歡喜行。善能利益一切眾生，名饒益行。自覺覺他得無違拒，名無嗔恨行。種類出生窮未來際，三世平等十方通達，名無盡行。一切合同，種種法門得無差誤，名離癡亂行。則於同中顯現群異，一一異相各各見同，名善現行。如是乃至十方虛空滿足微塵，一一塵中現十方界，現塵現界不相留礙，名無著行。種種現前咸是第一波羅蜜多，名尊重行。如是圓融能成十方諸佛軌則，名善法行。一一皆是清淨無漏，一真無為性本然故，名真實行。

「阿難！是善男子滿足神通成佛事已，純潔精真遠諸留患，當度眾生滅除度相，迴無為心向涅槃路，名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迴向。壞其可壞遠離諸離，名不壞迴向。本覺湛然覺齊佛覺，名等一切佛迴向。精真發明地如佛地，名至一切處迴向。世界如來互相涉入得無罣礙，名無盡功德藏迴向。於同佛地，地中各各生清淨因，依因發揮取涅槃道，名隨順平等善根迴向。真根既成，十方眾生皆我本性，性圓成就不失眾生，名隨順等觀一切眾生迴向。即一切法離一切相，唯即與離二無所著，名如相迴向。真得所如十方無礙，名無縛解脫迴向。性德圓成法界量滅，名法界無量迴向。

「阿難！是善男子盡是清淨四十一心，次成四種妙圓加行。即以佛覺用為己心，若出未出，猶如鑽火欲然其木，名為煖地。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依非依如登高山，身入虛空下有微礙，名為頂地。心佛二同善得中道，如忍事人非懷非出，名為忍地。數量銷滅，迷覺中道二無所目，名世第一地。

「阿難！是善男子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名歡喜地。異性入同同性亦滅，名離垢地。淨極明生，名發光地。明極覺滿，名焰慧地。一切同異所不能至，名難勝地。無為真如性淨明露，名現前地。盡真如際，名遠行地。一真如心，名不動地。發真如用，名善慧地。

「阿難！是諸菩薩從此已往，修習畢功功德圓滿，亦目此地名修習位，慈陰妙雲覆涅槃海，名法雲地。如來逆流，如是菩薩順行而至覺際入交，名為等覺。

「阿難！從乾慧心至等覺已，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如是重重單複十二，方盡妙覺成無上道，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

修證漸次深入。阿難！如是皆以三增進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當何名是經？我及眾生云何奉持？」

佛告文殊師利：「是經名『大佛頂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亦名『救護親因度脫阿難及此會中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亦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亦名『大方廣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羅尼呪』；亦名『灌頂章句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汝當奉持。」

說是語已，即時阿難及諸大眾，得蒙如來開示密印般怛囉義，兼聞此經了義名目，頓悟禪那修進聖位，增上妙理心慮虛凝，斷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慈音無遮，善開眾生微細沈惑，令我今日身意快然得大饒益。世尊！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遍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等道？世尊！此道為復本來自有？為是眾生妄習生起？世尊！如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姪欲，妄言行姪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然，墮無間獄。瑠璃大王、善星比丘，瑠璃為誅瞿曇族姓，善星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此諸地獄為有定處？為復自然？彼彼發業各各私受，唯垂大慈發開童蒙，令諸一切持戒眾生聞決定義，歡喜頂戴謹潔無犯。」

佛告阿難：「快哉此問！令諸眾生不入邪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阿難！一切眾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有妄習生，因此分開內分外分。阿難！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眾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

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姪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難！諸愛雖別流結是同，潤濕不昇自然從墜，此名內分。

「阿難！外分即是眾生分外，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眾生心持禁戒舉身輕清，心持呪印顧眄雄毅，心欲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自輕身命。阿難！諸想雖別輕舉是同，飛動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

「阿難！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為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住如來座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群輕為羽族；七情三想沈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為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己，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即沈入阿鼻獄，若沈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眾同分中兼有元地。

「阿難！此等皆是彼諸眾生自業所感，造十習因受六交報。云何十因？

「阿難！一者姪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磨觸暖相現前；二習相

然，故有鐵床銅柱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行姪，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

「二者貪習交計，發於相吸，吸攬不止，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如人以口吸縮風氣有冷觸生；二習相凌，故有吒吒波波囉囉，青赤白蓮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多求同名貪水；菩薩見貪如避瘴海。

「三者慢習交凌，發於相恃，馳流不息，如是故有騰逸奔波積波為水，如人口舌自相綿味因而水發；二習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熱沙、毒海、融銅灌吞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我慢名飲癡水；菩薩見慢如避巨溺。

「四者嗔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為金，如是故有刀山、鐵櫬、劍樹、劍輪、斧鉞、鎗鋸，如人銜冤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宮、割、斬、斫、剉、刺、搥、擊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嗔恚名利刀劍；菩薩見嗔如避誅戮。

「五者詐習交誘，發於相調，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繩木絞絞，如水浸田草木生長；二習相延，故有杻械、枷鎖、鞭杖、撻棒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姦偽同名讒賊；菩薩見詐如畏豺狼。

「六者誑習交欺，發於相調，誣調不止飛心造姦，如是故有塵土、屎尿、穢污不淨，如塵隨風各無所見；二習相加，故有沒溺、騰擲、飛墜、漂淪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欺誑同名劫殺；菩薩見誑如踐蛇虺。

「七者怨習交嫌，發于銜恨，如是故有飛石、投礮、匣貯、車檻、甕盛、囊撲，如陰毒人懷抱畜惡；二習相吞，故有投擲、擒捉、擊射、拋撮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家名違害鬼；菩薩見怨如飲鴆酒。

「八者見習交明，如薩迦耶見戒禁取，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返，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證執文藉；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鞠、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辯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遍執如入毒壑。

「九者枉習交加，發於誣謗，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磴、耕磨，如讒賊人逼枉良善；二習相排，故有押捺、搥按、蹙漉、衝度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枉如遭霹靂。

「十者訟習交誼，發於藏覆，如是故有鑒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影；故有惡友、業鏡、火珠披露宿業對驗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覆藏同名陰賊；菩薩觀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

「云何六報？阿難！一切眾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

「云何惡報從六根出？一者見報招引惡果。此見業交，則臨終時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入無間獄發明二相：

「一者明見，則能遍見種種惡物，生無量畏；二者暗見，寂然不見，生無量恐。如是見火、燒聽能為鑊湯洋銅；燒息能為黑烟紫焰；燒味能為焦丸鐵糜；燒觸能為熱灰爐炭；燒心能生星火迸灑煽鼓空界。

「二者聞報招引惡果。此聞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降注乘流，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開聽，聽種種鬧精神愁亂；二者閉聽，寂無所聞幽魄沈沒。如是聞波，注聞則能為責為詰；注見則能為雷為吼，為惡毒氣；注息則能為雨為霧，灑諸毒虫周滿身體；注味則能為膿為血種

種雜穢；注觸則能為畜為鬼為戾為尿；注意則能為電為雹摧碎心魄。

「三者嗅報招引惡果。此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遠近，亡者神識從地涌出，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通聞，被諸惡氣薰極心擾；二者塞聞，氣掩不通悶絕於地。如是嗅氣，衝息則能為質為履；衝見則能為火為炬；衝聽則能為沒為溺為洋為沸；衝味則能為餒為爽；衝觸則能為綻為爛，為大肉山，有百千眼無量呌食；衝思則能為灰為瘡，為飛砂礮擊碎身體。

「四者味報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猛炎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挂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吸氣，結成寒冰凍裂身肉；二者吐氣，飛為猛火焦爛骨髓。如是嘗味，歷嘗則能為承為忍；歷見則能為然金石；歷聽則能為利兵刃；歷息則能為大鐵籠彌覆國土；歷觸則能為弓為箭為弩為射；歷思則能為飛熱鐵從空雨下。

「五者觸報招引惡果。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師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槍稍驅入城門，向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合觸，合山逼體骨肉血潰；二者離觸，刀劍觸身心肝屠裂。如是合觸，歷觸則能為道為觀為廳為案；歷見則能為燒為爇；歷聽則能為撞為擊為剗為射；歷息則能為括為袋為拷為縛；歷嘗則能為耕為鉗為斬為截；歷思則能為墜為飛為煎為炙。

「六者思報招引惡果。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發明二相：一者不覺，迷極則荒奔走不息；二者不迷，覺知則苦無量煎燒痛深難忍。如是邪思，結思則能為方為所；結見則能為鑒

為證；結聽則能為大合石，為冰為霜為土為霧；結息則能為大火車火船火檻；結嘗則能為大叫喚，為悔為泣；結觸則能為大為小，為一日中萬生萬死，為偃為仰。

「阿難！是名地獄十因六果，皆是眾生迷妄所造。若諸眾生惡業圓造，入阿鼻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是人則入八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盜婬，是人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中間或為一殺一盜，是人則入三十六地獄；見見一根單犯一業，是人則入一百八地獄。由是眾生別作別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發生非本來有。

「復次，阿難！是諸眾生非破律儀，犯菩薩戒，毀佛涅槃，諸餘雜業歷劫燒然，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為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為魃鬼；貪色為罪，是人罪畢遇風成形，名為魃鬼；貪惑為罪，是人罪畢遇畜成形，名為魃鬼；貪恨為罪，是人罪畢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貪憶為罪，是人罪畢遇衰成形，名為癘鬼；貪傲為罪，是人罪畢遇氣成形，名為餓鬼；貪罔為罪，是人罪畢遇幽為形，名為魘鬼；貪明為罪，是人罪畢遇精為形，名魍魎鬼；貪成為罪，是人罪畢遇明為形，名役使鬼；貪黨為罪，是人罪畢遇人為形，名傳送鬼。阿難！是人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妙圓明，本無所有。

「復次，阿難！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為畜生酬其宿債。物怪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梟類；風魃之鬼風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咎徵一切異類；畜魃之鬼畜死報盡，生於世間多為狐類；蟲蠱之鬼蟲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毒類；衰癘之鬼衰窮報盡，生於世間多為蛔類；受氣之鬼氣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食類；

綿幽之鬼幽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為休徵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生於世間多於循類。阿難！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為畜生，此等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此妄緣本無所有。如汝所言寶蓮香等，及瑠璃王善星比丘，如是惡業本自發明，非從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與，自妄所招還自來受；菩提心中皆為浮妄虛想凝結。

「復次，阿難！從是畜生酬償先債，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眾生還復為人返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為畜生償彼餘直。阿難！當知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為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汝今應知，彼梟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頑類；彼咎徵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愚類；彼狐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於佞類；彼毒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庸類；彼蛔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微類；彼食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柔類；彼服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勞類；彼應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於文類；彼休徵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明類；彼諸循倫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於達類。阿難！是等皆以宿債畢酬復形人道，皆無始來業計顛倒相生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於塵勞中法爾輪轉，此輩名為可憐愍者。

「阿難！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及處，有十仙種。阿難！彼諸眾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

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循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阿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隣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已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焰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阿難！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尚交，自此已還名為欲界。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八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九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唐天竺沙門般刺蜜帝譯

「阿難！世間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禪那無有智慧，但能執身不行婬慾，若行若坐想念俱無，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如是一類名梵眾天；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於諸律儀愛樂隨順，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如是一類名梵輔天；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眾為大梵王，如是一類名大梵天。阿難！此三勝流，一切苦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為初禪。

「阿難！其次梵天統攝梵人圓滿梵行，澄心不動寂湛生光，如是一類名少光天；光光相然照耀無盡，映十方界遍成瑠璃，如是一類名無量光天；吸持圓光成就教體，發化清淨應用無盡，如是一類名光音天。阿難！此三勝流，一切憂愁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六漏已伏，名為二禪。

「阿難！如是天人圓光成音披音露妙，發成精行通寂滅樂，如是一類名少淨天；淨空現前引發無際，身心輕安成寂滅樂，如是一類名無量淨天；世界身心一切圓淨，淨德成就勝託現前歸寂滅樂，如是一類名遍淨天。阿難！此三勝流具大隨順，身心安隱得無量樂，雖非正得真三摩地，安隱心中歡喜畢具，名為三禪。

「阿難！次復天人不逼身心苦因已盡，樂非常住久必壞生，苦樂二心俱時頓捨，龐重相滅淨福性生，如是一類名福生天；捨心圓融勝解清淨，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來際，如是一類名福愛天。阿難！從是天中有二岐路，若於先心無量淨光，福德圓明修證而住，如是一類名廣果天；若於先心雙厭苦樂，精研捨心相續不斷，圓窮捨道身心俱滅，心慮灰凝經五百劫，是人既以生滅為因，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

滅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阿難！此四勝流，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雖非無為真不動地，有所得心功用純熟，名為四禪。

「阿難！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於下界中九品習氣俱時滅盡，苦樂雙亡下無卜居，故於捨心眾同分中安立居處。阿難！苦樂兩滅鬪心不交，如是一類名無煩天；機括獨行研交無地，如是一類名無熱天；十方世界妙見圓澄，更無塵象一切沈垢，如是一類名善見天；精見現前陶鑄無礙，如是一類名善現天；究竟群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如是一類名色究竟天。

「阿難！此不還天，彼諸四禪四位天王，獨有欽聞不能知見，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間僂人所不能見。阿難！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已還，名為色界。

「復次，阿難！從是有頂色邊際中，其間復有二種岐路。若於捨心發明智慧，慧光圓通便出塵界，成阿羅漢入菩薩乘，如是一類名為迴心大阿羅漢。若在捨心捨厭成就，覺身為礙銷礙入空，如是一類名為空處；諸礙既銷無礙無滅，其中唯留阿賴耶識，全於末那半分微細，如是一類名為識處；空色既亡識心都滅，十方寂然迥無攸往，如是一類名無所有處；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為非想非非想處；此等窮空不盡空理，從不還天聖道窮者，如是一類名不迴心鈍阿羅漢。若從無想諸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聞，便入輪轉。

「阿難！是諸天上各各天人，則是凡夫業果酬答，答盡入輪。彼之天王即是菩薩遊三摩提漸次增進，迴向聖倫所修行路。阿難！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

逮終，名無色界。此皆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趣沈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

「復次，阿難！是三界中復有四種阿修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隣於日月，此阿修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天爭權，此阿修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阿難！別有一分下劣修羅，生大海心沈水穴口，旦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修羅因濕氣有，畜生趣攝。

「阿難！如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沈諸有為想，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花元無所有，但一虛妄更無根緒。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反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若得妙發三摩提者則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尚無不殺不偷不婬，云何更隨殺盜婬事？阿難！不斷三業各各有私，因各各私眾私同分，非無定處自妄發生，生妄無因無可尋究，汝曷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盡三惑縱得神通皆是世間有為功用，習氣不滅落於魔道，雖欲除妄倍加虛偽，如來說為可哀憐者。汝妄自造非菩提咎，作是說者名為正說；若他說者即魔王說。」

即時，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床攬七寶机，迴紫金山再來凭倚，普告大眾及阿難言：「汝等有學緣覺、聲聞，今日迴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吾今已說真修行法，汝猶未識修奢摩他、毘婆舍那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不能識，洗心非正落於邪見，或汝陰魔或復天魔，或著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認賊為子，又復於中得少為足，如第四禪無聞比丘妄言證聖，

天報已畢衰相現前，謗阿羅漢身遭後有，墮阿鼻獄。汝應諦聽，吾今為汝仔細分別。」阿難起立并其會中同有學者，歡喜頂禮伏聽慈誨。

佛告阿難及諸大眾：「汝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由汝妄想，迷理為咎癡愛發生，生發遍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是迷頑妄想安立。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況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恣一心+目]當處湛然；一切魔王及與鬼神諸凡夫天，見其宮殿無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陸飛騰無不驚愕。凡夫昏暗不覺遷訛。彼等咸得五種神通唯除漏盡，戀此塵勞，如何令汝摧裂其處？是故神鬼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僉來惱汝。

「然彼諸魔雖有大怒，彼塵勞內，汝妙覺中，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沸浪彼如堅冰，煖氣漸隣不日銷殞，徒恃神力但為其客，成就破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當處禪那覺悟無惑，則彼魔事無奈汝何。陰銷入明則彼群邪咸受幽氣，明能破暗，迷自銷殞，如何敢留擾亂禪定？若不明悟被陰所迷，則汝阿難必為魔子成就魔人。如摩登伽殊為眇劣，彼雖呪汝破佛律儀，八萬行中祇毀一戒，心清淨故尚未淪溺，此乃隳汝寶覺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沒，宛轉零落無可哀救。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區宇；若目明

朗，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四大不織少選之間身能出礙，此名精明流溢前境。斯但功用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阿難！復以此心精研妙明其身內徹，是人忽然於其身內拾出蟻蛭，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此名精明流溢形體。斯但精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其時魂魄、意志、精神，除執受身餘皆涉入，互為賓主，忽於空中聞說法聲，或聞十方同敷密義，此名精魂遞相離合。成就善種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澄露皎徹內光發明，十方遍作閻浮檀色，一切種類化為如來，于時忽然見毘盧遮那踞天光臺，千佛圍繞，百億國土及與蓮華俱時出現，此名心魂靈悟所染。心光研明照諸世界，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觀察不停，抑按降伏制止超越，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遍滿不相留礙，青黃赤白各各純現，此名抑按功力踰分。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澄徹精光不亂，忽於夜合，在暗室內見種種物不殊白晝，而暗室物亦不除滅，此名心細密澄其見所視洞幽。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圓入虛融，四肢忽然同於草木，火燒刀斫曾無所覺，又則火光不能燒熱，縱割其肉猶如削木，此名塵併排四大性一向入純。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成就清淨，淨心功極，忽見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國，具足七寶光明遍滿，又見恒沙諸佛如來，遍滿空界樓殿華麗，下見地獄上觀天宮得無障礙，此名欣厭凝想日深想久化成。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深遠，忽於中夜遙見遠方，市井街巷親族眷屬或聞其語，此名迫心逼極飛出故多隔見。非為聖證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又以此心研究精極，見善知識形體變移，少選無端種種遷改，此名邪心含受魑魅或遭天魔入其心腹，無端說法通達妙義。非為聖證不作聖心，魔事銷歇；若作聖解，即受群邪。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色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當依如來滅後，於末法中宣示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魘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若魘咎歇，其心離身返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當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發明內抑過分，忽於其處發無窮悲，如是乃至觀見蚊虻猶如赤子，心生

憐愍不覺流淚，此名功用抑摧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悲魔入其心府，見人則悲，啼泣無限，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阿難！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勝相現前感激過分，忽於其中生無限勇，其心猛利志齊諸佛，謂三僧祇一念能越，此名功用凌率過越。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覺了不迷久自銷歇；若作聖解，則有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誇，我慢無比，其心乃至上不見佛、下不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前無新證歸失故居，智力衰微入中墮地迥無所見，心中忽然生大枯渴，於一切時沈憶不散，將此以為勤精進相，此名修心無慧自失。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憶魔入其心腑，旦夕撮心懸在一處，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慧力過定失於猛利，以諸勝性懷於心中，自心已疑是盧舍那，得少為足，此名用心亡失恒審溺於知見。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下劣易知足魔入其心腑，見人自言：『我得無上第一義諦。』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新證未獲故心已亡，歷覽二際自生艱險，於心忽然生無盡憂，如坐鐵床如飲毒藥，心不欲活常求於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脫，此名修行失於方便。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常憂愁魔入其心腑，手執刀劍自割其肉欣其捨壽，或常憂愁走入山林不耐見人，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處清淨中心安隱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心中歡悅不能自止，此名輕安

無慧自禁。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喜樂魔入其心腑，見人則笑，於衢路傍自歌自舞，自謂已得無礙解脫，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自謂已足，忽有無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與過慢、及慢過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時俱發，心中尚輕十方如來，何況下位聲聞、緣覺，此名見勝無慧自救。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腑，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檀越言：『此是金銅或是土木，經是樹葉或是疊花，肉身真常不自恭敬，却崇土木實為顛倒。』其深信者從其毀碎埋棄地中，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精明中圓悟精理得大隨順，其心忽生無量輕安，已言成聖得大自在，此名因慧獲諸輕清。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一分好清輕魔入其心腑，自謂滿足更不求進，此等多作無聞比丘，疑謗後生墮阿鼻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為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律儀誤入人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味其虛明深入心骨，其心忽有無限愛生，愛極發狂便為貪欲，此名定境安順入心，無慧自持誤入諸欲。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欲魔入其心腑，一向說欲為菩提道，化諸白衣平

等行欲，其行姪者名持法子，神鬼力故，於末世中攝其凡愚其數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二百或五六百，多滿千萬，魔心生厭離其身體，威德既無陷於王難，疑誤眾生入無間獄，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受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亦當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眾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寢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若動念盡浮想銷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死生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圓明，銳其精思貪求善巧。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不覺是其魔著，自言謂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巧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斯須或作比丘令彼人見，或為帝釋或為婦女或比丘尼，或寢暗室身有光明。是人愚迷惑為菩薩，信其教化搖蕩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災祥變異，或言如來某處出世，或言劫火或說刀兵，恐怖於人令其家資無故耗散，此名怪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遊蕩，飛其精思貪求經歷。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

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遊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自形無變，其聽法者忽自見身坐寶蓮華，全體化成紫金光聚，一眾聽人各各如是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婬逸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諸佛應世，某處某人當是某佛化身來此，某人即是某菩薩等來化人間，其人見故心生傾渴，邪見密興種智銷滅，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綿[恣-心+目]，澄其精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合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其形及彼聽法之人外無遷變，令其聽者未聞法前，心自開悟念念移易，或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見地獄、或知人間好惡諸事、或口說偈、或自誦經，各各歡喜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綿愛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根本，窮覽物化性之終始，精爽其心貪求辯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先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元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身有威神摧伏求者，令其座下雖未聞法自然心伏，是諸人等將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現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遞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絕，都指現在即為佛國，無別淨居及金色相，其人信受忘

失先心，身命歸依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惑為菩薩，推究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處，彼無知者信是穢言，此名蠱毒魔勝惡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懸應，周流精研貪求冥感。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元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應善男子處敷座說法。能令聽眾暫見其身如百千歲，心生愛染不能捨離，身為奴僕四事供養不覺疲勞，各各令其座下人心，知是先師本善知識別生法愛，粘如膠漆得未曾有。是人愚迷惑為菩薩，親近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我於前世、於某生中先度某人，當時是我妻妾兄弟，今來相度與汝相隨，歸某世界供養某佛。』或言別有大光明天佛於中住，一切如來所休居地。彼無知者信是虛誑遺失本心，此名厲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俱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深入，克己辛勤樂處陰寂貪求靜謐。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本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陰善男子處敷座說法。令其聽人各知本業，或於其處語一人言：『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勅使一人於後踏尾，頓令其人起不能得，於是一眾傾心欽伏。有人起心已知其肇，佛律儀外重加精苦，誹謗比丘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好言未然禍福，及至其時毫髮無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知見，勤苦研尋貪求宿命。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殊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知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無端於說法處得大寶珠，其魔或時化為畜生，口銜其珠及雜珍寶，簡策符牘諸奇異物，先授彼人後著其體，或誘聽人，藏於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處，是諸聽者得未曾有。多食藥草不食嘉膳，或時日食一麻一麥，其形肥充魔力持故，誹謗比丘罵詈徒眾不避譏嫌，口中好言他方寶藏，十方聖賢潛匿之處，隨其後者往往見有奇異之人，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嶽鬼神年老成魔，或有宣姪破佛戒律，與承事者潛行五欲，或有精進純食草木，無定行事惱亂彼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神通種種變化，研究化元貪取神力。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誠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通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是人或復手執火光手撮其光，分於所聽四眾頭上，是諸聽人頂上火光皆長數尺，亦無熱性曾不焚燒；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於空中安坐不動；或入瓶內或處囊中；越牖透垣曾無障礙；唯於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著白衣，受比丘禮，誹謗禪律，罵詈徒眾訐露人事不避譏嫌，口中常說神通自在，或復令人傍見佛土，鬼力惑人非有真實，讚歎行姪不毀龜行，將諸猥獠以為傳法，此名天地大力山精、海精、風精、河精、土精，一切草樹積劫精魅，或復龍魅，或壽終仙再活為魅，或仙期終計年應死，其形不化他怪所附，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

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入滅，妍究化性貪求深空。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終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空善男子處敷座說法。於大眾內其形忽空，眾無所見，還從虛空突然而出，存沒自在，或現其身洞如瑠璃，或垂手足作旃檀氣，或大小便如厚石蜜，誹毀戒律輕賤出家，口中常說無因無果，一死永滅無復後身，及諸凡聖雖得空寂，潛行貪欲受其欲者，亦得空心撥無因果，此名日月薄蝕精氣金玉芝草麟鳳龜鶴，經千萬年不死為靈出生國土，年老成魔惱亂是人。厭足心生，去彼人體；弟子與師多陷王難。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長壽，辛苦研幾貪求永歲棄分段生，頓希變易細相常住。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口說經法，其人竟不覺知魔著，亦言自得無上涅槃，來彼求生善男子處敷座說法。好言他方往還無滯，或經萬里瞬息再來，皆於彼方取得其物，或於一處在一宅中，數步之間令其從東詣至西壁，是人急行累年不到，因此心信疑佛現前。口中常說，十方眾生皆是吾子，我生諸佛、我出世界、我是元佛，出生自然不因修得，此名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屬，如遮文茶及四天王毘舍童子，未發心者利其虛明，食彼精氣或不因師；其修行人親自觀見，稱執金剛與汝長命，現美女身盛行貪欲，未逾年歲肝腦枯竭，口兼獨言聽若魑魅，前人未詳多陷王難，未及遇刑先已乾死，惱亂彼人以至殂殞。汝當先覺，不入輪迴；迷惑不知，墮無間獄。」

「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姪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必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眾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見。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現境，皆是想陰、用心交互故現斯事，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因緣迷不自識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眾生開悟斯義，無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覆護成無上道。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九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十

（一名中印度那蘭陀大道場經，於灌頂部錄出別行）

大唐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中天竺沙門

般刺蜜帝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出

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授

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銷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龜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河山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蹤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唯一精真，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方十二眾生畢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熠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行陰區宇；若此清擾熠熠元性，

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眾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知，是得正知奢摩他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十類天魔不得其便，方得精研窮生類本，於本類中生元露者，觀彼幽清圓擾動元，於圓元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二無因論。一者是人見本無因。何以故？是人既得生機全破，乘于眼根八百功德，見八萬劫所有眾生，業流灣環死此生彼，祇見眾生輪迴其處，八萬劫外冥無所觀，便作是解：『此等世間十方眾生，八萬劫來無因自有。』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二者是人見末無因。何以故？是人於生既見其根，知人生人悟鳥生鳥，鳥從來黑鵠從來白，人天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今盡此形亦復如是，而我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當知今日一切物象皆本無因。由此計度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一外道立無因論。

「阿難！是三摩中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圓常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遍常論。一者是人窮心境性，二處無因；修習能知二萬劫中，十方眾生所有生滅，咸皆循環不曾散失，計以為常。二者是人窮四大元，四性常住；修習能知四萬劫中，十方眾生所有生滅，咸皆體恒不曾散失，計以為常。三者是人窮盡六根，末那執受心意識中，本元由處性常恒故；修習能知八萬劫中，一切眾生循環不失，本來常住窮不失性，計以為常。四者是人既盡想元，生理更無流止運轉，生滅想心今已永滅，理中自然成不生滅，因心所度計以為常。由此計常亡正遍知，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二外道立圓常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自他中起計度者，是人墜入四顛倒見，一分無常一分常論。一者是人觀妙明心遍十方界，湛然以為究竟神我，從是則計我遍十方凝明不動，一切眾生於我心中自生自死，則我心性名之為常，彼生滅者真無常性。二者是人觀其心，遍觀十方恒沙國土，見劫壞處名為究竟無常種性，劫不壞處名究竟常。三者是人別觀我心，精細微密猶如微塵，流轉十方性無移改，能令此身即生即滅，其不壞性名我性常，一切死生從我流出名無常性。四者是人知想陰盡見行陰流，行陰常流計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滅盡名為無常。由此計度一分無常一分常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三外道一分常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分位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有邊論。一者是人計生元流用不息，計過未者名為有邊，計相續心名為無邊。二者是人觀八萬劫，則見眾生八萬劫前寂無聞見，無聞見處名為無邊，有眾生處名為有邊。三者是人計我遍知得無邊性，彼一切人現我知中，我曾不知彼之知性，名彼不得無邊之心，但有邊性。四者是人窮行陰空，以其所見心路籌度，一切眾生一身之中，計其咸皆半生半滅，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一半無邊。由此計度有邊無邊，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四外道立有邊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知見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四種顛倒，不死矯亂遍計虛論。一者是人觀變化元，見遷流處名之為變，見相續處名之為恒；見所見處名之為生，不見見處名之為滅；相續之因性不斷處名之為增，正相續中中所離處名之為減；

各各生處名之為有，互互亡處名之為無。以理都觀，用心別見。有求法人來問其義，答言：『我今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亦減。』於一切時皆亂其語，令彼前人遺失章句。二者是人諦觀其心，互互無處因無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無，除無之餘無所言說。三者是人諦觀其心，各各有處因有得證，有人來問唯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餘無所言說。四者是人無俱見，其境枝故其心亦亂，有人來問答言亦有即是亦無，亦無之中不是亦有，一切矯亂無容窮詰。由此計度矯亂虛無，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五外道四顛倒性，不死矯亂遍計虛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無盡流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有相發心顛倒。或自固身，云色是我；或見我圓含遍國土，云我有色；或彼前緣隨我迴復，云色屬我；或復我依行中相續，云我在色。皆計度言死後有相，如是循環有十六相，從此惑計，畢竟煩惱畢竟菩提兩性並驅，各不相觸。由此計度死後有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六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有相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先除滅色受想中生計度者，是人墜入死後無相發心顛倒。見其色滅形無所因；觀其想滅心無所繫；知其受滅無復連綴；陰性銷散，縱有生理而無受想與草木同；此質現前猶不可得，死後云何更有諸相？因之勘校死後相無，如是循環有八無相，從此或計涅槃因果一切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斷滅。由此計度死後無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七外道，立五陰中死後無相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行存中兼受想滅，雙計有無自體相破，是人墜入死後俱非起顛倒論，色受想中見有非有，行遷流內觀無不無，如是循環窮盡陰界，八俱非相隨得一緣，皆言死後有相無相，又計諸行性遷訛故，心發通悟有無俱非虛實失措。由此計度死後俱非，後際昏瞢無可道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八外道，立五陰中死後俱非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無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七斷滅論，或計身滅、或欲盡滅、或苦盡滅、或極樂滅、或極捨滅，如是循環窮盡七際，現前銷滅滅已無復。由此計度死後斷滅，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九外道，立五陰中死後斷滅心顛倒論。

「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堅凝正心魔不得便，窮生類本觀彼幽清常擾動元，於後後有生計度者，是人墜入五涅槃論。或以欲界為正轉依，觀見圓明生愛慕故；或以初禪性無憂故；或以二禪心無苦故；或以三禪極悅隨故；或以四禪苦樂二亡，不受輪迴生滅性故。迷有漏天作無為解，五處安隱為勝淨依，如是循環五處究竟。由此計度五現涅槃，墮落外道惑菩提性，是則名為第十外道，立五陰中五現涅槃心顛倒論。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狂解，皆是行陰、用心交互故現斯悟，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以迷為解自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汝等必須將如來語，於我滅後傳示末法，遍令眾生覺了斯義，無令心魔自起深孽，保持覆護消息邪見，教其身心開覺真義，於無上道不遭枝岐，勿令心祈得少為足，作大覺王清淨標指。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行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機，倏然墮裂沈細綱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脈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鷄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沈發現幽祕，此則名為識陰區宇；若於群召已獲同中，銷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隣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瑠璃內外明徹，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當知，是善男子窮諸行空，於識還元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能令己身根隔合開，亦與十方諸類通覺，覺知通溜能入圓元；若於所歸立真常因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因所因執，娑毘迦羅所歸冥諦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歸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外道種。

「阿難！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覽為自體，盡虛空界十二類內所有眾生，皆我身中一類流出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能非能執，摩醯首羅現無邊身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二立能為心，成能事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大慢天我遍圓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歸有所歸依，自疑身心從彼流出，十方虛空咸其生起，即於都起所宣流地，作真常身無生滅解，在生滅中早計常住，既惑不生亦迷生滅，安住沈迷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常非常執計，自在天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成妄計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圓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所知知遍圓故，因知立解，十方草木皆稱有情與人無異，草木為人人死還成十方草樹，無擇遍知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知無知執，婆吒霰尼執一切覺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四計圓知心，成虛謬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倒知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根互用中已得隨順，便於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周流、觀塵成就，各各崇事以此群塵，發作本因立常住解，是人則墮生無生執，諸迦葉波并婆羅門，勤心役身事火崇水，求出生死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五計著崇事迷心從物，立妄求因，求妄冀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顛化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明計明中虛，非滅群化，以永滅依為所歸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歸無歸執，無想天中諸舜若多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六圓虛無心，成空亡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斷滅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常固身常住，同于精圓長不傾逝生勝解者，是人則墮貪非貪執，諸阿斯陀求長命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七執著命元，立固妄因趣長勞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妄延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觀命互通却留塵勞恐其銷盡，便於此際坐蓮華宮，廣化七珍多增寶媛，縱恣其心生勝解者，是人則墮真無真執，吒拏迦

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八發邪思因，立熾塵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天魔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於命明中分別精麤，疏決真偽因果相酬，唯求感應背清淨道，所謂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居滅已休，更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聲聞，諸無聞僧、增上慢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九圓精應心，成趣寂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纏空種。

「又善男子，窮諸行空已滅生滅，而於寂滅精妙未圓，若於圓融清淨覺明，發研深妙即立涅槃，而不前進生勝解者，是人則墮定性辟支，諸緣獨倫不迴心者成其伴侶，迷佛菩提亡失知見，是名第十圓覺[恣-心+目]心，成湛明果，違遠圓通背涅槃城，生覺圓明不化圓種。

「阿難！如是十種禪那中途成狂因依，或未足中生滿足證，皆是識陰、用心交互故生斯位，眾生頑迷不自忖量，逢此現前各以所愛，先習迷心而自休息，將為畢竟所歸寧地，自言滿足無上菩提，大妄語成外道邪魔，所感業終墮無間獄、聲聞、緣覺不成增進。汝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眾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作沈淪，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始成就不遭岐路，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塵如來，乘此心開得無上道。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此是過去先佛世尊，奢摩他中毘婆舍那，覺明分析微細魔事，魔境現前汝能諳識，心垢洗除不落邪見，陰魔銷滅

天魔摧碎，大力鬼神褫魄逃逝，魑魅魍魎無復出生，直至菩提無諸少乏下劣增進，於大涅槃心不迷悶。若諸末世愚鈍眾生，未識禪那不知說法，樂修三昧汝恐同邪，一心勸令持我佛頂陀羅尼呪，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帶身上，一切諸魔所不能動。汝當恭欽十方如來，究竟修進最後垂範。」

阿難即從坐起，聞佛示誨頂禮欽奉憶持無失，於大眾中重復白佛：「如佛所言，五陰相中五種虛妄為本想心，我等平常未蒙如來微細開示，又此五陰為併銷除？為次第盡？如是五重，詣何為界？惟願如來發宣大慈，為此大眾清明心目，以為末世一切眾生作將來眼。」

佛告阿難：「精真妙明本覺圓淨，非留死生，及諸塵垢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真精，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為自然；彼虛空性猶實幻生，因緣、自然，皆是眾生妄心計度。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所有，何況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

「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如我先言心想醋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醋物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醋出？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為堅固第一妄想；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澁，由因受生能動色體，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驅馳，名為虛明第二妄想；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為諸夢，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名為融通第三妄想；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銷容皺，日夜相代曾無覺悟。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如必是真，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為

幽隱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真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覩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覆覩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籌算？阿難當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若非想元寧受想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幾，則湛了內罔象虛無，第五顛倒細微精想。

「阿難！是五受陰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界淺深，唯色與空是色邊際；唯觸及離是受邊際；唯記與忘是想邊際；唯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我已示汝劫波巾結，何所不明再此詢問？汝應將此妄想根元心得開通，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令識虛妄深厭自生，知有涅槃不戀三界。

「阿難！若復有人遍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養心無虛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不？」

阿難答言：「虛空無盡、珍寶無邊，昔有眾生施佛七錢，捨身猶獲轉輪王位，況復現前虛空既窮，佛土充遍皆施珍寶，窮劫思議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邊際？」

佛告阿難：「諸佛如來語無虛妄。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瞬息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銷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難！若有眾生，能誦此經能持此呪，如我廣說窮劫不盡，依我教言如教行道，直成菩提無復魔業。」

佛說此經已，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及諸他方菩薩、二乘、聖仙童子，并初發心大力鬼神，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十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大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譯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眾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薩、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清淨慧菩薩、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淨諸業障菩薩、普覺菩薩、圓覺菩薩、賢善首菩薩等，而為上首；與諸眷屬皆入三昧，同住如來平等法會。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願為此會諸來法眾，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遠離諸病，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不墮邪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諮詢如來因地法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墮邪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文殊師利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

善男子！空實無花，病者妄執。由妄執故，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花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善男子！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菩薩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末世眾生依此修行不墮邪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文殊汝當知，	一切諸如來，
從於本因地，	皆以智慧覺，
了達於無明。	知彼如空花，
即能免流轉，	又如夢中人，
醒時不可得。	覺者如虛空，
平等不動轉，	覺遍十方界，
即得成佛道。	眾幻滅無處，
成道亦無得，	本性圓滿故。
菩薩於此中，	能發菩提心，
末世諸眾生，	修此免邪見。」

於是普賢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願為此會諸菩薩眾，及為末世一切眾生修大乘者，聞此圓覺清淨境界，云何修行？世尊！若彼眾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還修於幻？

若諸幻性，一切盡滅，則無有心，誰為修行？云何復說修行如幻？若諸眾生本不修行，於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脫？願為末世一切眾生，作何方便漸次修習，令諸眾生永離諸幻。」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令諸眾生得離諸幻。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花從空而有，幻花雖滅空性不壞；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為不動。善男子！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善男子！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普賢汝當知，	一切諸眾生，
無始幻無明，	皆從諸如來，
圓覺心建立。	猶如虛空花，
依空而有相，	空花若復滅，
虛空本不動。	幻從諸覺生，
幻滅覺圓滿，	覺心不動故。
若彼諸菩薩，	及末世眾生，

常應遠離幻， 諸幻悉皆離。
如木中生火， 木盡火還滅，
覺則無漸次， 方便亦如是。」

於是普眼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願為此會諸菩薩眾及為末世一切眾生，演說菩薩修行漸次，云何思惟？云何住持？眾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世尊！若彼眾生無正方便及正思惟，聞佛如來說此三昧心生迷悶，則於圓覺不能悟入。願興慈悲，為我等輩及末世眾生假說方便。」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問於如來修行漸次、思惟、住持乃至假說種種方便，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普眼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遠離諸幻，先依如來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眾，宴坐靜室，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善男子！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善男子！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

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於幻化。是故我說身心幻垢，對離幻垢說名菩薩；垢盡對除，即無對垢及說名者。

「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證得諸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覺所顯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心清淨故見塵清淨，見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淨，根清淨故耳識清淨，識清淨故覺塵清淨；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根清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地清淨故水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善男子！四大清淨故，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清淨。彼清淨故，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清淨，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善男子！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裹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

「善男子！虛空如是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四大不動故，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善男子！覺性遍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當知六根遍滿法界；根遍滿故，當知六塵遍滿法界；塵遍滿故，當知四大遍滿法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遍滿法界。善男子！由彼妙覺性遍滿故，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善男子！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

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譬如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無憎愛故。

「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來、無去，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任、無止、無作、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善男子！彼諸菩薩如是修行，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開悟，求如是法，亦不迷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普眼汝當知，	一切諸眾生，
身心皆如幻，	身相屬四大，
心性歸六塵。	四大體各離，
誰為和合者？	如是漸修行，
一切悉清淨。	不動遍法界，
無作止任滅，	亦無能證者。
一切佛世界，	猶如虛空花，
三世悉平等，	畢竟無來去。
初發心菩薩，	及末世眾生，
欲求入佛道，	應如是修習。」

於是金剛藏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善為一切諸菩薩眾宣揚如來圓覺清淨大陀羅尼因地法行漸次方便，與諸眾生開發蒙昧；

在會法眾承佛慈誨，幻翳朗然，慧目清淨。世尊！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唯願不捨無遮大慈，為諸菩薩開祕密藏，及為末世一切眾生，得聞如是修多羅教了義法門永斷疑悔。」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金剛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問於如來甚深祕密究竟方便，是諸菩薩最上教誨了義大乘，能使十方修學菩薩及諸末世一切眾生，得決定信，永斷疑悔。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金剛藏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子！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垢心曾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是故汝等便生三惑。

「善男子！譬如患翳妄見空花，患翳若除，不可說言：『此翳已滅，何時更起一切諸翳？』何以故？翳花二法非相待故。亦如空花滅於空時，不可說言虛空何時更起空花？何以故？空本無花非起滅故。生死涅槃同於起滅，妙覺圓照離於花翳。善男子！當知虛空非是暫有亦非暫無，況復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本性。

「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為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

「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花。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花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如是分別，非為正問。」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金剛藏當知，	如來寂滅性，
未曾有終始。	若以輪迴心，
思惟即旋復，	但至輪迴際，
不能入佛海。	譬如銷金鑛，
金非銷故有，	雖復本來金，
終以銷成就，	一成真金體，
不復重為鑛。	生死與涅槃，
凡夫及諸佛，	同為空花相。
思惟猶幻化，	何況詰虛妄？
若能了此心，	然後求圓覺。」

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廣為菩薩開祕密藏，令諸大眾深悟輪迴、分別邪正，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於大涅槃生決定信，無復重隨輪轉境界起循環見。世尊！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欲遊如來大寂滅海，云何當斷輪迴根本？於諸輪迴有幾種性？修佛菩提幾等差別？迴入塵勞，當設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唯願不捨救世大悲，令諸修行一切菩

薩及末世眾生，慧目肅清照曜心鏡，圓悟如來無上知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請問如來深奧祕密微妙之義，令諸菩薩潔清慧目，及令一切末世眾生永斷輪迴，心悟實相具無生忍。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彌勒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知欲可厭，愛厭業道，捨惡樂善，復現天、人；又知諸愛可厭惡故，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善男子！菩薩變化示現世間非愛為本，但以慈悲令彼捨愛，假諸貪欲而入生死。若諸末世一切眾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如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

「善男子！一切眾生由本貪欲，發揮無明顯出五性，差別不等；依二種障，而現深淺。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云何五性？善男子！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若諸眾生永捨貪欲，先除事障未斷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善男子！若諸末世一切眾生，欲泛如來大圓覺海，先當發願勤斷二障，二障已伏即能悟入菩薩境界；若事、理障已永斷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滿足菩提及大涅槃。善男子！一切眾生皆證圓覺，逢善

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若諸眾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眾生咎。是名眾生五性差別。

「善男子！菩薩唯以大悲方便入諸世間開發未悟，乃至示現種種形相逆順境界，與其同事化令成佛，皆依無始清淨願力。若諸末世一切眾生於大圓覺起增上心，當發菩薩清淨大願，應作是言：『願我今者住佛圓覺，求善知識莫值外道及與二乘。』依願修行，漸斷諸障，障盡願滿，便登解脫清淨法殿，證大圓覺妙莊嚴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彌勒汝當知，	一切諸眾生，
不得大解脫，	皆由貪欲故，
墮落於生死。	若能斷憎愛，
及與貪瞋癡，	不因差別性，
皆得成佛道。	二障永銷滅，
求師得正悟，	隨順菩提願，
依止大涅槃。	十方諸菩薩，
皆以大悲願，	示現入生死。
現在修行者，	及末世眾生，
勤斷諸愛見，	便歸大圓覺。」

於是清淨慧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為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本所不見本所不聞，我等今者蒙佛善誘，身心泰然得大饒益，願為一切諸來法眾重宣法王圓滿覺性，一切眾生及諸菩薩、如來世尊所證所得云何差別？令末世眾生聞此聖教，

隨順開悟漸次能入。」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清淨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請問如來漸次差別。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清淨慧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眾生。何以故？菩薩眾生皆是幻化，幻化滅故無取證者。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眾生迷倒，未能除滅一切幻化，於滅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若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寂滅者。

「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由妄想我及愛我者，曾不自知念念生滅，故起憎愛，耽著五欲；若遇善友教令開悟淨圓覺性發明起滅，即知此生性自勞慮。若復有人勞慮永斷得法界淨，即彼淨解為自障礙，故於圓覺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隨順覺性。

「善男子！一切菩薩，見解為礙，雖斷解礙，猶住見覺，覺礙為礙而不自在；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

「善男子！有照有覺俱名障礙，是故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滅諸礙，礙已斷滅無滅礙者。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

「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

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

「善男子！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彼諸眾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為隨順覺性。善男子！汝等當知！如是眾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及大菩薩，植眾德本；佛說是人名為成就一切種智。」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清淨慧當知，	圓滿菩提性，
無取亦無證，	無菩薩眾生。
覺與未覺時，	漸次有差別，
眾生為解礙，	菩薩未離覺。
入地永寂滅，	不住一切相，
大覺悉圓滿，	名為遍隨順。
末世諸眾生，	心不生虛妄，
佛說如是人，	現世即菩薩。
供養恒沙佛，	功德已圓滿，
雖有多方便，	皆名隨順智。」◎

◎於是威德自在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廣為我等分別如是隨順覺性，令諸菩薩覺心光明承佛圓音，不因修習而得善利。世尊！譬如大城外有四門，隨方來者非止一路，一切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非一方便。唯願世尊！廣為我等宣說一切方便漸次，并修行人總有幾種？令此會菩薩及末世眾生求大乘者，速得開悟，遊戲如來大寂滅海。」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問於如來如是方便。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威德自在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無上妙覺遍諸十方出生如來，與一切法同體平等，於諸修行實無有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

「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

「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知覺心性及與根塵皆因幻化，即起諸幻以除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眾；由起幻故便能內發大悲輕安，一切菩薩從此起行，漸次增進。彼觀幻者非同幻故，非同幻觀皆是幻故，幻相永離；是諸菩薩所圓妙行，如土長苗。此方便者名三摩鉢提。

「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淨相，了知身心皆為罣礙；無知覺明不依諸礙，永得超過礙無礙境、受用世界及與身心，相在塵域；如器中鐺聲出於外，煩惱涅槃不相留礙，便能內發寂滅輕安、妙覺隨順、寂滅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眾生壽命皆為浮想。此方便者名為禪那。

「善男子！此三法門皆是圓覺。親近隨順十方如來，因此成佛十方菩薩種種方便，一切同異皆依如是三種事業，若得圓證即成圓覺。善男子！假使有人修於聖道，教化成就百千萬億阿羅漢、辟支佛果，不如有人聞此圓覺無礙法門，一剎那頃隨順修習。」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威德汝當知，	無上大覺心，
本際無二相，	隨順諸方便，
其數即無量。	如來總開示，
便有三種類，	寂靜奢摩他，
如鏡照諸像；	如幻三摩提，
如苗漸增長；	禪那唯寂滅，
如彼器中鐙。	三種妙法門，
皆是覺隨順，	十方諸如來，
及諸大菩薩，	因此得成道。
三事圓證故，	名究竟涅槃。」

於是辯音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邊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如是法門甚為希有！世尊！此諸方便一切菩薩於圓覺門有幾修習？願為大眾及末世眾生，方便開示令悟實相。」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辯音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問於如來，如是修習。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辯音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如來圓覺清淨本無修習及修習者，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於未覺幻力修習，爾時便有二十五種清淨定輪：

「若諸菩薩唯取極靜，由靜力故永斷煩惱究竟成就，不起于座便入涅槃；此菩薩者，名單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唯觀如幻，以佛力故變化世界種種作用，備行菩薩清淨妙行，於陀羅尼不失寂念及諸靜慧，此菩薩者，名單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唯滅諸幻，不取作用獨斷煩惱，煩惱斷盡便證實相；此菩薩者，名單修禪那。

「若諸菩薩先取至靜，以靜慧心照諸幻者，便於是中起菩薩行；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靜慧故證至靜性，便斷煩惱永出生死；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後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寂靜慧，復現幻力種種變化度諸眾生，後斷煩惱而入寂滅；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中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至靜力斷煩惱已，後起菩薩清淨妙行度諸眾生；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中修禪那，後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至靜力心斷煩惱，後度眾生建立世界；此菩薩者，名先修奢摩他，齊修三摩鉢提及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至靜力資發變化，後斷煩惱；此菩薩者，名齊修奢摩他、三摩鉢提，後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至靜力用資寂滅，後起作用變化境界；此菩薩者，名齊修奢摩他、禪那，後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種種隨順，而取至靜；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種種境界，而取寂滅；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而作佛事，安在寂靜，而斷煩惱；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中修奢摩他，後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無礙作用，斷煩惱故，安住至靜；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中修禪那，後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方便作用，至靜、寂滅二俱隨順；此菩薩者，名先修三摩鉢提，齊修奢摩他、禪那。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種種起用，資於至靜，後斷煩惱；此菩薩者，名齊修三摩鉢提、奢摩他，後修禪那。

「若諸菩薩以變化力資於寂滅，後住清淨，無作靜慮；此菩薩者，名齊修三摩鉢提、禪那，後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至靜，住於清淨；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後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作用，於一切境寂用隨順；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後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種種自性，安於靜慮，而起變化；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中修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無作自性起於作用，清淨境界歸於靜慮；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中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種種清淨，而住靜慮起於變化；此菩薩者，名先修禪那，齊修奢摩他、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資於至靜，而起變化；此菩薩者，名齊修禪那、奢摩他，後修三摩鉢提。

「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資於變化，而起至靜清明境慧；此菩薩者，名齊修禪那、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

「若諸菩薩以圓覺慧圓合一切，於諸性相無離覺性；此菩薩者，名為圓修三種自性清淨隨順。

「善男子！是名菩薩二十五輪，一切菩薩修行如是。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輪者，當持梵行，寂靜思惟，求哀憐

悔，經三七日。於二十五輪各安標記，至心求哀，隨手結取；依結開示便知頓漸，一念疑悔即不成就。」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辯音汝當知，	一切諸菩薩，
無礙清淨慧，	皆依禪定生。
所謂奢摩他，	三摩提禪那，
三法頓漸修，	有二十五種。
十方諸如來，	三世修行者，
無不因此法，	而得成菩提；
唯除頓覺人，	并法不隨順。
一切諸菩薩，	及末世眾生，
常當持此輪，	隨順勤修習，
依佛大悲力，	不久證涅槃。」

於是淨諸業障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為我等輩廣說如是不思議事一切如來因地行相，令諸大眾得未曾有，覩見調御歷恒沙劫勤苦境界，一切功用猶如一念，我等菩薩深自慶慰。世尊！若此覺心本性清淨，因何染污，使諸眾生迷悶不入？唯願如來廣為我等開悟法性，令此大眾及末世眾生作將來眼。」說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淨諸業障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諮問如來如是方便。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淨諸業障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眾生及與壽命，認四顛倒為實我體，由此便生憎愛二境。於虛妄體重執虛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有妄業故妄見流轉，厭流

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何以故？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一切眾生生無慧目，身心等性皆是無明，譬如有人不自斷命。是故當知！有愛我者我與隨順，非隨順者便生憎怨，為憎愛心養無明故，相續求道皆不成就。

「善男子！云何我相？謂諸眾生心所證者。善男子！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支絃緩，攝養乖方，微加鍼艾，則知有我。是故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

「善男子！云何人相？謂諸眾生心悟證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過一切證者，悉為人相。善男子！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殫證理，皆名人相。

「善男子！云何眾生相？謂諸眾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善男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眾生。』則知彼人說眾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眾生，則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眾生，非彼我故。善男子！但諸眾生了證了悟皆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眾生相。

「善男子！云何壽命相？謂諸眾生心照清淨覺所了者，一切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

「善男子！末世眾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為，終不能成一切聖果，是故名為正法末世。何以故？認一切我為涅槃故，有證有悟名成就故。譬如有人以賊為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何以故？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

為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不知愛者真生死故，別憎生死，名不解脫。

「云何當知法不解脫？善男子！彼末世眾生習菩提者，以己微證為自清淨，猶未能盡我相根本。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即生歡喜便欲濟度；若復誹謗彼所得者便生瞋恨。則知我相堅固執持，潛伏藏識，遊戲諸根曾不間斷。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善男子！若知我空，無毀我者，有我說法，我未斷故，眾生、壽命亦復如是。

「善男子！末世眾生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雖勤精進增益諸病，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善男子！末世眾生不了四相，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為自修行終不成就。或有眾生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見勝進者心生嫉妬；由彼眾生未斷我愛，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善男子！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瞋、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若於所求別生憎愛，則不能入清淨覺海。」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淨業汝當知，	一切諸眾生，
皆由執我愛，	無始妄流轉，
未除四種相，	不得成菩提。
愛憎生於心，	諂曲存諸念，
是故多迷悶，	不能入覺城。
若能歸悟剎，	先去貪瞋癡，
法愛不存心，	漸次可成就。
我身本不有，	憎愛何由生？
此人求善友，	終不墮邪見。

所求別生心， 究竟非成就。」

於是普覺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快說禪病！令諸大眾得未曾有，心意蕩然獲大安隱。世尊！末世眾生去佛漸遠，賢聖隱伏邪法增熾，使諸眾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發心令彼群盲不墮邪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普覺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諮問如來如是修行，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令彼眾生得成聖道。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普覺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示有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末世眾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彼善知識四威儀中常現清淨，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心無憍慢，況復搏財、妻子、眷屬。若善男子於彼善友不起惡念，即能究竟成就正覺，心花發明照十方刹。

「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

彼圓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為病。離四病者則知清淨，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善男子！末世眾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憍慢，若復遠離應斷瞋恨；現逆順境猶如虛空，了知身心畢竟平等，與諸眾生同體無異，如是修行方入圓覺。善男子！末世眾生不得成道，由有無始自他憎愛一切種子故未解脫。若復有人，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心無有二，即除諸病；於諸法中自他憎愛亦復如是。善男子！末世眾生欲求圓覺應當發心作如是言：『盡於虛空一切眾生，我皆令入究竟圓覺，於圓覺中無取覺者，除彼、我、人一切諸相。』如是發心不墮邪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普覺汝當知，	末世諸眾生，
欲求善知識，	應當求正覺，
心遠二乘者。	法中除四病，
謂作止任滅；	親近無憍慢，
遠離無瞋恨。	見種種境界，
心當生希有，	還如佛出世。
不犯非律儀，	戒根永清淨，
度一切眾生，	究竟入圓覺。
無彼我人相，	常依止智慧，
便得超邪見，	證覺般涅槃。」

於是圓覺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為我等輩廣說淨覺種種方便，令末世眾生有大增益。世尊！我等今者已得開悟，若佛滅後末世眾生未得悟者，云何安居修此圓覺清淨境界？此圓

覺中三種淨觀以何為首？唯願大悲為諸大眾及末世眾生施大饒益。」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圓覺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問於如來如是方便，以大饒益施諸眾生。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圓覺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眾生，若佛住世，若佛滅後、若法末時，有諸眾生具大乘性，信佛祕密大圓覺心，欲修行者，若在伽藍安處徒眾，有緣事故隨分思察，如我已說；若復無有他事因緣，即建道場當立期限，若立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安置淨居。若佛現在，當正思惟；若佛滅後，施設形像，心存目想生正憶念，還同如來常住之日。懸諸幡花經三七日，稽首十方諸佛名字，求哀懺悔；遇善境界得心輕安。過三七日，一向攝念。

「若經夏首，三月安居，當為清淨菩薩止住，心離聲聞不假徒眾。至安居日即於佛前作如是言：『我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甲，踞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涅槃自性，無繫屬故。今我敬請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三月安居，為修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不繫徒眾。』善男子！此名菩薩示現安居，過三期日隨往無礙。善男子！若彼末世修行眾生求菩薩道入三期者，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

「善男子！若諸眾生修奢摩他，先取至靜不起思念，靜極便覺。如是初靜，從於一身至一世界，覺亦如是。善男子！若覺遍滿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復如是；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

「善男子！若諸眾生修三摩鉢提，先當憶想十方如來、十方世界一切菩薩，依種種門漸次修行勤苦三昧，廣發大願自熏成種；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

「善男子！若諸眾生修於禪那，先取數門，心中了知生住滅念，分齊頭數，如是周遍四威儀中，分別念數無不了知，漸次增進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猶如目覩所受用物；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是名三觀初首方便。若諸眾生，遍修三種勤行精進，即名如來出現于世；若後末世鈍根眾生心欲求道，不得成就由昔業障，當勤懺悔常起希望，先斷憎、愛、嫉妬、諂曲，求勝上心，三種淨觀隨學一事，此觀不得復習彼觀，心不放捨漸次求證。」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圓覺汝當知，	一切諸眾生，
欲行無上道，	先當結三期，
懺悔無始業。	經於三七日，
然後正思惟，	非彼所聞境，
畢竟不可取。	奢摩他至靜，
三摩正憶持，	禪那明數門，
是名三淨觀。	若能勤修習，
是名佛出世。	鈍根未成者，
常當勤心懺，	無始一切罪，
諸障若銷滅，	佛境便現前。」

於是賢善首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廣為我等及末世眾生，開悟如是不思議事。世尊！此大乘教名字何等？云何奉持？眾生修習得何功德？云何使我護持經人？流布此教至於何地？」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爾時，世尊告賢善首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問於如來如是經教功德名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賢善首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三世如來之所守護，十方菩薩之所歸依，十二部經清淨眼目，是經名大方廣圓覺陀羅尼，亦名修多羅了義，亦名祕密王三昧，亦名如來決定境界，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汝當奉持。善男子！是經唯顯如來境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漸次增進至於佛地。善男子！是經名為頓教大乘，頓機眾生從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群品。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虻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

「善男子！假使有人純以七寶積滿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不如有人聞此經名及一句義。善男子！假使有人教百千恒河沙眾生得阿羅漢果，不如有人宣說此經分別半偈。善男子！若復有人聞此經名信心不惑，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二佛種諸福慧，如是乃至盡恒河沙一切佛所種諸善根聞此經教。汝善男子！當護末世是修行者，無令惡魔及諸外道惱其身心令生退屈。」

爾時，會中有火首金剛、摧碎金剛、尼藍婆金剛等八萬金剛并其眷屬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若後末世，一切眾生有能持此決定大乘，我當守護如護眼目；乃至道場所修行處，我等金剛自領徒眾晨夕守護，令不退轉。其家乃至永無災障，疫病銷滅，財寶豐足常不乏少。」

爾時，大梵天王、二十八天王并須彌山王、護國天王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而白佛言：「世尊！我亦守護是持經者，常令安隱心不退轉。」

爾時，有大力鬼王名吉槃荼與十萬鬼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而白佛言：「世尊！我亦守護是持經人，朝夕侍衛令不退屈，其所居一由旬內，若有鬼神侵其境界，我當使其碎如微塵。」

佛說此經已，一切菩薩、天龍、鬼神八部眷屬及諸天王、梵王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維摩詰所說經

維摩詰所說經上卷

(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上卷)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佛國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

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

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人。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并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譬如須彌山王顯于大海，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

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

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眾。覩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於是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	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	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力降魔，	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	而悉摧伏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	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群生，	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	當禮法海德無邊。
毀譽不動如須彌，	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	孰聞人寶不敬承。
今奉世尊此微蓋，	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	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見世間諸所有，	十力哀現是化變，
眾覩希有皆歎佛，	今我稽首三界尊。
大聖法王眾所歸，	淨心觀佛靡不欣，
各見世尊在其前，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各各隨所解，
普得受行獲其利，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或有恐懼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	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力大精進，	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	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	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	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	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	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

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為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

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

「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天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為苦、為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我，為如火；是身無壽，為如風；是身無人，為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

「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

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

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為說法。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

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

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為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

『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為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真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

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即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

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僣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

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為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為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

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是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

道場，攝眾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為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憍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

「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

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

「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

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為？』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
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羼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為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為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為大施主，亦為一切世間福田。』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蔽。時維摩詰現神變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

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經卷上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

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

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

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

又問：「以何為空？」

答曰：「以空空。」

又問：「空何用空？」

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

又問：「空可分別耶？」

答曰：「分別亦空。」

又問：「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

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

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

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

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

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應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為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

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

「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為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為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

「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為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

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為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

「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眾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行；雖行八聖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

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為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

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

舍利弗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

名無為，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

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

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

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

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

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

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

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饒魚、鼈、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延七日以為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於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為害。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而無所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

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為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車磑、馬噉、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牙，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

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烟之火，菩薩觀眾生為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

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

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

「何謂為喜？」

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

「何謂為捨？」

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悵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

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

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

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

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答曰：「當行正念。」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

答曰：「當行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

答曰：「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答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答曰：「顛倒想為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

答曰：「無住為本。」

又問：「無住孰為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

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

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

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婬、怒、癡為解脫乎？」

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

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即於佛法為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

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

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賙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

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

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

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

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

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

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

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

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天曰：「如舍利弗還為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

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河沙，皆謂何乎？」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

曰：「無所得故而得。」

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

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

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為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鬪；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偽，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為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刑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

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為如來種？」

文殊師利言：「有身為種，無明有愛為種，貪恚癡為種，四顛倒為種，五蓋為種，六入為種，七識處為種，八邪法為種，九惱處為種，十不善道為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

曰：「何謂也？」

答曰：「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為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返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為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

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為父，
一切眾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為妻，	慈悲心為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	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	四攝為伎女，
歌詠誦法言，	以此為音樂。
總持之園苑，	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	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	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	大乘以為車，
調御以一心，	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	眾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	深心為華鬘。
富有七財寶，	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	迴向為大利。
四禪為床座，	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	以為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	解脫味為漿，
淨心以澡浴，	戒品為塗香。
摧滅煩惱賊，	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	勝幡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	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	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	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	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	及與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	教化於群生。
諸有眾生類，	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	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	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	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	成就諸群生，
了知如幻化，	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	天地皆洞然，
眾人有常想，	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眾生，	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	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呪術，	工巧諸伎藝，
盡現行此事，	饒益諸群生。
世間眾道法，	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	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	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	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	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	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飢饉，	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飢渴，	却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	為之起慈心，
化彼諸眾生，	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	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	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	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于彼，	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	畜生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	為之作利益。
示受於五欲，	亦復現行禪，
令魔心憤亂，	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	是可謂希有，
在欲而行禪，	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姪女，	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鉤牽，	後令入佛道。
或為邑中主，	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	以祐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	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	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	為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	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	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	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姪欲，	為五通仙人，
開導諸群生，	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	現為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	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	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	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	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	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 於無量億劫，
讚歎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 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 癡冥無智者。」

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入不二法門。」

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為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為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為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為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為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為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為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為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為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為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為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為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為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如是解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為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為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為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為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為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為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

一切智為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為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眾為二。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為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為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為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為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為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為二。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為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為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為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為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為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

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

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為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

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

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

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為在何許？云何名為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為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

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毘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

「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揣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殲。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

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

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悋，是慳悋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為，是無為；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

譬如象馬，慳悞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

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為十。」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

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為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

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

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為此瑞應。」

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

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遶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

「唯然，已見！」

「於汝意云何？」「世尊！我覩其為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

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

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阿難言：「此所從來？」

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

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

維摩詰言：「至此飯消。」

曰：「此飯久如當消？」

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

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為，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為，無非佛事。」

「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為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

「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名為多陀阿伽度，名為佛陀。」

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為多聞。」

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

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

「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悋；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為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為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為父母想；道品之法，為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

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己佛土；行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求之無厭，而不捨世間法，不壞威儀法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藥故，不盡有為。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

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

并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

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

「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

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

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怒害處。」

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

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即無眾冥。」

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

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

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故，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

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

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

皆曰：「唯然已見。」

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

「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即為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即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

斯人即為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即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護。」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即為供養去、來、今佛。」

「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箴、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為多不？」

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

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

「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

「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為法供養？』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

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即我身是。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于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聞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

「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為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人。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為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為新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為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為二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

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為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

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為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

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

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

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維摩詰經卷下

